東方雜誌

第三十九卷　第十四號

民國紀元前八年創刊　渝　商務印書館印行

東方雜誌第三十九卷　第十四號

民國三十二年九月三十日初版

(渝版)每册定價國幣壹元肆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社長　王雲五

編輯者　蘇繼廎

發行者　東方雜誌社　重慶白象街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廠

發行所　各地商務印書館

東方雜誌

第三十九卷　第十四號
民國三十二年九月三十日發行

日本能否無條件投降？

龔德柏

軸心國的戰敗，已毫無疑問，即軸心自己，亦必明瞭。假使盟國不堅持軸心須無條件投降之原則，則軸心三國的求和使節，必早已派出，休戰協定，當已成立。惟因盟國堅持須軸心無條件投降，致軸心雖急欲求和，亦不可能。據一般的意見，現意大利國已俯首帖耳，無條件投降，即德國在不久的將來，亦有無條件投降的可能，惟日本為必死之寇，戰至最後之可能性，在軸心三國中為最大。我現在就此問題略為討論：

日本這次的失敗，在無中心人物，以主持其國策；而賭國運的和戰大計，不決於政府，而決於多數軍人之自由行動，由九一八事變，直至七七開戰，都是如此。這種情形，已伏下亡國的根源。加以一般當政者，又只顧私人的地位，而不顧國家之存亡，明知日本陷於中國全面戰爭之泥淖，將在國際鬪爭中，失卻一切自由，而致全局失敗。但無一人敢斷然由中國撤退，以恢復其自由地位。因為苟作此種決定，則其人必被一羣小軍閥所攻擊而失勢。這是日本明知其侵華錯誤，而無法糾正的重要原因。他們的侵華既無法糾正，則對美國開戰殆不可免；對美戰局一開，則非戰至全勝或全敗，是無法中止的。

自去年六月中途島之役失敗後，日本已陷於全面守勢。侵略國家不能進攻，即為失敗。因為每日取攻勢，每日勝利，未必即可獲得最後勝利；而取守勢，則只有挨打，何能獲勝？若在能講和之戰爭中，日本於此時講和，最為有利。其後美國生產力進展極速，日本人民已漸知大勢已去，到去年十一月中旬，瓜達康達爾島海戰，日本主力艦一沉一傷，獲得慘敗的結果；同時德國不能攻下史達林格勒，已入冬季，蘇軍反攻時機已至。所以日本人民更知軸心必敗，遂開始陷入大恐慌狀態，各種股票大跌價，即為其表現。而為時局測驗表之「新東」股票，竟造成二十餘年來之低價紀錄，可證日人對前途之悲觀！

一般的恐怖，政界不能例外，於是有資格向東條說話的人，開始活動，曾集合的向東條有一次質問：到底將來局面如何？你有無把握？是否還有獲得講和的機會？東條當時表示，希望再幹一年，以圖戰局的轉變，覓取講和機會。這種答覆當然不能使人滿意，但無人敢於負繼任之責，故不能對東條窮追。今年一月下旬，議會將議事時，曾以東條患病之理由，延期一星期。這是在與各方謀妥協。議會開議後，東條即向議會再三宣稱：今年決戰。這是東條在這一年間的工作綱要。同時，軍事發言人谷荻宣言：將以國運為孤注，求戰爭的勝利結束。日本要決戰與孤注，除蘇聯外，對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所以一般人獲得的暗示：日本將與德國夾擊蘇聯，以求獲得講和之資本。因為德日果在蘇聯獲得勝利，戰爭將非常延長，那時候，德日提出講和要求，或者可獲得同盟國的考慮。所以日本著著為侵蘇之準備。不料形勢日非，德國在史城北非地中海連續失敗；日本亦在南北太平洋日退百里，致使德國在對蘇第三年攻勢，毫無力量；而日本亦不敢發動侵蘇了！是東條的一年工作，已在中途不能繼續了。照一般情勢說：東條內閣已不能再幹了。但墨索里尼下台，意大利旋即無條件投降。而應該倒潰的東條內閣，卻因形勢惡化，無人敢上台輕試，反得暫時維持其生命。但形勢之惡化有加無已，美國在南北太平洋的攻勢，更使日本不得不繼續後退。阿圖島被奪回後，吉斯卡島不能不自動撤退；另一方面，蒙達失陷後，維拉拉維拉島且不戰而降，全部守軍三百五十人被俘。日本的強點，在不惜嚴重犧牲，死守據點。若能發揮

這種能力，那末，盟國要攻到日本本國，確需相當時日。但目前情形不同了，不是如基斯卡之自動撤退，就是如維拉拉維拉之自動投降。照這樣繼續下去，日本佔領的外圍據點雖多，也經不起連續的撤退與投降，不久就會撤退到日本本土了！這種情形，使日本上層階級，不能再緘默了！

路透社二十四日倫敦電：據德國通信社東京消息：日本政界多人，包括前首相四人在內，已邀請現內閣各閣員，於八月三十日，在東京舉行懇談會，以討論內政及外交政策。前首相四人為平沼騏一郎，近衞文麿，米內光政，廣田宏毅云云。德國通信社所謂「討論內政及外交政策」，內政二字當然是陪襯，而惟一的議題，必為外交無疑。尤其這時候所謂外交，決不是對軸心的外交，而是對同盟國的外交。其討論結果，當然還不知道，但全體與會人員，作楚囚之對泣，似無疑問。因為這時候，既不能戰勝，又無法講和，更無人敢倡無條件投降的議論，除對東條責難外，又有何方法？若在平常狀態，東條內閣必倒無疑。而在目前，不倒閣，東條內閣實無再幹的方法；倒閣則當此危急存亡之際，更無人敢負責取東條而代之，以領導日本投降。所以只有楚囚對泣了！

九一八事變後，海軍少佐石丸藤太曾著「英日必戰論」一書，其卷首題黃石公素書云：「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彰；純柔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強，其國必亡。」石丸少佐的用意，當然注重在最後兩句「純剛純強其國必亡」。他是慨歎日本民族性屬於「純剛純強」，已具必亡的條件。而況政治上無領導人物，羣魔亂舞，大小軍閥均有決定國策之資格，其必亡國，他早已料到了。所以他引黃石公的幾句話，以警醒其國民。無奈極少數的識者，不能挽回此滔滔大勢了！

日本從前有兩次對外戰爭，第一次清日之役，已獲得全勝的講和，忽遇三國干涉，使日本退還其已獲之遼東半島。當時因伊藤陸奧山縣能控制國內，所以決定採取屈辱政策，接受三國要求，而遭國民之猛烈攻擊。但這時的日本國民，還未自高自大，目空一切。到俄日戰爭，日本實際上已不能再戰了，結了無賠償的和平條約，而東京且為之發生暴動。幸而桂太郎為蓋世之雄，其閣員均抱犧牲精神，寧願被民衆打死，而不願使日本戰敗，所以能堅持不變。現在的日本國民，已自高自大到不可救藥的程度，他們只知道日本民族高於一切，而蔑視其他國家。現在雖知道必敗，但要自己認輸，無條件投降，實在不能期諸日本民族。又況目前政治上既無伊藤，陸奧，桂太郎，小村輩，軍事上又無山縣，兒玉，東鄉輩，能犧牲自己以救國家。所以這時候希望日本無條件投降，實為絕無可能之事。即令有投降之公開活動，在日本國內發生，亦當在德國已潰，日本本國已被轟炸，大部分燬成焦土的時候。但投降能否成為事實，尚為疑問！

以目前這批當政者的人格看，希望日本在未成焦土前無條件投降，誠為不能想像的事。因為他們若有謀國的絲毫誠意，應當在九一八事變後，挺身謀結束中日衝突的方法，則日本前途，誠未可限量。但他們不但不謀結束的方法，反推波助瀾，以使中日全面衝突。如東條本人即其一人。這種人希望其在目前無條件投降，當然無異緣木求魚。而現在政界知名之士，有此魄力者亦尚未發現。所以日本的結果，只是「純剛純強，其國必亡，」如石丸少佐所憂慮了！

日本政府對於無條件投降，雖還未到考慮之境，但他們的講和希望，則並未一日或忘。即罪魁禍首的東條英機，亦為其中一人。東條於今年四月局部改造內閣時，以日本著名的妥協派重光葵任外交大臣，這當然希望藉重光過去的歷史，於德日夾擊蘇聯獲得相當成功時，向英美提出和議，以結束這次戰爭。重光於擔任外相後，也作這種準備。重光所聘請的顧問，一為山川端夫，一為有田八郎。有田係半妥協派，為舉世所知；而山川則為專門研究條約之人，為日本有名之條約專家，其人年歲已高，在上次講和會議時，曾有大貢獻，重光這時候用他做顧問，當然想獲得講和無疑。因為東條輩想藉重光以欺騙英美，所以重光的身價日趨高漲，重光名字之時時在報上發現，而

日皇召見，往者認為東條與重光並重，可見重光今日在日本政治上之地位了！換言之：東條在不久的將來，終不能不塌台，而繼其後者以重光的成分居多。這時候他必然向同盟國表示，希望講和，以作試探。當然，重光這種使命，一定失敗。在重光百計皆盡之後，宇垣內閣有成立的可能（?）幣原喜重郎或將重任外務大臣。宇垣為有名反軍閥之人，曾屢受軍閥的嚴重打擊；幣原亦為日本有名之妥協派，「幣原外交」，素被日本軍閥視之，為屈辱之代名詞。這兩人的出台，為日本最後的法寶，希望因此獲得較無條件投降稍好之待遇。這兩套法寶都失敗，然後始作無條件投降，方為日本人所嚴重考慮。

目前情勢，日本無條件投降，當然不可能；又須經過重光與宇垣兩次內閣，然後才到最後階段，說來似頗費時日。其實也是很快的。因為重光的過渡內閣，若謀和無成，可能二三星期即倒。宇垣內閣亦然。因為盟國的炸彈，不許日本再行躊躇，必迫其早日考慮最後方法——無條件投降。但這種可能性也不甚大。

日本無條件投降的可能性不甚大，有人或者認為戰爭會很延長，其實又不然。因為日本之不能整個無條件投降，是沒有人敢負責所致（或者無人敢負此責亦未可知）。但在各戰場上，因情形絕望，一切接濟都斷絕後，日軍被盟軍緊迫攻擊時，而零零碎碎的投降，當然是隨處可見，而能早日結束戰爭的。從前有日軍不投降的神話，現在經維拉拉維拉島的三百五十人全體無抵抗投降，已完全證明其不對；又據西南太平洋盟軍陸上總司令布來梅將軍談稱：「我軍向薩拉摩推進，日軍多棄械呼號而逃。」這證明日軍戰鬭精神已大大不如從前。從前雖至最後一人，亦只有死守；而現在則未到最後關頭，即呼號而逃，其間固有天淵之別了！

自意大利無條件投降後，軸心敗徵更為明顯，但德猶想竭力掙扎，日本在同盟國開闢東南亞戰場以前，情形不算完全絕望，然日軍的鬪志，卻已完全消失。他日情形更壞，如德亦隨意投降，日本本國已成焦土，海上交通完全斷絕，在各孤島與中國的日軍，陷於餓死狀態，其整個投降，當然是可能的。這樣結束戰爭也不費力。

以日本政治情形看，目前絕不致無條件投降，將來可能性亦不甚大。日本無條件投降，僅屬奇蹟。但因各戰場的日軍，可以零零碎碎投降，所以結束對日戰爭，亦不致較結束意德戰爭為難！

九月十日稿

論義大利的投降

汪叔棣

一

這一次義大利的無條件投降，我們可說，是當前人類艱苦鬪爭中正義力量獲得偉大勝利的第一步。

可是，我們回顧幾年來正義力量戰鬪的艱苦與輝煌，深思到當前世界局勢的錯綜複雜與難關，再瞻望一下人類前途的光明與意料中的曲折，任何深思熟慮的人，都不得不於歡欣鼓舞之餘，更進一步冷靜下來，嚴肅起來，懷抱着無比的決心，提起了空前的樂觀情緒，向着最後的光明，邁起更大的步伐走去。

二

就理論上說，我們對於所有暴力主義的德、義、日各國潰敗的方

式，寧願是牠們內部潛伏的正義力量，能夠自動起來，根本掃蕩各自本身的侵略毒菌，以新的面目，參加正義，重建世界的陣營。這樣方式下，就暴力主義方面說，可以掃除得澈底，而就正義陣綫方面看，也可以減少了犧牲。

可是，幾年來所有世界各處戰鬪過程中的種種表現，已經充份證明了各個暴力主義國家侵略機構的強韌。而且，在一方面，牠也充份證明了各侵略國家對於牠們全體國民控制的周到和有力；相對着，就表示了牠們國民當中正義力量被消滅的程度的可驚，以及自動覺醒和起來可能性的不存在。極客觀地說起來，我們似乎已經不妨這樣斷定了：所有德、義、日等國國民所受軍國民教育，侵略主義，和暴力哲學所麻醉和毒害的程度，確實已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

所以自始至終，我們所最理想的，完全以暴力主義國家中潛伏的正義力量，自動完成本身轉變為正義力量一支的可能，實際上，是絕對沒有出現過的。因此，最近幾年來，以及一直到今天，大家所接受的，最堅強的兩個信念，必然的，就是：第一，迅速澈底擊潰暴力主義一切直接間接作戰的機構；第二，在德、義、日等國國民被允許及可能參加世界重建以前，牠們必須經過普遍而澈底的啓發和改造。

三

我們來一個理想的，各個暴力主義國家的方式，是以全世界正義力量的武力，首先對各個暴力主義者的侵略國家，在軍事上，給予決定性的打擊。那時，在獨裁半獨裁機構的削弱形勢下，就造成了牠們國內潛伏和被壓制的，正義力量抬頭的機會。於是，在侵略主義各國之內，就會展開了內部正義與暴力搏鬪的局面。然後外來正義力量就可趁機大舉援助，一舉而完成了掃蕩暴力主義的使命，共同重建世界，而漸漸走向全體人類的光明。

依循着這樣的方式，在過程中，固然正義力量的偉大與優越性，可以逐漸逐漸地顯示出來；而對比着，也就逐漸暴露了暴力主義的弱點和低劣。這對於受着法西斯政權宰制蹂躪的人民，將有着無比的教育和啓發的力量。在這種覺醒下起來的，法西斯內部自身解放的力量，可算是牠們真正自救的勢力。那末，再經過外來正義勢力的培養與援助，經過實際戰鬪的培養與鍛鍊，牠就可以成為一支主力，形成暴力主義國家戰後組織的一個雛形，免得外來的正義解放勢力，於戰後另起爐灶，代牠們創設或設法尋覓足以代表牠們當中正義力量的核心。況且，這種自動由內部輔長起來的正義力量，在牠走向強大，創立新國家新政體的過程中，一定可以同時產生出兩個附帶的重大收穫：第一，清除國內暴力主義的殘餘工作，牠將比任何外來的勢力，要澈底得多，時間上要經濟得多。第二，這種鍛鍊出來的政權，也要比任何創設或組成的政權，都來得鞏固。戰後從世界正義力量方面說，在這種擊潰暴力主義的方式下，牠將有時間和機會，去從事本身的結集和鍛鍊。並且，為了竭力取得領導全人類的地位，牠又將盡量地發揮本身偉大的品格。於是，戰後整個理想世界的建立工作，就可以有了一個完備的動力機關，領導勢力，和組織核心。

在目前所有侵略暴力，在全世界任何地區，都受到不斷的重大打擊的時候，應該是實現這個暴力主義國家敗潰方式的最好的時機。

四

還有一個理論上的暴力主義國家覆敗的方式。

萬一上述的兩個方式都不可能的話，那末，為了全人類今後許多代的福利與光明，正義陣綫就必須毅然決然地，負起迅速擊潰，澈底消滅暴力主義與侵略哲學，澈底改造受了法西斯毒害的，國家與人民的，無比的重任。不論犧牲怎樣重大，牠們將無法顧惜。不問時間將如何延長，牠們也將無法偸孄或速成。

在這個方式下，所有全世界的正義力量，都必須盡量結集起來，把所有的一切可能力量，都凝聚到戰場上，發揮在戰爭中，一舉而迅速地，根本地，摧毀暴力主義者的抵抗。勝利到來後，牠們更要以加

倍的心力和體力，澈底而普遍地剷除一切侵略主義國家內部的毒素和殘餘。於是，再接下去，方踏上了改造牠們一切面目的，這一個艱鉅工作的程途。

因爲這樣的鬪爭，將不僅僅限於軍事方面，而是涉及到所有政治、文化、社會等各種方面的，而且，再加上現在國際客觀形勢上的需要，所以看起來，在那最後決定性打擊沒有開始之前，所有正義陣綫各個代表單位，在事先，都有先行集議，取得一致的協議和行動綱領的必要。最低限度，就某些特定問題，在某個特定區域內，有着密切直接關係的所有正義國家，也絕對不得不先行舉行初步的集議和會談。

同時，因爲這樣的方式，是以接受侵略國家內部正義力量自動起來不可能這一客觀事實爲前提的，所以，在戰後，改組工作進行中和未完成之前，必須有一個猶豫的，考慮的，或過渡的時期，而不能驟然卽以平等的相同地位，賦予德、義、日等暴力主義的國家，使牠們和其他任何國家一樣，自由地參加戰後世界的共同生活。

無論從那個角度看，這都是工作繁難，代價重大的途徑，也是到了不得已時候的唯一可依循的途徑。

五

可是一涉及當前義大利投降這個具體問題的時候，問題就要非常複雜和富於變化性起來了。

首先，義大利投降前後的經過與眞象，我們還無從盡悉。這是於下任何判斷時，必須提出的第一個保留。

其次，爲了遂行戰略，達到最終目標起見，擔當防護正義和搏擊暴力主義者的盟方軍政當局們，必須於工作進行中，作種種緩急輕重的分別與措施。我們無法就某一個片段，就驟然提出判斷和結論。理論政治與實際政治之間，是在任何時代，任何場合，都有着相當距離的。這是應該承認的第二個保留。

最後，第三點必須保留的，就是，義大利投降後，一切情勢都仍然在發展之中，將來究竟會達到什麼地步，現在也還難說。問題剛在開始，還不是終結。

提出這三點必然的保留之後，我們就可以進一步再來檢討當前義大利的投降問題。

六

義大利這一次投降，到底是什麼性質呢？

邱吉爾首相曾經宣佈過，而且，現在事實也確實證明給我們看了，牠確確實實的，是「無條件」。僅此而已。除此而外，我們就一無所知了。這裏所謂「無條件」的含義，很明顯的，是包含着三點：第一，這次義大利的投降，顯然是出於盟方的投降，由義大利自動屈服，而不是義大利說服盟方，接受牠的降服。所以，這完全是盟方主動戰略和政略的結果。第二，談到過程中，就我們一般所能看到的而論，投降的義大利，絕對沒有討價還價，成爲平等國家的餘地，而是乾乾脆脆的，接受盟方的條件，成爲一個降服的國家。第三，投降之後，盟方在理論與實際上，都已經取得對牠處置和行動的完全自由。

這幾點，已經可以大致地說明了義大利投降的面目；可是，我們這裏的目的，是打算更進一步，儘可能的，澈底檢討牠這次投降的本質和內容。

以上面述過的三種方式來衡量，顯然的，義大利這次投降，絕對不合於我們所最理想的第一個方式。這幾年來，我們始終沒有聽到義大利內部的正義力量，曾有過什麼重要的表現或結集，而相反的，幾乎全體國民都是甘願助桀爲虐，成爲法西斯哲學及野心家的傀儡。並且，以這一次牠投降的經過來說，巴都格里奧等人所代表的，到底什麼一種勢力和立場，到現在，還是一個大大的問題。而且，在掃蕩法西斯黨殘存勢力這一點上，我們也沒有看到他們什麼重大的決心和成就。深刻一點看，那些所謂「鎮壓」，所謂「維持秩序」也者，又安

知他們不是在剷除義大利人民中正義勢力的眞正萌芽？

總之，義大利絕對沒有以自身的正義力量，完成對自身的改造工作，那是絲毫不容疑問的。

那末，牠是不是合於我們所理想的第二個方式？

照道理來說，在最近義大利一再受到盟軍決定性的打擊形勢下，加以必然覆滅命運當前的時候，應該是義大利國內的正義力量抬頭的一個最好的機會。可是，巴都格里奧等人推翻墨索里尼之後，我們並沒有看到他們與舊政權，及暴力主義之間，曾經展開出什麼堅決而普遍的搏鬪。所以在盟軍停戰的時期內，他們並沒有利用這千載一時的時機，接收外援，從事自身的改造。並且投降宣佈，盟軍各處登陸以來，這幾天，我們也還沒有看到義大利有什麼新興的勢力起來謀應，足以負起改造本身及驅出德軍勢力的重任。

至於說到我們所理想的，上面所述過的第三個方式，當然，義大利這一次投降，也完全不能適合。

一方面，盟方並沒有發動本身所有的軍事、政治、文化等一切方面的綜合力量，一舉而達到對義大利各方面的澈底擊潰，而到最後一刹那，卻採取了比較省力，比較經濟的招降方式。另一方面，固然未來盟方對義處理政策到底如何，現在還不敢說，不過到目前爲止，我們似乎可以說，盟方對義大利的處置，還僅僅由英、美兩主要盟邦，就戰場上國際慣例，予以採擇，而不是事先由所有中蘇等盟邦共同參加決議，決定共同綱領，以整個的正義陣綫爲立場，視義大利爲暴力主義陣綫的構成份子之一，而對待之。

七

可是，不論我們對於義大利這次投降方式的觀感如何，也不管牠這次投降的經過和後果到底怎樣，一個不可動搖的，歷史性的重大事變，畢竟是出現了：侵略集團三大台柱之一的義大利，一九四三年九月三日，正式簽下了投降的命運。

這是正義力量空前的勝利。

牠是決定的軍事勝利與賢明的政治攻勢配合的結果。正如邱吉爾首相所說，這一個事變，確確實實的，是縮短了人類痛苦期間，減輕了文明物質犧牲的數量。我們一般人所能看到的，僅僅是軍事戰鬪的過程，和政治攻勢的成果而已。但我們千萬不能忽略，在這一切的背後，盟方軍政當局政治攻勢進行的苦心，與指揮的高妙，實在發生了決定性的作用。對於這一點，我們要致以一致的特別敬仰與頌揚。

義大利投降後，能夠看到的具體收穫，最主要的，已經指出了三項：

第一，德、日兩國的戰志和士氣，無論如何，是動搖起來了。以號稱黷武主義，英雄主義的侵略國家，牠們的當局們，向來對人民所灌輸的精神和理論，就是，不是被人征服，就是征服別人。而現在，義大利卻爲牠們發現了第三條路：無條件投降。

第二，義大利海軍，大部已經投降盟方。

第三，盟軍在義大利本土，尤其南部一帶，已經獲得了與德軍最後決戰的理想根據地之一。

盟方今後對於義大利的處置到底如何，現在還不知道。我們可以指出來的，就是這次義大利的投降，絕對不能與上次歐戰中牠的突然改變立場相提並論。因爲首先在基本上，由一個徹頭徹尾的黷武侵略國家，不經過改造，就可以一舉而變爲正義和平國家的友伴，根本是不可能的。其次，義大利投降後，對內，牠並沒有表現出改造的可能與決心，對德國，牠也沒有表示出具有逐出德國勢力的力量和準備。

所以我們不妨重複一遍：義大利現在對盟方的關係，乾乾脆脆的，是一個投降的國家。

這一點，不管德、日兩國與義大利之間的情形，有着什麼程度上的差異，應該普遍適用到今後盟方對德、義日一切的軍略，政策，與措施。

策略上的便利是一回事，基本立場又是另外一回事。尤其從此較直接受到牠們侵略和蹂躪的國家看起來 ， 這一點更是非常明顯的，毫無置疑的餘地。

八

作為一個戰鬥單位看，當然，義大利從此已正式退出了戰場。可是，盟方對於義大利的作戰目的，與改造方案，很顯然的，卻並沒有完成。所以義大利對盟方，仍然居於敵國的地位，不過是一個投降的敵國而已。

當前最迫切的問題，就是：將來義大利是不是應當與德、日分別開來，受到不同的待遇和優待的處分？

主張應予義大利以優待處分的最有力理由，大概不外兩個：第一，因為牠已自動投降，就是以證明牠的持久與堅韌性，的確小於德、日兩國，所以，在西方，盟方主要敵人是德國，在東方，主要敵人是日本。義大利可以從輕發落。第二，為了示範作用，盟方有優待義大利，使其成為一個具體例子，招降德、日兩國，早日結束戰爭，減少犧牲的必要。

這自然是一個非常切實，非常合理的看法。不過，就全盤局面來看，我們必須採取一種更廣泛 ， 更澈底的態度。我們一刻也不能忘記，這一回的空前大戰，實在是正義與暴力的搏鬥。正義戰的目的，必須澈底完成，在這一前提下，力求戰爭的早日結束；而決不能為了提早結束戰爭，就輕易在戰爭目的上，採取了不澈底的妥協態度。如果德、義、日的任何一國，有改變立場可能的話，那末，牠必須先由自己的主動，從事一個改造；否則，已經犧牲了如許生命和資源的正義戰爭，現在這瀕臨最後勝利的時候，無論如何，不能自動鬆弛，而又告功虧一簣。至於以義大利為德國附庸幫兇的看法 ， 在某一意義上，自然是對的。然而，以直接受害的國家民族來看，牠所犯的罪惡與暴行，以及所形成的威脅，卻絕不小於德、日兩國。比如，阿比西尼亞，亞爾巴尼亞，希臘，法國等，在今後處置義大利的時候，都必須要盡量讓牠們發揮意見。

誠然，今天處置義大利問題，就是將來處置德、日兩國的榜樣。在這一意義下，所有正義陣線各國，應該趕緊為這個問題，召集一個全體性的初步會議，以為將來戰後世界會議的準備。英、美盟邦方面，聽說正在提議召集一個地中海區的會議，來處理這個問題。當然，如果牠的性質僅僅限於這一問題的軍事方面或地方性方面，那末，我們當然祇有擁護。然而，萬一牠將要涉及一般性和政治性的時候，我們就不能不表示相當的異議。美國盟邦並不是地中海上的國家，可是為了軍略和政略，牠有負起要角任務的必要。在同樣意義下，中國、蘇聯及一切主要盟邦，都有參加這個會議的必要。因為我們的着眼點，並不僅僅在收拾義大利未了的殘局，而卻在展開改造的新猷；並不僅僅在處理一隅的局部問題，而卻在以局部問題為試金石，以尋覓全盤的改造方案。

九

在我們這裏所提議的世界性會議裏，我們可以很簡明地，為牠提出三個最主要的目標。

第一，為了迅速而又澈底地擊潰暴力主義的殘餘力量。

第二，改造一切侵略主義及半侵略主義的國家。

第三，尋覓建立戰後世界的方案。

現在有不少主張，為了使事態單純化起見，作戰與戰後和平應該分開來處理。我個人的看法，以為這是不很正確的。所謂作戰與戰後和平也者，根本是一回事的不同的兩面。現在流行的所謂「全體性」("totality")這個詞頭，恐怕是最足以說明當前這個人類大搏鬥基本性質的了。我們可以勉強打一個比喻來說明。比如治水，作戰的進行，好比是導疏水流，克服障礙，歸到正軌。而戰後和平，就好比是水流的軌道與匯集地。所以，如果於戰爭進行中，忘記了和平目標的話，

那末，也就和治水時忘記了軌道與匯納處一樣，往往到後來，還不免於洪水橫流或突然之間消失了水流的氣勢和分量。而於計議戰後和平時，如果忽略了戰爭的進行和方向的話，也就如同把整個試驗室裏的河道模型，全套搬到外面去一樣，往往會突然之間，我們會發現了牠的不足以容納全部水量，或根本無水流入。兩個情形中的任何一種，都無法造成沃野千里的局面。當前的人類鬥爭也是如此，非作戰與和平同時注意，配合實施，就無法造成我們理想的戰後世界。

當然，這較之作戰本身，是更煩瑣更艱巨的工作。不過，一想到未來人類一代，二代，三代以至無數代的和平與幸福，我們這一代人類，勢不得不毅然肩起這無比的重任，從事這項最神聖的工作。

義大利的投降，已經是暴力主義覆滅的開端。牠帶給所有正義力量以一個最興奮和最有力的鼓勵。

歐亞戰場並重論

史國綱

在佔領西西里島全部，克復卡爾科夫，蕭清阿留申羣島，以及進逼薩拉摩的時期中，羅邱兩氏在魁北克舉行第六次會議，決定全球性的戰略。由於我國宋子文外長代表蔣委員長參加，使已往五次會議偏重歐洲戰場的趨勢，大為改觀，而在正式宣言中，有「然所可說明者，即參謀會議之決定，已大大轉移目標於對日作戰，並實施對中國之有效援助」等語。這使一般切望杜絕整個侵略惡勢力的人們大感興趣。魁北克會議結束後，隨即有以英國蒙巴頓勳爵任東南亞洲聯軍總司令，與英國蒙哥梅里將軍統率的第八軍在意大利登陸之消息相繼傳來。聯合國軍隊在意本土登陸，本為吾人意料中之事，但蒙巴頓勳爵的任命，卻可視為吾們主張很久的歐亞戰場同時並重的戰略，現亦漸見具體化了。

關於歐亞兩大戰場應該採用同時並重的戰略，我們很早就提出注意。我們覺得先擊潰日本，固然不能解決德國；但是反轉來說，情形也是一樣。尤其是聯合國已在各處改守為攻的今日，更該縝密應付，務使敵人絕無喘息的機會，以達到早日實現整個勝利的目的。美國陸軍部部長史汀生從北非視察回國之後說：『在此緊急關頭，如稍有鬆弛，實屬犯罪行為。』然而祇注重歐洲，忽視了亞洲，亦是遺患無窮的失策。現在第六次會議雖於宣言中已予以糾正，但是為敦促其及早實施計，我們仍不得不闡明為什麼先擊潰德國並不足以解決日本，或者是上了日本的圈套的理由，並建議對策，以消滅日本侵佔[illegible]的野心。

由已往的歷史看來，日本每次侵略，即使得到勝利，並不堅持全部勝利品的獲得。中日戰爭與日俄戰爭之後，她都願意放棄一部份，便是明證。她深切感覺到自身的先天不足，無法和列強抗爭，祇好逐步推進，等待時機，以實現雄霸全世界的野心。因此她在每次戰爭發動之初，必乘人之虛，攻其不備，儘量擴大可能佔領的區域，以留後日討價還價的餘地，至少可獲得她認為必需的一部份。現在看來，這次也不是例外。

這可由兩種明顯的事實來證明。第一，依常識判斷，日本係是中、英、美三大聯合國的共同敵人，她的命運應該和希特勒的成敗有直接關係。假使希特勒失敗，日本也不能逃避同樣的遭遇。然而她的一舉一動，表面上似乎是策應，實際上卻顯然另有主意，並不和希特勒的策略完全聯繫。否則希特勒在蘇聯橫行的時候，她就該發動侵犯西伯利亞東部的戰爭，以便在亞洲北部和希特勒會師；或者在佔領緬

甸之後，進攻印度，在那兒實現相同的目的。這套軍事上固然有很大的困難，不過德日應該知道，她們的海軍決不足以敵英美，唯有在陸地上攜手，才有絕對勝利的希望。因此日本如果真依賴希特勒成功的話，她當不顧一切，實施這種戰略。而實情幾乎可說相反，她卻利用希特勒所造成的局勢，以完成她自己所想達到的目標。

第二，自日本發動侵略戰以來，海陸空軍三方面，都沒有施行過現代式的主力戰，好像處處在保留實力，以待必要時應用。以前的不必多說；即以目前聯合國在西南太平洋所發動的千哩攻勢而論，這顯然是有意和日本的海軍主力抗戰。因為那兒的作戰區域，和日本在西南太平洋中的海軍主要根據地特魯克相當接近。如若日本不爭取那兒的制海權，使無法遏制這個攻勢，結果她在西南太平洋區域東南角上的許多外圍據點，將一一喪失，使聯合國獲得許多可貴的海空軍前哨基地，漸與菲列賓日益接近，而達到收復該處以切斷日本本部和南洋羣島航運的目的。然而她的海軍主力，在這種必要的情形之下，仍不出現。日本的海軍已經衰弱到不能作主力戰嗎？還是空軍力量不夠，不能得到有效的補助，危險性太大嗎？這些都不像是事實。大約她在保留實力，另有所圖。最近日軍由吉斯卡島悄然撤退的舉動，更證明了這種的可能性。

這樣可以說明日本希冀在希特勒失敗之後，如何逃避劫運。無論如何，日本決不肯坐以待斃的。現在聯合國在太平洋方面，進行對日的消耗戰，準備達到某種程度，再攻擊日本的心臟。其實日本的策略，又何嘗不是如此。這時她用最少的力量，堅守必爭的寸土，不到不得已時決不放棄，以拖延聯合國實施遠島攻勢或進擊心臟的時日；並實行牽制，如在東三省和緬甸等處，使英蘇不能使用全力，以延長希特勒的命運，而多消耗些聯合國的力量。到了希特勒崩潰，英、美將調兵到太平洋區域的時候，然後她出動其主力，作必要的反攻，再佔領些已喪失的重要外圍據點，迫得聯合國又必須採用曠日持久的戰略。同時利用英、美已在歐洲獲得絕對勝利的情形，發動和平攻勢，以某種代價，勸英、美改變使一切侵略國無條件投降的決定。美名記者阿本德也說：『德國投降乃美國最危險之關頭，屆時日宣傳者將向我發動一恐怖之和平攻勢，以求吾人與其中途妥協；』足見這點並不是我們的過慮。雖然我們知道美國對於珍珠港的偷襲和英國對於新加坡要塞淪陷的恥辱，決沒有不報復的道理；但是在歐洲已獲得絕對的勝利，而亞洲戰爭又是遙遙無期的情形之下，難保人民因已得局部的滿足，不產生厭戰的情緒，以致動搖軍心。並且經過勝利遊行的隊伍，還要調到另一戰場，過艱苦生活，也難振作。由於這種情況，英美或者會願意改變立場。日本前途一切的希望，可說就寄託在這上面。

事實上日本的這種伎倆，即使絕對不鬆弛對希特勒的攻勢，聯合國亦不難對付，最重要的應為統一東南亞的軍事指揮，蒙巴頓勳爵的任命，就是為這個目的。現希望及早成立收復緬甸的聯合國最高作戰機構，以便在雨季終止後，克復緬甸，重開滇緬路，把現代武器源源輸入中國，使中國成為攻擊日本真正的基地。這事的實現，和孟加拉灣的制海權有密切關係。一部分英海軍東調至印度洋的傳說，想蒙巴頓勳爵的總司令部成立後，就可成為事實。在魁北克會議中，美國羅斯福總統已經告訴宋外長：『現已有足量之運輸機，可供空運一途以維持對於中國西南之有限空軍；此空軍之作用在使其將戰爭之破壞力量，帶至日本工業區，甚至在收復緬甸前即行為之；』但是要中國有反攻的力量，並非單靠空運可以辦到。而收復緬甸，使中國和其他聯合國在水陸兩方面有較短的聯絡路徑，尤足以激發中國的士氣。我國抗戰六年有餘，對於使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決心，沒有人應該懷疑。同時我國的作戰能力，也屢次有充份的表現。所缺乏的，祇是現代的重武器。至於中國戰場的重要性，毋須我們申述，美國海軍作戰部長金氏就有「對日作戰最後勝利的關鍵在中國」的表示。因此積極援濟中國，把擊潰日本的主要責任，加諸中國人身上，就等於宣告對日決無妥協的餘地，誠為應付日本陰謀最有效的辦法。最近日本給與緬甸獨

立，未始不是怕聯合國實行收復該地。聯合國應對症下藥，立即在那兒成立最高作戰機構，加強陣容，以表示決心，並便利軍事的進行。

其次，聯合國在太平洋中當隨處進行對日積極的消耗戰。換句話說，聯合國要有精密的計劃，勇敢的精神，強迫日本的海空軍出來作主力戰，乘機加以毀滅；務使在希特勒崩潰的時候，日本已不復有任何實力，施行攻勢，即使最後的掙扎，無法防止，聯合國也該有能夠控制的絕對把握。所以除西南太平洋之外，在阿留申羣島以西，在菲列濱，在新加坡，甚至由海上對日本本土，聯合國應利用一切力量，作同樣的舉動。在目前情形之下，估價或不可能，但是毀滅性的襲擊，卻不可或缺。聯合國該記得日本偷襲珍珠港和新加坡時所給與的打擊，何等重大，幾使英、美在半年之內，立足不穩，毫無作為。現在已到了「以其人之術還治其人之身」的時候，不可錯過機會。自從阿留申羣島全部克復後，北方直達日本心臟的途徑，幾可說已暢通無阻，更應當儘量加強那方面的攻擊力。

再次，以前蘇聯是獨當德國猛攻之衝，所以蘇、日和平亦有一種必要，我們並不否認。現在歐洲第二戰場既漸展開，蘇聯想已早把今後應抱的策略作有考慮和決定了。對軸心國的戰爭原為全球性的，所以美英在北非，和蘇聯在歐洲的勝利消息傳來，總是有銅山東崩洛鐘西應之慨。說希特勒已成強弩之末，日本卻未可忽視。侵略是日本的傳統觀念，且不顧信義的程度，較希特勒有過而無不及。日本現正企圖利用外交，以達到自全的迷夢。蘇聯想不至於消滅了歐洲的希特勒，便認為滿足，而忽略了東亞的大患。蘇聯在遠東所處的地位，極其優越。海濱省是指着日本心臟的一把利劍，轟炸日境最近的基地。而西伯利亞東端又和阿拉斯加及阿留申羣島隔衣帶水，相距極近。故蘇聯和聯合國軍火庫的美國，在北太平洋的攜手，比在北大西洋的攜手，不知要便利多少。假如蘇聯認為時機已成熟，而變改她現有策略，那末不但軸心國整個的無條件投降決不成問題，就是歐洲勝利與亞洲勝利的降臨，相距也不會過久。

總之，反侵略戰是整個的，所以戰略也應該是整個的。攻勢的發動雖可有先後之分，但對於任何戰場，尤其是在實力已夠分配的時候，不該有輕重之別。現在聯合國已兵臨希特勒歐洲大陸堡壘之下，如能和紅軍聯合夾擊，在短時期內，不難使希特勒的歐洲大陸堡壘，縮成為德國堡壘，以至完全毀滅；然而日本的外圍據點，迄今還沒有受到嚴重的威脅。這未始不是已往偏重歐洲戰場的結果。深願魁北克會議所決定的對日策略，如卡港會議之對德的一樣，從速實施，把行動來證實宣言，使日本絕無倖免的可能，以免功虧一簣。

最後，因為反侵略戰是整個的和戰略也應該是整個的關係，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聯合國中四大強國中、英、美、蘇的最高領袖，能夠聚於一室，統籌一切。這不但能夠加強聯合國的陣線，促進整個勝利的降臨，並且對於戰後的合作，也有極大的助力。苟能成為事實，則戰爭與和平的前途，均將大放光明，大西洋憲章基本原則的四大自由，可真正為全人類所享有了。

三十二年九月四日渝

法國未來的地位

陳鍾浩

自六月[illegible]日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成立，奠定了法國復興的基石，僵持甚久的軍事問題，由於友邦勸告，輿論敦促，雙方讓步，首先獲一妥協解決，即法國軍隊由戴吉兩氏分率，軍事委員會由兩方將領合組。戴吉二氏輪流主席。此項辦法雙方並不滿意，據七月三十一日電

訊，解放委員會決定吉羅德任法軍統帥，戴高樂任國防部長。軍權統一，基礎鞏固。誠然解放委員會，並非正式政府。法國目前，仍在軍事時期。然以一個戰敗國家，不同背景的首領，能捐除己見，集中意志，爲爭取民族生存而團結，已難得可貴。只是法國的統一，前途仍然遼遠。可是方向已定，法蘭西已漸次走向康莊大道。

吾人認爲法國地位的恢復，第一基於盟軍的勝利，第二要看法軍向盟軍的貢獻，第三須待法國人民本身的努力。最後一項，尤爲法國復興的必要條件。今後法國應致力的途徑，亦卽新興法國所須致力的地方，約有三項：一、法國的政府形式問題：解放委員會爲一臨時性的抗城政權，並非正式政府。如何建立新政府，來應付新環境，爲今後法國當局所應努力的。自一九四〇年七月十日，維琪政府，召集國會，藉法律完成「政變」，通過新憲章：第一、貝當上將自任「法國國家元首」，廢止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五日之第三共和憲法第二條「共和國總統任期七年」之規定，並謂元首具有立法權，直至下次國會爲止。二，宣布現有之國會停會，如有需要，待元首臨時召集。惟宣戰時應得國會同意。此點依賴伐爾解釋，「國會已授權於元首及其政府，國會行動範圍，頓形縮小。」經過這次所謂「國民革命」後，總統改稱元首，共和國改稱法國國家。機關縮寫R.F.，概行抹去。外交使節，代表法國，而非法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用「工作，家庭，祖國」來代替。如此完成了法國失敗後的政變。吾人觀察維琪行爲，實爲非法。(一)從第一次共和憲法說，一八八四年八月十四日憲法修正案規定「在任何情形下，共和政府不能成爲提案的中心。」如此貝當行爲，應爲法外行爲。(二)從貝當召集的國會決議說，貝當授權頒布新憲法(Constitution)，新憲法未頒布，政府僅以法令式的憲章(Act Constitutional)以改變現行憲法，並未由人民批准。(三)從法理及事實說，第三共和之憲法，仍未失效。勒伯倫(Albert Lebrun)總統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二次當選總統，七年任期未滿，既未辭職，亦未署簽繼任之命令，正式選舉國會，亦未批准休會。因此，總統與國會，仍保留全權與職能。貝當以非常行動，取得政權，仍思將其行動容納於法律之中，實屬矛盾重重，不可理解。惟目下法國的反共和色彩，雖極濃厚，但以大局看，如盟軍獲勝，在民主勝利的啓示下，納粹的愛好者，將要銷聲匿跡，民主制將受法人擁護。歷閱最近七十年的法國歷史，吾人知道第三共和的成立，由於普法戰事的失敗，一八七五年的憲法，本爲共和，君主兩派協調的結果。經過一八八八年的修正案，一部份永久任期的參議員，爲由各省議會間接選舉。憲法中又規定共和政體，不容討論的條文。軍人總統馬克馬洪(MacMahon)的帝制運動失敗，布朗界(Boulanger)將軍實行軍事獨裁也未成功，贊成者不多，或不受熱烈擁護。天主教會以一九〇五年政教分離，影響政治的力量減少，不復爲共和制之勁敵。民主在法國，已根深蒂固。記得在獨裁運動風行歐洲的時候，一九三四年杜美格(Doumergue)內閣，有擴大職權之意思，頗有集體之色彩，亦未成功。法國人民陣線政府的成立，儼然以衞護民主的先鋒自任。法國的極右派如十字會(Croix de fen)法國行動派(Action Française)等鼓吹專政，煽動暴動，究不能獲多數富理性的小資產階級的法人擁護。大體上說，法國是傾向民主的。然而在法律上如何恢復過去共和，事實上如何革除過去民主的陋習，減少政爭，澄淸吏治，實爲戰後法國的第一個課題。

二、安全保障問題　德法爲世仇，德法邊境萊因河流域，爲兩民族亙古的戰地。德人以此爲發動對法的侵略，法國在此策動德國分化。所以從路易十四到拿破崙第三，都想將法國的邊境，推進至萊因，完成所謂「自然疆界」。一次大戰，法國勝利，確是解決萊因問題好的機會。法國本想在萊因左岸，成立自治區，卽或不能成爲法國的保護國，至少可以做德法間的緩衝地。可是其他協約國，以萊因與德國分立，違背「民族原則」，戰勝後法國過強，又不合於均勢局面。堅持反對，討論多時，成立協調辦法，在凡爾賽和約中，規定德國在萊因沿岸五十公里的地帶，不准設防。萊因區由協約國軍隊占

領，以十五年為期，每五年撤退一次。賠款委員會如認德國未履行軍事條款，協約軍可以重行佔領。如認為德確已履行軍事條款，亦可以隨時撤退。此外英美並與法締結保障條約，規定法國未經挑釁遭遇侵略時英美予以援助。可是英美保障條約，未獲批准，法國駐軍，終於一九三〇年撤退。萊因問題，由於一九二五年羅加諾條約的簽訂，由對法國的單獨保障制度，成為德法比三方面相互保障的制度。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德國進軍萊因，英法未能抗拒，終於承認既成事實。一九四〇年法國軍事上的失敗，萊因失防，實為一大因素。此次戰事後，法國是否於德國失敗後，重提萊因問題，尚不可知。果經提出，英法當較一九一九年易於理解，較易於接受法國計劃。近二十餘年的歷史，證實德國侵略的危險，改變英美執政的思想。一九三四年包爾溫說過：「英國邊境在萊園」。美也必須參加防禦。威爾遜所謂「自由的邊界」，一九三九年德國的侵略，引起英倫海峽對面英國的參戰，更促大西洋對岸的美國，再次捲入世界大戰。如果在戰後，法國要求安全保障，從事實上已證明，並非過分。記得福煦元帥在巴黎和會的四人會議上，曾激烈的說：「即使將萊因東西兩岸中立化，或解除武裝，甚至英美允許法國軍事協助，也不能防止德國意外的襲擊，他能遣巨量軍隊，越過萊因，復將比利時及法國北境化作戰場。一九一四年的情勢行將重現。其危險性恐怕較前更大。」歷史的教訓，英法美共同領悟。在未來和會上，法國如措置得當，易於獲得有利的解決。在過去，有人恐怕他太強，在此次戰後，就怕她太弱。在未來和會中，法國是否受聯合國的信任與負託，有待它在戰事末期及和議以前及時的努力。第三、殖民地問題：法國為世界上僅次於英國之殖民帝國，隨着法國的乞和，極度動搖。安南被日本變相占領，敍利亞馬德加斯加由盟軍克服，轉由戰鬥法國統治。西非、北非、摩洛哥、亞內幾亞、突尼斯，成為盟軍進攻大陸的根據。此次戰後，法國的殖民地固不能如德國的殖民地一樣，作戰敗國土地的處置。英美早宣言不願占領法國的領土。在美軍北非登陸之際，羅斯福總統致書貝當上將復保證：「美國不尋覓土地」。對法國人民並云：「德意危機解除後，美軍即從法國撤退，而英國對殖民地不願表示放棄過去的殖民地。」邱吉爾首相在去年十一月十日說「余為英王的首相，非為結束英帝國。」如戰後同盟國，對殖民地不取完全放棄政策，法國的殖民地，也不致離開祖國。敍利亞安南等未來地位，固不可知，而非洲殖民地，恐將仍歸法有。總之，法國殖民地的歸宿，將為戰後殖民地問題的一部，與英荷殖民地共同解決。如法國能夠對殖民地情況，採取適當處置，取得同盟國諒解，她將仍不失為世界政治中之一因素。綜合的講，今後的法國，在歐洲能取得防德的代表，在國際政治上能保守相當地位。要看法國是否能利用國際情況，造成有利於法國的解決，更要看法國統一與復興的能力及速度。一八七一年，法國失敗後，在歐洲及世界政治，匿跡銷聲，埋首苦幹。直至一八七五年憲法成立，才確立了共和基礎。到了一八八一年進軍突尼斯，在國際政治上才敢取強硬態度。此次的破壞情形，甚於疇昔。今後法國的復興工作，亦艱於往昔。在法國本土解放以後，國際和會開幕以前，其中將有相當長的時間。因此法國應摒棄一切私見，集中精力，在軍事上協助盟軍，做出輝煌成績。在外交上相機應付，恢復本國實力。如此一九三九年九月以前的國境的恢復，是可能的。優於二次戰前的形勢的取得，亦非不可。在軍事中失敗，在和會中勝利，應是法人的努力目標，也是所有法國友人的希望。

戰後新秩序的建設問題

吳澤炎

戰事的勝利不過初露曙光，而戰後復興計劃的討論卻盛極一時，這一個現象說來似乎很突兀，卻是很自然的。所謂突兀，就是說在強敵當前之時，盟國應該悉索敝賦，集中全部的力量於一個目標之上，即在最短期內戰敗敵人，取得勝利。在需要專心凝志作軍事上努力之際，多少帶有政治意味的戰後復興計劃的，即戰後新秩序建設問題討論，似乎不妨遲諸異日。這是一種淺視的常識的看法。但是現代的全體戰爭(totalitarian war)有其軍事的一面，亦有其思想(意識)鬪爭的一面。所以此時戰後復興計劃的提出，也未始不可說是盟國應付全體戰爭的作戰努力的一部份，這一部份對於戰局的推移演變，也許會發生微妙而重要的影響。現在就請進而詮釋這一點。

由東西軸心國所發動戰爭是一種赤裸裸的侵略行動，但它與十九世紀初葉帝國主義國家的向外拓殖不同。上世紀帝國主義的向外拓殖，是由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造成的，其主意不過是欲覓取原料的無限供給與推銷出品的廣大市場。這是一種以經濟爲決定因素的行動，在本質上是消極的。軸心國的侵略行動就不是如此單純了。軸心的侵略行動固有其經濟的根原，軸心國家曾經一再強調他們「無的國家」('have-not' country) 的身分，要求更廣大的「生存空間」 (lebensraum)，然而促成他們採取行動的，主要是出於政治的考慮。它不特消極的以隣爲壑，損人利己，更直接對以現代文明爲基礎的傳統制度挑戰。它有一個積極的政治綱領；它要造成一種新的封建制度，即是由德日意自稱爲優秀的民族高高在上，居於發號出令的支配地位，其餘的民族則分層別次的適如其份的貢獻人力物力，淪其隸屬附庸的地位。所謂「歐洲新秩序」與「東亞新秩序」的眞實內容，實即如此。

軸心國家這種對現代文明的挑戰，一種新封建制度的提出，在對內使國內受欺騙麻醉的羣衆，對侵略的行動發生一種狂熱，在對外使戰爭的形態更爲複雜，從大軍決戰的疆場伸展於生活的各種領域之中。這也就是爲什麼許多人，包括與國社黨有過一度因緣的洛斯寧(Hermann Rausning)，把國社黨的侵略稱爲「虛無主義傾向的革命」(nihilistic revolution)的原因。

無視軸心侵略行動中的對旣成價値挑戰的特色，以至抹煞它在軸心侵略行動中的作用，是不智的。自從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歐洲戰事爆發以來，英美比較眼光遠大的政治家便強調對軸心的作戰，不僅要在疆場上擊潰敵人的軍事力量，而且要摧毀使軸心的侵略行動成爲可能，使之變本加厲的精神的原動力。換言之，盟國的作戰，並非是列國的爭霸戰，而是如美國副總統華勒斯和美國副國務卿威爾斯所說的乃是結束帝國主義的『人民的戰爭』。民主國家作戰的目的，不是像軸心所惡意宣傳的僅在求『現狀』(status quo)的保持而已，它更有一個建設性的目標，這個目標比二十多年前威爾遜總統所提出的口號：「使民主安然存在於世界」(make 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毋寧更爲具體，那就要建設一個以自由平等和平與公道爲基礎的新的國際秩序。

民主國家作戰目標初次的提出，爲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大西洋憲章中的八原則，這八項原則可以歸納爲四點：

(1)不擴張領土及不承認未經有關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的領土改變，

(2)尊重民族自由與平等，

（3）促成世界全面的經濟合作，平等的物資享有，以及各民族在公海及大洋的自由來往，

（4）全世界放棄武力，重建和平。

大西洋憲章的基本原則也為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中蘇英美等二十六國聯合宣言中所接受。作戰目標的提出，雖則是最概括的原則的，但仍有極大的政略重要性，它一方面等於總接受了軸心的挑戰，另一方面它自身是一種極有力量的精神武器，它在揭破了軸心虛僞的宣傳以外，使民主國的人民都能明白他們為什麼作戰，為什麼取得勝利而值得作重大的犧牲。由戰爭目標確定以至今日盛極一時的關於戰後復興計劃的討論，只是一種邏輯的發展。

但是同樣很明顯的，直到現在，所有關於戰爭目的以及關於戰後新世界秩序建設等的討論，都是極原則的概括的，如果以這些原則而引用到具體的事件，就儘有引起重大的爭執與糾紛的可能。為什麼現在還不能有一個為全體反軸心國家一致同意的明白具體的作戰目標，為什麼沒有一個詳盡的新世界的草案，其間最重要的原素，包括：

一、各國政府的認識不同，而認識的不同，又往往出於立場的不同。反軸心各國在認清軸心為世界和平與本身安全的最大威脅一點，是一致同意的，但對於打倒軸心以後所欲建設的新秩序，看法便不免有所出入。甚至即使各國能夠在原則上採取了同意，譬如大西洋憲章中所包含的原則之為各國同意一樣，但根據這些原則引申到具體的事例，儘可能有互不相同甚至牴觸的解釋。不久以前英美差不多同時各自頒布了一個關於戰後通貨問題的意見書——即英國的凱恩斯計劃與美國的摩根韜計劃。擁有價值達二百五十萬萬元美金之鉅的黃金的美國，其強調戰後健全的國際通貨，仍應以黃金為基礎，與英國所主張的以黃金置於次要地位的國際聯合清算制度，兩種計劃都是本乎各自的立場而草成的。兩種計劃顯然有許多地方是互相抵觸的，但這並不是那一方面比較自私或那一方面缺乏善意的問題。我們也可以另外一個例來說明。美國的國務卿早在就職以前，便熱烈的相信只有實行互惠通商的自由經濟，世界纔可以恢復繁榮，國際和平將有顛撲不破的根據。赫爾的這種信念，成了羅斯福總統「新政」中極重要的一面，在將來勝利的機會中，美國政府大概會以全力來求其貫徹的。如果就原則而言，互惠通商是世界各國都可同意的，但是這一種自由經濟的原則，如果毫無保留和不加修正的應用起來，那麼對於若干產業落後、工業化的過程剛開始亟需國家相當保護的國家——例如中國，即會產生極不利的結果。以平等互惠始者，結果適足以造成一面倒的實質上的不平等，替國際的衝突播下了一粒胚種。像這一類利害的對立，阻礙了聯合國家間原則以上的合作。

二、除了各國政府之間的認識不必完全相同，有若干國家的政府本身，也包納有各種的代表勢力，這各種勢力在反對軸心爭取抗戰勝利一點，固然是敵愾同仇萬衆一心的，但於戰後的具體建設，則各有各的見解了。政府的聯立性質，也阻礙了一個比較具體的世界新秩序草案的出現。在各流亡政府中，最足以表現出政府內部各種勢力的消長對立，自由波蘭與戰鬪法蘭西便是最好的例子。在波蘭的薛考斯基領導之下的，有願與蘇聯言歸於好的左派，也有至今仍持反蘇反猶太的右派分子；戴高樂將軍的部下，幾乎包括法國淪陷以前各黨的分子，從極左的共產黨到極右的火十字團。在這種情形之下，這類的政府為維持其戰鬪中的統一，當然盡力避免任何足以引起政治性爭執的論題的提出。

三、民主國家與蘇聯的比肩作戰，這是五十年代一件有重大意義的事實，但它並未消釋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種經濟型態之間若干矛盾點。純粹放任的資本主義經濟自從第一次歐戰，尤其是第二次歐戰以後，早已成為歷史的陳跡，但修正的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出發點與趨向畢竟有相當的距離。這一個經濟制度的事實，必然會反映到政治的領域上，這是每一個留心國際政治的人都可以領會的。它可以使兩方面對於戰後新秩序不大容易獲得完全沆瀣一氣的意見。

四、從社會學的教訓以及歷史的例證看，人類觀念的惰性使之不

能充分適應時代變化動盪中的現實。人類近百年來重大的物質方面與文化方面的進步，已使世界一體，各國的休戚利害，變成息息相關，牽一髮可以動全身。可是在主觀上大多數的政府仍舊牢守着十八世紀的國家絕對主權觀念；即使承認有成立國際機構的必要，也必出於參加國家的自由意志，因之國際機構本身沒有強迫的壓制力，好像較遠的美國革命初期的邦聯政府，近之如此次戰爭前之國際聯盟那樣。這種狹隘的時代錯誤的舊觀念，積極為「既成利益」(Vested Interests)張目，「既成利益」也力加提倡，結果一個徹底以國際主義為背景的戰後新秩序計劃，便無從產生了。

上面的諸種因素，對於戰後新秩序的具體建設，都會發生不利的影響，這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但這並不一定就必須引申出悲觀的結論。如果說戰爭的需要，已經使戰前各種紛歧對立的勢力，結合成為一片，從事於對軸心的戰爭，那麼戰爭的需要，也會迫使參加抗戰的每一單位國家，認識無論為實現眼前的勝利，或勝利以後長治久安的新秩序的建設，都需要各國作比較現在更為親密無間的團結合作。要做到這一種團結合作，放棄若干既成的利益也是必要的一部份代價。這不是容易的，但決不是不可能的。現在所需要的是信心，有了熱烈的信心，自然會出之於行動。「知難行易」，在這一個場合中也可以同樣的適用。

論重建世界和平的基本問題

杜光塤

人類的心理沒有不嫌惡戰爭的，但是由人類組成的國際社會至今未能廢止戰爭，這也是人類社會中一種不可解的矛盾現象。

廢止戰爭之道有二：一曰發揚和平主義，二曰建立和平機構。和平主義是推進和平運動的力量，和平機構是實行和平運動的工具。沒有和平主義固然是失去了推進和平運動的力量，要是沒有和平機構，也就沒了實行和平運動的工具，所以為着實現和平運動，確保世界和平，發揚和平主義和建立和平機構都是不可缺少的基本條件。這也就是孟子之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的道理。

在最近幾百年戰爭相尋的狀態以下，產生了多少倡導和平的人士，如一三一三年丹丁(Dante)之著君主論(De Monarchia)主張統一西歐耶教國家，以維持國際和平。一六二五年國際法開山鼻祖格老秀士(Grotius)之著，The De Jure Billé ac Pacis 鼓吹國際仲裁與國際會議，以解決國際糾紛。一六九二年威廉朋(William Penn)之著歐洲和平論倡議創設歐洲議會，以裁判國際紛爭。英儒邊沁(Bentham)之提倡設立國際法庭，減縮軍備。哲學家康德一七八四年之發表永久和平計劃(Project for a Perpetual Peace)提議廢除軍備，保持和平。而近代英國穆勒(Mill)父子和德國政治學者柏倫知理(Bluntschli)等也都是贊助和平不遺餘力的。學者著書立說，倡導和平，各國政府和人民之贊助和平者，也頗不乏人。如拿破崙戰爭以後，俄皇亞力山大一世之聯合普奧成立神聖同盟，維持歐洲和平。一八九八年俄皇尼古拉二世之聯合各國舉行海牙和平會議，以及一九〇七年依美總統羅斯福之建議，尼古拉二世之召集二次海牙和平會議，都是這個時代，各國政府出來領導和平運動的具體事實。各國政府領導的和平運動以外，各國人民自己還設立了若干和平團體，推進和平運動，如一八一六年英國成立的英國和平協會，一八二八年美國結合各地方的和平團體而成立美國和平協會，歐洲大陸上第一次和平團體於一八二八年成立於

日內瓦，第二次於一八四一年成立於法京巴黎。一九一一年美國富豪Carnegie捐款成立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延攬各國專家，從社會，經濟，政治，法律，地理，歷史，人類諸科學，研究和平問題，以奠定世界和平的基礎，一九一四年成立了World Alliances for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Through Churches，利用教會的組織，鼓吹世界和平，此類和平團體風起雲湧，相繼成立，據人統計，第一次歐戰爆發之前，此類和平團體達於一百六十種之多。雖是和平主義高倡入雲，和平運動如火如荼，但是這麼多的和平團體，推動和平主義，仍不足以轉移各國窮兵黷武的政策，而窮兵黷武政策造成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之後，反而粉粹了一切和平團體鼓吹和平主義的努力。一九一八年大戰結束，各國人民鑒於戰爭之慘禍，痛定思痛，頗有廢除戰爭，實現和平的決心。而各國政府因爲維持對人民的諾言關係，也表示反對戰爭，倡導和平的立場，根據和約的規定，而設立的國際聯盟，國際法庭以及國際勞工局等等無一不是象徵世界和平主義的。而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海軍軍縮會議，一九二七年日內瓦海軍軍縮會議，一九三〇年倫敦海軍軍縮會議以及一九三三年日內瓦軍縮會議，減縮軍備的結果，雖未能完全成功，但是這許多次軍縮會議之召集，都是傾向和平主義的表現。而一九二四年日內瓦議定書，一九二五年羅迦諾公約，一九二九年非戰公約等所表現的也都是世界和平主義。一九一八年後，各國人民鼓吹和平之積極如彼，各國政府之贊助和平運動的努力又如此，何以仍不能樹立和平力量，防止各國擴充軍備，重演世界第二次大戰的慘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禍之演成雖曰由於近代國家主義，帝國主義與軍國主義之流弊，但還是因爲和平主義沒有能發揚得形成一種足以阻止戰爭的力量；如果和平主義形成了一種足以阻止戰爭的力量，那種力量自然可以消滅國家主義，帝國主義與軍國主義等引起戰爭的基本因素，而廢止了國際社會裏的戰爭行爲。所以戰禍之重演，與其說是因爲國家主義，帝國主義與軍國主義之猖獗，反不如說是因爲和平主義之未能形成一種力量，之更爲恰當。然則如何發揚和平主義，以形成一種足以消滅國家主義，帝國主義與軍國主義，而廢止戰爭的力量？筆者綜合各方的意見，以爲居今日而發揚和平主義，必須注意下列諸項：

一、在精神上，和平主義是一種救世的工作，凡是從事此種工作的人士，必須具有一種悲天憫人的救世熱誠。

二、在範圍上，世界和平關係世界上所有一切的國家，發揚和平主義，增進和平運動的效力，我們必須使和平主義普及於各國人民，並深入各階級各職業。

三、在方法上，世界和平關係人類幸福，爲求其早日實現，我們必須打破以往只宣傳戰爭毀滅人類生命財產的膚淺理論，而根據科學方法，說明戰爭不能解決國際問題的道理，除了引用英國凱恩士著的大戰的經濟影響(Keynes: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和安吉爾著的大幻想(Angell: The Great Illusion)二書的理論，闡明戰爭不僅不能解決問題，反爲各國加添許多新糾紛的理由以外，還應該明白告訴各國人士，在經濟上，殖民地之要求除了可以滿足其強國虛榮心理的作用，實際上並不能爲各國解決人口過剩的問題，及國家工業原料和市場的問題。至於國際政治上民族自決的原則，任憑在理論上怎麼能動人聽聞，嚴格的實行，在任何國家恐怕都要引起無窮的糾紛。而所謂國家主權的學說在過去無論怎麼風行一世，但在現代國際政治上可成了一種不能自圓其說的老古董。以期打破各國人民奉行國家主義，帝國主義與軍國主義的迷夢，而使之信仰和平主義。

四、在目標上，根據宗教家悲天憫人的救世熱誠，利用科學的學理，發揚和平主義，使和平主義普及於各國人民，並深入各階級各職業，以期造成英前外相柏爾福(Balfour)所說的集體情緒，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巴特勒(Butler)之所謂國際心理，而使各國人民一變其只知有國家，而不知有世界，只知忠於國家，而不知忠於國際和平機構的心理，而爲知道有世界，並忠於國際和平機構的心理。這種轉變所造成的國際心理，才是加強國際和平機構的力量，樹立世界和平的

基礎。英帝國史末資元帥(Smuts)論維繫不列顛帝國的因素時說：

英帝國共同擁戴的國王自然是一種莫大維繫力量，而思想上無形維繫的力量，或許更加要緊而重大。雖比不上一種形式上法律維繫力量，以通常法律名詞及觀念而論，也算不了什麼，然而又是維繫我們帝國各單位一氣的最強大的力量。……舊世界之維繫端賴王權及可以轉變為強制力的那許多法律。英帝國裏頭完全是一種新的情形——沒有中樞的強制力，而只有更加有力並係各單位間靈魂的心理力量。我深信這種心理力量將來必能越發證明是一種較之中樞權威的強制力，更為有效的一種強制力量。

帝國心理乃是維繫英帝國不墮的莫大力量，今後如果要想維繫國際和平機構，以實現世界和平主義，我們也必須首先造成一種國際情緒，國際心理，和忠於國際和平機構的國際態度。

國際和平機構的思想之發生由來已久，歷來倡導和平的哲人學者大概都有他們一套和平機構的理想。譬如丹丁以一個強有力的君主統一西歐耶教國家的計劃，Pierre Dubois 設立羅馬天主教聯盟以維持西歐和平及由羅馬教皇領導成立國際法庭的意見，Crucé 在溫尼斯設立常設大使會議，以調處耶教國家爭端的主張，格老秀士實行國際仲裁的建議，Duke of Sully 組織一種由六十人委員會主持的歐洲聯盟的大計劃，威廉朋設立一具有強大仲裁權限的會議的意見，邊沁所說廢除秘密外交，限制軍備，和成立國際法庭的提議，康德所提廢除常備陸軍，設置國際聯邦的計劃，都是關於國際和平機構的初步方案，當時雖都沒有見諸實行，但是他們的理想對於現代國際和平機構，卻有莫大的影響。

自經工業革命縮短了空間的距離，增密了人類的關係，而打破了以往各國閉關主義和孤立政策，愈使人類生活走向國際組織的趨勢。百年以來，國際往來愈益頻繁，公私國際組織均極發達，即以所謂私的國際組織而論，居於今日之世界，舉凡關於經濟科學文化以及宗教等等在組織上無一不趨於採取國際組織。如一八七五年三十個國家之成立國際電報聯合，一八七五年二十三個國家之成立國際通用米達度量制的協定，一八七八年六十個國家之設立國際郵政聯台，一八八三年二十個國家之批准統一登記法的柏恩協定，一八八七年十二個國家之簽准統一版權法的柏恩協定等等，乃是一般私的國際組織。在勞工方面則有一八六四年的第一次國際勞工協會，一八八九年的第二次國際勞工協會，以及一九一九年在莫斯科成立的第三國際。宗教亦趨向採取國際的組織，各派基督教聯合舉行世界會議，以討論聯合統一和劃分傳教區的問題，天主教也是號召各國教友在巴黎，倫敦，耶路撒冷和蒙德利爾輪流舉行宗教大會。晚近並且還成立了世界宗教議會(World's Parliament of Religion)。為促進科學之研究，現在物理，化學，生物，歷史和經濟等等科學家，都成立了隨時舉行的國際會議，謀共同之發展。以上所有各種所謂私的國際組織隨着人類生活之趨向國際組織，而益趨發達，對於國際和平機構雖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這許多種私的國際組織之成立也有助於促成國際和平的機構。國際和平機構之發展，也有一段悠久的歷史，我們就是丟開中古時代的天主教會和神聖羅馬帝國等等機構不計，百餘年來，也有不少的實例，如一八一五年俄皇亞力山大一世之聯合普奧組織的神聖同盟，和由他脫胎而來的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再如俄皇尼古拉斯二世於一八八九年及一九〇七年兩次召開的海牙和平會議，都是近代史上國際和平機構的具體事實。雖然歷代學者早有成立國際和平機構的理想，並於近代史上促成了一部份的國際和平機構，但是有計劃，經考慮，比較完整的國際和平機構之成立，乃是自一九一九年巴黎和約中之規定國際聯盟始。

根據國際聯盟盟約的規定，國際聯盟分設大會，理事會，秘書處，國際常設法庭和國際勞工局分負執行和約，促進國際合作和防止戰爭的三種任務。二十幾年以來，國際聯盟對於和約之執行，因受法國集團之要挾，相當苛刻。就此項任務本身而論，國際聯盟不無成績，但以國際聯盟所以設立的主要目的而言，苛刻之執行和約，激起

了戰敗國家復仇心理，促使他們互相團結，走向戰爭的道路，阻礙國聯防止戰爭的工作，而爲國聯遭致不可避免的致命打擊。關於促進國際合作，二十幾年以來，國際聯盟作了不少的工作，舉凡關於文化科學衛生技術等等合作事業，和裁軍，禁毒以及取締男女兒童奴隸等項的成績，可以說是斐然可觀，但是這一切的工作，對於國際和平，嚴格的說，都是無關宏旨，不能以這一切合作事業之成績之好壞，來判斷國際聯盟的成敗。而國際聯盟之成功和失敗，大半反決於他對於防止戰爭的工作如何以爲標準。證以國聯盟約條文中對於防止戰爭規定的詳盡，亦足以證明國際聯盟之所以成立的主要目的就在於防止戰爭。盟約自第八至第二十一條諸條規定都是關於維持和平的，而第十六條對於制裁的規定，似乎更是一項防止戰爭的有效工具。但是細按以上各條規定之意義，其最大限的效力不能防止戰爭，而只是拖延戰爭之爆發。至於制裁一項的武器，雖不是絕對的不可能，但是也很難運用，所以成立二十幾年，實際運用只有一九三五年因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而對意大利實行的一次而已，結果也是虎頭蛇尾的無疾而終了。這也難怪國際聯盟之不能完成其防止戰爭的使命，而使世人對之失望了。國聯成立以來，負責調處的國際紛爭，不在三四十件之下，在這一些紛爭之中，他所能調處的大概都是些弱國與弱國之間的紛爭，而對於強國與弱國之間的紛爭，他大概都是束手無策，筆者在九一八事件發生不久，曾在國聞週報發表了一篇名爲『十年來國際聯盟所調處的國際紛爭』一文，最後的結論說：

總觀以上所述，十年來國際聯盟所調處的爭端，也有解決了的，也有未曾解決的，他能解決的大概都是弱國與弱國之間的爭端，而解決不了的都是強國與弱國之間的爭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國際聯盟既不能幫助其他弱國解決他們對強國的爭端，現在我們還能希望他眞能幫助我們抑制日本麼？

不料十年前對於國際聯盟的估價，還適用於最近十幾年來的國際聯盟，我不爲我個人對國聯的估價應驗而慶幸，但卻爲國際聯盟二十年來沒有什麼進步而悲哀！國際聯盟之失敗說來也不足怪，據美國芝加哥大學國際政治教授舒曼(Shuman)說：

國際聯盟既不是邦聯，亦不是聯邦，更不是國家之上的總國家，她的中央機關非經全體會員國家的同意不能成立任何議案，她的政治權威也不能直接的行及任何國家的任何人民，她的權威只能由國家，假手於國家，行之於國家，除了各會員國家所授予的權力以外，別無其他權力，並且除了依會員國家之行動爲行動外，他本身也不能採取任何的行動。

國際聯盟的組織，權力如此，怎麼能希望她出來擔負阻止戰爭，維持和平的責任？況且國聯會員國家之中，有大國與小國的分別，大國領導，小國聽命。小國勢單力薄，自保尙感不足，那裏有支持國聯防止戰爭的力量？而大國因爲本身利害關係，多所顧忌，如與本身沒有利益，就是正義之所在，也不肯挺身而出主張公道，保障和平。所以九一八事件發生，而英外相西門明白偏袒日本，姑息日本，以至於縱容日本得寸進尺，由南滿而北滿，由東北而熱河，而平津，卒至破壞遠東局面，撼動世界秩序。一九三五年意大利侵犯阿比西尼亞，英國爲自身在非洲的權益關係，主張強硬之際，而法國內閣總理拉佈爾偏偏的勾結莫索里尼，妨礙對意實施制裁，致使意大利肆無忌憚的完成其侵略阿比西尼亞計劃，而動搖了國際聯盟的基礎。希特勒奪取政權之後，橫衝直撞，四出侵略，一九三八年吞併了奧大利，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滅亡了捷克斯拉夫，法國一面感受希特勒的威脅，另方面因覩多年的與國相繼滅亡，也不能無動於中，本心也想興師問罪，無如英國爲推行綏靖政策，對德百般縱容，甚至七十首相張伯倫氏不惜三番兩次的飛至慕尼黑，移樽就教的遷就希特勒，遂使希特勒得意忘形，愈益猖獗，大事其侵略隣邦的計劃。小國個個爲之擊破，大國也漸感脣亡齒寒之苦，英法因爲鬧意氣，爭權利，以至於主張不能一致，步驟不能協調，自毀長城，乃是咎由自取，固無足惜，而國聯因此爲之斷送，不能不令愛好和平的人士扼腕嘆息！

此次戰爭結束之後，關於國際和平機構問題，究竟是恢復國際聯盟呢？還是另設新的機構呢？這乃是今後學者政治家所共同注意的一種問題。照理說起來，一種制度經過破壞之後，要想恢復舊觀幾乎是不可能，且是經過近二十年來國際聯盟種種失敗的苦教訓，就是素來擁護國聯的人士，爲維持國際和平機構的威信計，也不肯恢復國際聯盟的舊觀，況且國際聯盟成立二十年，在其他方面雖也有所成就，但對於防止戰爭的一項主要工作，沒有完成她的使命，今後爲防止戰爭，確保和平，勢非另行設立其他國際和平機構不爲功。對於戰後新的和平機構問題，議論紛紜，莫衷一是，或則主張成立聯合國家軍隊，以制止任何侵略之企圖；或則建議設置國際警察以爲防止戰爭的工具；或則提議成立和平機構，負責調處國際紛爭；或則擬議以聯合國家現有之機構爲形成未來和平組織之起點。還有提議實行世界聯邦計劃者。將來和平機構究竟採取何種方式雖還難斷定，但是如果根據以往國際聯盟失敗之經驗，而建立一種真正具有防止戰爭，維持平和力量的和平機構，則必須具有下列條件：

第一，在未來國際和平機構中大小會員國家一律平等原則之下，承認大國特別的權利與責任。

第二，在未來國際和平機構中，關於會議表決的方式，應該廢除全體通過的原則，改爲普通多數票決的辦法，最大限度，關於某幾種特別問題，採用美國參議院三分之二的成例。

第三，在未來的國際和平機構中，應該設立一種脫離各會員國家政府人員而獨立組織的機關，其權力之行使不必假手於會員國家，而直接行使於各會員國人民。

第四，在未來的國際和平機構中，應該有獨立的國際法庭，國際軍隊，國際警察，以及國際徵稅機關。

第五，在未來國際和平機構中，對於違反法紀的國家與人民，應該具有一種有效最後制裁的力量。

第六，在未來國際和平機構中，權威之組織與運用應該採用民主政治的原則。

如何保護我民族未來之優秀嬰兒

梁樹芳

「保嬰」可含兩種意義：一爲保護已出生或已成嬰而尙未出生之嬰兒；一爲保護尙未成嬰之未來優秀嬰兒是也。前者品質不計，凡已出生或已成嬰而尙未出生之嬰兒，不論爲上智或爲下愚，爲先天殘廢者，或爲不能醫治之遺傳病症之繼承者，吾人皆當盡力撫育之，保護之，以尊重其生存權，完全其生存歷程；是以虐待幼童，溺嬰，棄嬰，以及墮胎等均爲吾國法律所必禁，社會所不許；而貧苦無人撫育之嬰孩以及天生殘廢或繼承不可醫治之遺傳病症之嬰兒，國家社會亦皆得設法撫育之，護理之。是項童嬰保護，完全以人道爲主，以慈愛爲輔，不拘拘於國家民族也。此種保嬰方法，應如何推行，在歷屆兒童節各名賢所發表之高論中已述之詳矣盡矣，無庸多贅。至於後者之工作，則以近於抽象，而推動亦非易易，一般人士恆忽視之。是項含有民族意義之童嬰保護，語其要目，則爲如何擇民族中體質智力俱優秀之份子增加其繁殖力，其體質智能俱劣者則加以生育限制，而白癡以及繼承不可醫治之遺傳病症者則絕對斷絕其生育力。我國今日不欲圖強則已，如欲圖強，則非厲行此優生政策不可！是爲我民當前之根本大計，行之如得其道，則我民族優秀份子之生殖率日見增高，其結果

必使我民族之體質與智力每代可以增進，而體智之低劣者以及特種不治遺傳病症之繼承者，日益減低以至淘汰。數代後之中華民族，即世界上智力與體質最優秀之民族，將來之中華民國，乃眞可成爲領導世界之一等強國矣。

我國民族號稱四萬五千萬，數目之大居世界第一，但向稱「東亞病夫」，則其體質之弱，可以想見。夫以不健強之父母，生不健強之子女，身而子，子而孫，累世相承，欲求其體質之不每況愈下，自絕不可能。語云健康之精神，必寓於健康之身體，未有身體不健而腦力反健者。夫身體不健，何能振作？不能振作，則有何事業可言？我全民族素質此時如不設法改進，將來競爭無術，優勝劣敗，弱肉有能逃避強食者乎？

近自抗戰軍興，同胞之直接與間接死於戰爭者何止千萬？因此，一般之生殖率當然亦隨之減低。然此尙不過爲人口之量的問題耳。我們如將抗戰以來所出生之嬰兒之父母作一統計，即可見智識與教育程度愈高者其生殖率愈減，而智識與教育程度愈低者，其生殖率反愈增。蓋智識與教育程度高者在此全民抗戰期間，責任既重，工作又忙，生活既不安定，收入又甚微薄，故多不願多生子女以加重家庭負擔，未婚者遲婚，已婚者設法避孕，既有孕矣，或則設法墮胎；而鄉愚與教育程度較低者，本身既不知民族戰爭之危機，生活狀況較之戰前又甚少變動，多於十七八歲即由父母例行婚配，且有因戰爭關係反將子女提早完婚以完了其所謂「一樁大事」者，彼輩既不知何謂受孕，更不知孕可以避，有孕矣，亦不知可以墮胎。於是在此戰爭期間，此兩種人之生殖率一則愈趨愈下，一則愈增愈高矣。吾人在此有一聲明：所謂「鄉愚」者，吾人絕無鄙視一般勤苦人民之意。我國農民體質原甚健康，智力之可塑性亦未始不大，然在我國目前營養缺之，衛生無普遍設備，教育不普及之情況下，彼等體智日漸衰減，終成鄉愚。政府對此輩鄉愚亟應提高其營養，建設其衛生，普及其教育，自爲當務之急。惟此不屬於本文範圍。吾人僅就國民份子中智愚強弱之兩極端言之，就遺傳學立場，認爲智者強者應使之多生育，愚者弱者應使之少生育，並願大聲疾呼曰：當前我民族之最大危機，在質而不在量也。爰擬改進意見數則如后：

(1)由國家之最高衛生機關與教育機關組織一民族健康院，聘請專門醫師及心理學家主持之。全國嬰童每年有體格檢查及智力測驗一次或數次，年終可做一體格及智力測驗之總報告，教育機關即憑此報告分配其入各種學校：智力低而體力強者可配以多用力少用智之技術科目，智力與體力俱優者得配以高深之學科，即大學或專科學校是也。

(2)大學定爲特殊教育，一切費用均由國家供給。必醫師及心理學家均認爲體智俱優之份子方准入大學或專科學校肄業；如此，則其人必不致因體質不足以耐大學之年限，或其智力不足以完成其所學，以致中途休學或死亡。現在之大學生，常有將屆畢業時期而其身體不能支持，或即令學業勉強成功，而體力已不能任事者，其爲害於個人者猶小，爲害於國家民族者何可勝計！

(3)限定婚齡，男女之正當結婚年齡應爲男二十五至三十歲；女二十歲至二十五歲，不准早婚。大學出身者既爲體智均優之份子，且受國家供養，即應負繁殖優秀國民之責任，故大學出身者，如因提攜室家之累，已過婚齡而不婚者，政府當課以重稅。夫婦同爲大學出身婚後兩年而不生育者，如不得醫師證明，亦當課稅，蓋夫婦既均爲大學出身，即假定爲體智均健全優秀者，以健康之夫婦，婚後兩年不育，當必已實行避孕或墮胎，自亦須課稅以示儆戒；如有墮胎確據，則當受法律制裁，更無論矣。反是，夫婦如均爲大學出身者，每多生一孩，政府均應設法獎勵之；其未受大學之特殊教育者，雖逾婚齡而不結婚，亦可不必課稅，因既未受政府特殊供養，且均非體智俱優秀者，毋庸鼓勵其生育也。若身體染有不能醫治之痼疾如痲瘋及其他不易醫治之遺傳病症，如特種精神病，可准其與同病者婚，但須斷絕其生殖力。因彼既得生存權，當允其享受人類之合理待遇，唯彼不應

將其不治之病患交其子孫繼承，而縱之生生不息也。

在此種鼓勵優秀同胞繁殖政策之下，而又正值我民族在作大量消耗戰爭之特殊時期，體智俱優之鰥夫寡婦應極力鼓勵其再婚與生育，私生子亦當儘量加以救濟與保護。抑尤有進者，當今體智俱優之女同胞，多因工作而忽去其為民族應盡之責任，有堅持獨身者，有既生子女而不自己養育者，須知個人為民族國家效力有限，如能多生優秀兒童，他日有助於民族者更多，況「賢妻良母」乃女子之一種神聖任務耶！我國古代大聖大賢多有得力於其「賢妻良母」者，而在歐洲，不論其為英法或德義，方提倡之不暇，而我國女同胞顧可薄此而不為耶？

我中華的男女同胞們！我們要洗去東亞病夫的恥辱！我們要提高民族優秀分子的生殖率！我們要增加體智俱優的小國民！一個民族有健康的體魄和優秀的才智纔有競爭的利器，有了競爭的利器，才能生存！體智劣等之民族，將來勢必淘汰！我們要運用科學的思想改變往日玄學的觀念和臭腐的習慣！我們要以民族的光榮和偉大代替家族及個人的自私！

我國婦女在政治上的實際權力

孫甄陶

我國婦女占全國人口之半——四萬萬人中之一半，負有生兒育女的基本責任，整個中華民族的生命，握在她們的手上；若非她們有這種傳統的不畏劬勞不憚孕育的精神，而像法國女子千方百計講求節育，那我們今日斷不會有這樣一個偉大的中華民族雄視於世界，有這樣龐大的人力與兵源來參加目前這個長時期的抗戰！就此一點，她們在國家民族裏面的力量，已屬不少，何況還不祇如此？

女子的聰明才智，未必遜於男子，卻特別具有豐富的情感。是以古今來產生了不少烈女，才媛，文學家，藝術家，如緹縈，班昭，衛夫人，謝道韞，左芬，花蕊夫人，李清照，馬相蘭，秦良玉，沈雲英，後宮人之流，誰不曉得她們的名字？而幸福美滿的家庭，尤靠她們那種深深款款的情愛以造成。沈復的浮生六記，紀載他及其妻芸的生活，直無異神仙中人，其家庭的愉快，眞令人企羨不置；比及其妻將死的時候，那種悲涼情況，又令人下不少同情之淚！然而這些都是小事；婦女的聰明才智及其豐富的情感乃至柔曼傾意的姿態，眞不知在我國古今來政治上發生過多少作用，占有過多少權力！漢高祖被匈奴困於平城，七日不得食，全賴單于閼氏為之解圍。韓世忠黃天蕩之捷，也靠他的夫人梁紅玉親執桴鼓助戰，從中鼓勵。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完全因為他的愛妾陳圓圓給李自成捉去，憤而出此。祇看這三件事，便知婦女與國家民族的安危盛衰，關係何等重大！

女子的柔曼傾意，小則能左右政治，大則能傾覆政權。漢武帝的李夫人深知此理，所以他臨死還能抓住漢武帝的心，很有效地託了漢武帝照顧她的弟兄和愛子。這還算不得什麼，女色禍國，史不絕書，桀寵妺喜，紂寵妲己，周幽王寵褒姒，吳王夫差寵西施，結果皆不免亡國殺身之禍。秦漢以後，女禍更不勝枚舉，我們但看李商隱北齊二首，可概其餘。詩云：

『一笑相傾國便亡，何勞荊棘始悲傷？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

巧笑知堪敵萬機，傾城最在著戎衣。晉陽已陷休回顧，更請君王獵一圍。』

這就是北齊後主與馮淑妃的故事，描寫後主昏瞀沈迷，到國亡而

不悟的情景，眞可謂繪影繪聲，無微不止，使人有嬉笑甚於怒罵之感。假如這些婦女，肯把她們的色相，情感，智慧，統向正當的途徑運用去，感悟人主，多行利國福民之政，那她們便成爲千秋的賢哲，還有什麼女禍之可言？

法國的女子貞德(Jeanne d'Arc)，以一個十九歲的妙齡女子，眼見法國外受英人的壓迫，內受各地公爵的搗亂，國勢一挫再挫，她忍不住振臂一呼，居然感動到侯爵響應，士卒甘爲效命，不數月間，恢復不少的失地。今日貞德的芳名，在法國誰都知道；她的玉照，高高懸在禮拜堂壁上。我國的婦女，如呂后，武后，孝欽后之流，其熱情其智慧未必不及貞德，其威權自然比貞德爲大，際遇亦佳；可惜她們祇曉得終日替自已或自己的外家打算；否則，寧可犧牲列在世界第四位的海軍，也總要築成堂皇奐麗的頤和園！

然而我國古今來並不是沒有能立懦廉頑的賢明婦女，史記管晏列傳說：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這是給愛擺臭架子的官僚當頭一棒！世說新語（賢媛第十九）也說：

『陶公（指陶侃）少時，作魚梁吏，常以坩鮓餉母。母封鮓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爲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增吾憂也」！』

寥寥數語，義正詞嚴，貪官汚吏聞之，能不愧死？唐語林（卷四賢媛）又說：

『劉元佐貴爲將相，其母月織縑一匹，示不忘本。每觀元佐親事，見縣令走階下，退必語元佐：「吾向見長官白事卑敬，不覺恐悚；思汝父爲吏本縣時，常畏長官汗慄，今爾當廳據案，待之亦何安也。」因喻以朝廷恩寄之重，須務捐軀。故元佐終不失臣節。』

這個母親，居然能以身作則，又能拿他的父親來現身說法，做兒子的，安得不受感動而做好官！她們如此做法，不祇是賢妻良母的儀型，不祇是立懦廉頑的示範，簡直是政治的實際領導者。如果一般婦女，都能如她們一樣的妻悟其夫，母誡其子，那廉潔的政治，賢明的政府，馬上就可以樹立。如此，整個國家的政治，縱然由男子負責，實際上就等於操在婦女的手上。當今我國婦女，不此之圖，反而枝枝節節爭什麼女子參政權或婦女代表名額之類，甚而要把好好一個男女合作的團體，劃出婦女的界限，這種做法，舍本逐末了。

英國小說家哈葛德說：『男子可以勉行十里崎嶇之路，而不忍聽女子須臾之哭聲。』我們證以上述的史實，這句話總算是經驗之談。此在平時爲然，而在非常時期——即因戰事關係，物資供應缺乏，物價高漲，一般人幾不聊生的時候——其中意志不堅，心情較弱的男子，身體營養不良，精神感受刺激，那女子的哭聲，恐怕更非他們一剎那間所忍聽了。在這個時期，如果婦女們都像晏子御之妻、陶母、劉母之一類人，能月織縑一匹以增加生產，能封鮓付使以求涓滴歸公，何難使全國人民，一心一德，共赴國難；而國內政治與經濟，亦何難因此穩定下去而不動盪！否則，婦女們感覺戰時生活太不好過，在家裏一哭，好容易一大批向敵人搖尾求食的漢奸出現了；再一哭，一大批作奸犯科的貪官汚吏出現了；又一哭，一大批囤積居奇乘機發國難財的奸商出現了！社會經濟何能穩定，國家財政怎不危險，政治更敢望其清明？我們試檢討過去已被發覺的通敵賣國貪汚舞弊囤積居奇等控案，其被告人犯罪動機，起於忍不住家中婦女之一哭者，恐不在少數！

由上所說，足證我國婦女在政治上實際權力之大，可以使一國君主，傾覆政權；可以使一場戰爭，大獲勝利；可以使一個執掌政權的

男子，變成一個好官；亦可使一個執掌政權的男子，變成墨吏。她們在政治上有這樣偌大的轉移風氣的力量，故於一國政治的隆汚，乃至國家的興亡，關係綦重。我們想一般婦女，都走向好的一方面去，做個能規勸感悟丈夫或兒子的標準人物，那只有使她們一律受到與男子同等的教育，以提高她們的智識程度和對國家民族的意識，纔是最好的辦法。可是現在許多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婦女，甘心去做通敵漢奸貪污腐敗官僚和奸商的太太，甚至或公開或祕密地做他們的姨太太，而對他們禍國殃民的行爲絲毫無所匡救。受過教育的婦女亦竟如此，這眞是一個很値得婦女教育專家密切注意的問題。

省區域之研討

許同莘

今人言及行政區域，每存政治效率不能充實發揮之感，推原其故，或以爲區域太廣，頭緒太多，案牘太繁，一人之精力不能兼顧，國而廢弛叢脞，於是有縮小省制之議。余謂此非區域太廣之病也。如謂區域太廣足以減少行政效率，則山東一省，面積一五二、五〇〇方公里，而江蘇一省，祇一〇四、六〇〇公里。何以江蘇政治，視山東並無進步？頭緒太多，公牘太繁，則誠有之，然國家行政，自有系統，自有範圍。各省同屬於系統之內，同納於範圍之中，則其事皆不能不辦；其事既在所必辦，則公牘皆不能不具，區域廣者如是，狹者亦如是。爲一省主席者，苟能精選僚屬，分任職務，提綱挈領，區畫得宜，則雖有千條萬緒，可以不勞而理；否則顚倒錯亂，不可以治一縣，遑言一省！故今日討論省制，其區域廣域，並非癥結所在，所最要者，在適合情勢而已。欲適合情勢，則必注意下列數端：

一、主持省政之人選　今日已有之省分，凡二十八，每省主席一人，廳長四人，合計一百四十八，皆一省之領袖。此一百四十八人者，皆須目光遠大，才具開展，學識優裕，經驗閎深，然後同心合力，可以蔚成治理。苟有一人遜色，便不能副一方寄託之重。今日人才雖多，欲同時得此合格之一百四十人，分布各省，在中央不知須費幾許心血。加以每數年更調一次，至少又須預備一倍以上之人才，方可隨時任用。若分一省爲數省，其區域雖小，其人選之資格，並不因之而降。假使同時須有堪任重寄者三百人，又須預備繼任之合格者三百人。中央縱留意人才，廣爲延攬，恐不能羣得此數。即退一步言，以遴選廳長貲之一省主席，暫不計及繼任之人，則省區域分析以後，如其數兩倍於今日之省，須有堪膺重寄者八十四人；如一倍於今日之省，亦須五十六人。即此合格之人選，求之已不甚易。否則惟有濫竽充數耳。故爲領袖人選計，省制不宜縮小，此其一。

二、人力財力之調劑　今之各省，其各縣人口之疏密，物產之多寡，往往相差甚鉅。合疏密多寡相差之各縣以爲一省，此中具有深意，試觀西北諸省，人煙寥落，土地荒涼，平時既無經營發展之資，一過水旱偏災，無人過問，人民死亡枕藉，其幸而僅存者，貧弱愈甚，知識愈下。設有富庶之區錯列其間，平時物力灌輸，水旱之時，斟酌挹注，此等景象，自然減少。以教育言之，經費平均支撥，學生人數平均分配，則貧瘠之縣，不難與富庶之縣漸躋於同一水準。江浙號稱大省，實則大江南北，浙水東西，其地方之人力財力，皆有疏密多寡之不同。所以能平均發展者，合爲一省故也。故爲調劑後方計，省制不宜縮小，此其二。

三、形迹異同之化除　人民自由遷徙，宜無畛域可分，然形迹異

同終不能免，區域愈小，則鄉土之思愈狹。若本爲一省之人，而使之分屬兩省以上之籍，是化同鄉爲異鄉，團結之力愈薄。反是言之，區域較廣之省，包括風俗不同之人民，甚或兼有各種不同之民族。以在同一區域之故，集合之機會較多，漸摩觀感，久而形迹相忘，畛域之見，自然消滅，此實團結民族之一種有效方法。淮徐之與蘇松，溫台之與杭嘉，其人民語言風俗，種種不同，而休戚相關，不致胡越相視者，以同在一省故也。故爲化除區域計，省制不宜縮小，此其三。

尤有進於此者，則內外輕重之說是已。自來論政治趨勢者，曰內重外輕，曰內輕外重。內重外輕之弊，則外省不能爲中央之屏翰，平時雖便於統一指揮，一旦有事，政府不能待外省之援助，而其勢爲孤立；內輕外重之弊，則尾大不掉，成藩鎮割據之局，而政府爲贅疣。今日事勢，設國家無強有力之政府，以統一全國，不獨軍事及外交不能運用，卽實業工業及一切重大建設，非出以政府之全力亦不能舉辦。然此爲特殊事件，不可以概通常政務。若一切按部就班之事，當使中央之與外省，統系分明，而權力各足以達其應盡之任務，又當使人民無輕視外省之觀念。卽以任用官吏而論，中央之各部會長官，與各省之主席，必須有內外調用之時，爲部會長官者，出任一省主席，必省之區域，有相當地位，而後他人不至視爲降調；爲省主席者，內任部會之長，必省之地位較部會不甚懸殊，而後他人不致視爲躐等。此則權衡於內外輕重之間，而取益防損，固今日所當計及者也。

以上所論，皆就歷史經久之省分言之。其近代以邊區改設如遼寧、吉林、黑龍江、新疆四省，則地方廣漠，控馭不便，爲經久計，自不宜仍循故轍，當就山河形勢，分區而治。遼寧則遼河以西別爲一省，曰遼西省；吉林則牡丹江以東迄於延吉邊區別爲一省，曰延吉省；黑龍江則自興安嶺以西迄於額爾古納河別爲一省，曰呼倫省；新疆則天山南路別爲一省，此古所謂昆侖之墟，可名曰崑崙省。此則平均發展，雖分一省爲二，其區域仍大於他省數倍，非縮小範圍也。

國防經濟的物資政策

董問樵

一　物資的分類

吾人欲對於物資問題作一度檢討，首先應明瞭物資一詞究何所指。從生產技術觀點論之，有資源，原料，貨物三種之別。所謂資源者，則指物資之源，如農林，礦山，沼澤，人力等是也。所謂原料則指用以製造貨物之母料，而貨物則指用原料造成之成品是也。實際言之，三者有時至不易區別，其區別僅能在同一生產過程之各階段中實行之。（註一）否則卽失去正確之意義。物資一詞，泛而言之，則以包括後二者——原料與貨物——爲當。故可稱物資爲動的資源，資源爲不動的物資。

普通分析物資者多分爲：

(1)軍用物資，

(2)民用物資，

(3)軍民兩用之物資。

所謂軍用物資則指武器槍械彈藥等類是也，民用物資則指一般生活或享受品是也，軍民兩用物資則指糧食服料等是也。此種分類，極缺乏科學上之精確性，因所謂軍用與民用者非物資之天然性質，乃技術科學上之用途及其發展程度以決定之者也。如原料之大部份卽不能

嚴格區劃爲軍用或民用，因實際上之需要，往往使民用之物資，改而爲軍用，各代替品經濟卽其實例。由此劃分方法，而欲確定適當之物資政策，如實行所謂優先滿足制度（物資分配序列），則遺誤甚多。

較以上第一種分類法爲進步者，則區分物資爲以下四類：

（a）滿足直接軍事需要者。

（b）滿足普通民需者。

（c）滿足間接軍事需要者。

（d）滿足普通生產設備需要者。

第一項可概括軍火武器之類，及其輔助材料，如電訊醫藥交通工具等。

第二項可概括普通民間需要之衣食住行，及精神上文化上的享受物資等。

第三項可概括狹義的軍備或國防工業所需之物資。

第四項可概括普通經濟生產及設備所需之物資。

根據此種區分法，固較前者爲優，但亦僅能確定物資之種類性能，尚不能確定所謂物資政策之方針也。（註二）欲建立一種適當之物資政策，尚須明瞭本國對於各種物資之供給可能性。美國人素重實際，區分物資之法，至爲特殊，其區劃如下：

（a）戰略的物資，卽本國之所有量不足夠者。

（b）緊急的物資，卽本國之所有量勉強能適應戰爭需要者。

（c）過剩的物資。

第一項戰略物資又區分爲二部：第一對於作戰發生直接影響，如錫與樹膠之類是也；第二較次要者如糖，咖啡之類是也。（註三）德國人自上次歐戰而後，於物資政策之努力，至可欽佩。其區分物資之法，多着眼於戰時，普通分爲如下四類：

（a）戰時仍能過剩生產之物資。

（b）本國能生產與戰時需要量相符之物資。

（c）本國不能生產全部戰時所需之物資。

（d）本國完全不能生產之物資。（註四）

第三與第四兩項物資應早作準備，固無問題，卽第一與第二兩項物資亦不可作粗淺之樂觀結論，而需要鄭重周詳之考慮。本國能過剩生產之物資，往往須將其過剩量塡補他種匱乏之物資，其法有二：利用尚可通行之國際貿易路線，向國外換取本國缺乏之物資，或用以代替他種缺乏之物資是也。例如目前我國用桐油以提鍊汽油，卽爲最有效之代替經濟。同樣，各種物資之用途，有時須有必要之變更或推移。如某種物資之存量本不充分，然而有時亦須用以交換或代替更較重要之物資。此種推移須依照一種戰時重要性之價值等級表，不能任私人之利益或貪汚之官吏阻撓之。不過，由於現代戰爭技術之複雜化，故所謂戰時重要性之決定日感困難。此只能藉軍事專家與經濟專家之合作，由精詳徹底之研究以決定之。

綜上所言，有一要點，卽戰時只有物資不足，決無物資過剩問題是也。

二　物資調達的方法

以上既言物資的種類，茲再進而言如何使各種物資以滿足需要之方法，換言之，卽物資之調達是也。一國之物資政策，須視其主觀力量或條件與現實客觀狀態之對比而決定之，不必限制於某種方式。物資調達之法，約有下列數種：

（a）一般的物資調達之組織。

（b）儲藏經濟。

（c）代用經濟。

（d）新資源之開發。

（e）一般的節約。

（f）非戰爭重要的需要之緊縮。

關於一般的物資調達之組織，導源於上次歐戰時之德國。德國當時受同盟國之封鎖，其物資供給差不多純靠本國之生產場所。故就專

實上之需要，而成立三種組織，即戰時原料司，戰時原料公司，及戰時局是也。（註五）第一及第三兩者爲政府機關，第二者則爲官商合辦。上次大戰時德國物資之全部供給即由此三者調達之。其能支持四年之久，賴有此也。現在德國之物資政策，亦因襲其傳統之經驗而強化之。其他各國於此次大戰爆發前後，亦頒布特殊之經濟或物資法令，及創立特別之負責機關。資源缺乏之國家，如日如意，固無論矣，即資源豐富之國家，如美如英如俄，亦莫不集中力量，使全國物資之調達具有統一之指導。美國戰前原已有周詳之計劃，設立與各部獨立之戰時經濟機關，包括工業，商業，勞力，宣傳，勞動義務等各部門。戰後美國更以積極供給盟國之物資爲急務，故其物資調達之組織日益擴大。

我國戰前於此種組織上之準備，雖云忽略，但近數年來隨戰事之開展，亦有各種機關之設立。總之，物資之調達，宜有一特殊之機關以負責，已成定論，而爲物資政策之先決條件矣。

其次言儲藏經濟。由平時經濟轉入戰時經濟，需要一種轉變期間，其長短視其經濟機構之適合國防要求程度而定。因此，凡關於本國缺乏或不足之物資，固應儲藏，即本國能充分生產然而平時不充分利用之物資，亦應儲藏，以度過上述之轉變期間後，再行儘量生產。十八世紀以前之歐洲國家，幾以儲藏經濟爲其戰時經濟之唯一方式。不過自此以後，隨戰爭性質之變化，儲藏經濟亦漸失其意義。因儲量過多，則財政上之負擔過巨，而且儲藏之物資如爲成品，則須防其陳舊，不合新技術之要求。因此工業進步之國家於其儲藏經濟可採取另種方式，第一，就是平時儘量發展其本國之生產力，所過剩生產之物資，除本國消耗者外，儘量輸出，一旦戰事發生，則可將原應輸出之物資留爲己用，此即寓儲藏於輸出中之法也。第二，獎勵工商界儘量儲藏物資，必要時改作戰時經濟之用，如此政府可節省用費，此即間接儲藏之法也。

當儲藏經濟之意義逐漸減少時，則其他調達物資之方法，如代用經濟及新資源之開發即繼之而起。最大多數的物資都可爲各種目的而應用之，上次歐戰時德國戰時原料司之負責人克特氏，擬製一「物資應用譜」其意即以此爲根據，先考查物資之各種應用可能性，然後再視實際上之需要與戰爭重要性而決定現有物資之用途。（註六）戰時一方面發生新的需要，須用一部份平時另有用途之物資以滿足之（如硝糖絲之類），另方面平時國外輸入之物資又有被阻或減少之可能。因此代用經濟即須發揮其作用，而本國某種盈餘生產之物資必需利用於代用經濟，此於國內科學界亦提出適當之研究任務矣。各國在平時即習用代用物品，固可減少戰時經濟之困難。又如代用品之品質與原品相較略無遜色，則愈易擴展其用途。由是言之，國防經濟負責機關之任務，不僅在於戰時始考察代用物資之應用可能性，應在平時即顧慮國防上之需要，而獎勵其應用，始克臨難不驚，舉措裕如。

與代用經濟有密切之關係者，厥爲新的資源之開發。上次歐戰時，德國 Haber-Bosch 由空氣提出窒素之法，其功用之偉大，固無待言。此外如鉛，硫磺，滑油，樹膠等均有代用品。當紡織原料輸入斷絕之際，其彌補之法甚多，除利用陳舊物資之外，則提高麻，羊毛等之生產，後來又用野生植物類之改造以代替之。在此次大戰中亦可看見，日本侵佔南洋後，天然樹膠到美國之路已阻，美國即廣大應用其平時已有成效之人造樹膠。德國侵略歐洲，所有資源，囊括殆盡，然汽油之供給，仍不能滿足其需要，故在其侵佔南俄油田之計劃未實現時，每年國內須應用焦炭鍊油之法以補其天然油源之不足。諸凡此類代用經濟之實行必集合國內之科學人才，及具備應需之技術工具，此固非國家之直接獎勵不爲功也。

一般的節約之法，或由國家強制施行，或由人民自動提倡，實際上，多聯合二者而用之。首可道者，如廢物或舊物之利用，由於軍事機關，經濟機關，或國民個人向有關機關之輸將，或者由政府負責機關用資收購，此可以加強物資之基礎。

上法尙應有一必需之補充，即需要之緊縮是也。只有眞正戰時重

要之需要才能得優先滿足，普通之需要則減至生活必須或精神上所能容許之程度，卽軍事之需要亦有自然限制。故有稱國防經濟在戰時之方針，爲求生產之最大限（Leistungsmaximum）及消費之最小限者（Verbrauchsminimum）。（註七）實行國防經濟之國家，早在平時卽應根據生產估計及戰爭可能發展之情形，編製一種調節物資消費之經濟計劃。關於軍事之變遷在戰爭初爆發時，需要必驟增，繼之則稍減，以後則陸續上漲。實行長期消耗戰，純爲物力，人力，及意志力之競賽，此尤應注意及之也。

以上所言各種調達物資之法，大都聯合或配合使用之，不過在國防經濟之四階段中，各有輕重緩急之別而已。一般言之，在戰前經濟準備之階段中，重在(a)(b)兩項，在經濟動員之階段中，除加強二者之外，則(c)(d)(e)(f)四項亦逐步推行，至戰時經濟階段中，各項均臻至最高峯，而加緊其配合作用。經濟復原之階段中，則逐步緩和或減免，惟(c)(d)兩項或繼續維持而推廣之。

三　我國當前的物資問題

根據資源與物資之分析，世界上各國僅以美國可稱爲資源與物資豐富的國家，俄國次之。德日等國則爲物資豐富，但資源不足，或資乏的國家。中國則爲資源豐富，物資貧乏的國家。故我國當前之物資問題，決不能以採取各國所施行方法爲已足，首應注意以下幾種事實：

(1)我國戰前於物資問題無一般之準備，換言之，卽大部份國防上重要物資，平時尙不能自給自足。

(2)戰爭場所在我國境內，我國土地及重要商業城市，已大部份成爲淪陷區，因此大部份資源被敵利用。

(3)敵人對我後方實行經濟封鎖，切斷我之國際的及省際的供應線，欲使我後方資源日益涸竭，以致於不能繼續支持抗戰。

(4)我國現在物資之主要供應地爲西南幾省，尤以四川省爲最，但主要資源均未開發。

根據以上事實，亦可區分物資爲以下數類而分別處理之：

(1)後方可以完全自給自足之物資。

(2)後方可以部份生產而需要從前方或國外補充之物資。

(3)完全仰給於國外供給之物資。

(4)完全或大部份仰給於前方供給之物資。

各物資之種類不同，則其處理之法自異。

第一類完全自給自足之物資，可以糧食爲代表，調達之法，施行價格統制，廢除自由市場可也。

第二類物資則須比較後方生產與前方補充之部份孰重孰輕。如重在後方生產，則採取價格限制；反之，則趨於價格自由。因統制物價須先能統制其成本，後方生產物資之成本可以統制，而前方（淪陷區）生產物資之成本則不易統制或不能統制也。

第三及第四兩類物資則政府須作以下考慮，卽此類物資，後方是否需要。如屬需要，則其供應問題是否可全由政府官營之運銷機關以達到目的。如其不能——政府無大規模之運銷機關，或其機能不克發生高度效力——則仍有賴於商人之活動。因商人受利潤之刺戟，能冒種種危險與困難，以各種方式，從前方運進物資，此爲官辦機關之所必不能者。此種商人活動，不應阻止，而應加獎勵，獎勵之法有五：

(1)予以資本上之幫助，如國家銀行之低利貸款是也。

(2)予以技術上之幫助，如運輸上之種種便利是也。

(3)予以費用上之津貼，又分爲直接的與間接的，或稱爲公開的與祕密的。

(4)由政府提價全部收購。

(5)予以價格上之自由，卽使價格由供需關係自由調節之是也。

五種方法，各視特殊情形，而發揮其獨特之效用，卽最後一種方法，在某種情形下，殊最有效而易行。抗戰以來，商人之投資營利，囤積居奇，發國難財者固不乏人矣。此種行徑固有背大多數人民之利

益，但因商人之活動而使後方物資增加，則亦不能抹殺其在國防經濟上之功用。在某種物資缺乏之時，同時此種物資又爲後方所需要者，政府不妨用高價政策以引誘之，俟此類物資之供應數量增加，則其價格自必跌落，或者在數量到某種程度再施行限制可也。我國總動員法中所列物資共爲九類，（註八）此九類物資卽可從上列四類之區分方法各別處理之。從國防經濟的立場上講，戰爭以物資消耗爲决定因素，故物資之數量只患其太少，而不患其太多，國防經濟的物資政策之要義，在於使物資數量能保持某種程度——卽維持國防經濟之物資恆量——超過此種程度則限制可嚴，低於此種程度則限制可緩。如不顧及此種事實，而施以片面之限制，則結果恐造成物資減少或物資逃避之現象，而國防經濟之根本危矣。

四　結論

概上所述而作一結論，則吾人從國防經濟立場可確定之如下：

（1）國防經濟政策之形成，須適應各該國之國防形態。我國當前之物資政策除參考各國所應用之一般的物資分類與調達方法之外，應顧及我國特殊的情形而不妨取用特殊的方法。

（2）從認識上我們認爲戰時物量問題重於物價問題，爲要保持一般物資供應之最低恆量，物價政策不可僵化，須有彈性；換言之，卽在某種時期中或地區中，不妨讓某種程度內之價格伸縮。

（3）在當前物資之管理上，除物資局類的官方組織之外，似可設若干物資供應公司，仿德國大戰時之辦法，而採取各種程度之官商合辦方式。前者之任務重在限價，而後者之任務則重在增源，二者相輔爲用，殊途同歸。換言之，卽物價政策與物量政策互相配合。

（4）在目的上經使在長期抗戰中，物資之供應來源不斷，數量不減，並逐漸由運銷而移其重心於生產，由戰時而聯繫到戰後，消滅私人經濟與國家經濟間之鴻溝，而共同樹立國防經濟之偉大基礎。

根據以上結論，與普通主張自由市場者固不同，然與主張不區別地僵化管制者亦稍異。應就我國目前之國防形態上，國防經濟進展之階段上，各別物資之分類上，及其最低度恆量在空間與時間之移動上，採取綜合的方法，其程度與效果，則又有賴於實行之藝術也。

（註一）普通國際貿易之統計記載，則區分原料，半製品，及全製品之輸出入。例如 Foreign Trade and Commerce Accounts, December 1938 分析列強之貿易性質時，卽注意在食料，半製品，及全製品四者，由此可知原料與貨物之分別亦不易，四半製品名雖介在二者之間，實亦可附於二者之內也。

（註二）參考：Institut für kongunktur forschung: Industrielle Mobilmachung I. 28.

（註三）參考：Rolf Wagenführ: kriegswirt schaft S. 33. "Die Rohstoff-versorgung."

（註四）參看：T. Schmitt: Wirtschatfliche Mobilmachung.

（註五）參看：K. Widenfeld: Die Organisation der Kriegsvrohstoff-Bewirtschaftung im Weltkriege 及拙譯本德國戰時物資政策。

（註六）參看（註四）同書。

（註七）參考：Adolf Lampe: Allgemeine wehrwirtschaftslehre. Jena 1938.

（註八）參考國民政府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公佈之國家總動員法第三條：物資係指左列各款而言：

（一）兵器彈藥及其他軍用器材。

（二）糧食飼料及被服品料。

（三）藥品醫藥器料及其他衛生器材。

（四）船舶車馬及其他運輸器材。

（五）土木建築器材。

（六）電力與燃料。

（七）通信器材。

（八）前列各款器材之生產修理支配供給及保存上所需要之原料與機器。

（九）其他經政府臨時指定之物資。

工業禮讚

周憲文

一　向工業迎頭趕上去

我始終相信歷史的車輪是向前走的，有時雖然走得慢了一些，有時也會迎頭趕上。三年前的陪都還在討論「以農能否立國」的問題。這就表示中國的歷史車輪慢走了兩百年。可是三年後的今天，大家已經一致主張中國必須工業化。　蔣委員長在其新著「中國之命運」內謂：『中國之自力更生，尤以工業化爲當務之急，故今後國民的經濟建設，應發展工業經濟爲基礎。』又在第二次全國生產會議謂：『使我們的工業從簡單的手工業進而爲機械工業，這是我們一代同胞最大的責任。現在的抗戰，需要生產，而建國更需要生產。我們要造成中國爲現代國家，應該認定科學化與工業化爲第一個目標。而且是堅決不移的目標。在這個目標下，全國上下都應作有計劃，有步驟繼續的堅苦努力。』而中國的青年，現在也以堅決的語調，明白的宣言：『我們一定要工業化。』並謂『職業以工業爲第一』（見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這又表示中國的歷史車輪是在迎頭趕上。筆者一向憧憬於工業化，逢此盛時，因作工業禮讚，以當『搖旗吶喊』。全文共十二節，湊成「一打」。未盡之意，另文貢獻。

二　沒有工業不會有現代文化

十八世紀的實業革命，是人類歷史的一大躍進。在此以前，人力是主要的生產力，所以社會的生產力量就有限，人類文化的進步就很慢。在此以後，機械是主要的生產力，所以社會的生產力量就無窮，人類文化的進步就很快。因爲農業生產是以人力爲主，工業生產是以機械爲要，所以實業革命的結果，人類的主要生產方式，也就由農業進而爲工業。如果農業是文化之母，那末工業爲文化之師。因爲文化是在農業社會萌芽，是在工業社會躍進。試就交通工具來說。數千年來的農業社會，水上祇有依靠人力的帆船，陸上祇有依靠人力的滑竿。可是二百年來的工業社會，水上已有依靠機械的汽輪，甚至有深入水中的潛艇。陸上已有依靠機械的汽車，甚至有高升空中的飛機。再就生產能力來說，在實業革命以前的人力時代，每人每日織不到兩丈布，在實業革命以後的機械時代，每人每日可織二百丈。量固然是增加了，質更非同日可語。總而言之，沒有工業，就不會有現代文化。假定現代文化確實是比古代文化高明，又假定現代國家非有現代文化不可，那就不妨說，沒有工業就沒有文化。

三　沒有工業不會有現代國防

在以人力爲主的農業社會，弓矢刀鎗是主要的武器，所以有了萬里長城，就可擋住了外國的侵略。但在以機械爲主的工業社會，主要的武器是飛機巨炮，所以萬里長城就失了效用。現代國家要想免人侵略，或予打擊者以打擊，不但要有鋼骨水泥築成的防禦工事，而且同樣要有飛機巨炮。飛機巨炮固然是工業的產物，鋼骨水泥也非工業莫辦。所以現代國家的強弱，全看工業發達的程度。而現代的戰爭，也就是工業的比賽。工業愈發達，國愈強。工業欠發達國就弱。就是上次世界大戰，德國的失敗，原因也在工業力量不及協約國家。這次世界大戰，法國敵不過德國，固然是因爲法國的工業不及德國發達。而蘇俄能夠力拒強敵，也就因爲蘇俄曾有三個五年計劃的工業建設。此

所以日本人一向希望「日本工業，中國農業，」希特勒也曾主張「法國農業化」，都想借工業的力量亡人國家。而事實上今之強國，如英美德蘇，無一不是工業國家，無一不是工業較發達的國家。而工業欠發達的國家如越南印度，則無一不是工業國家的殖民地。總而言之，沒有工業，就不會有現代國防。一個國家而無國防，這當然無法可以立國，無法可以成爲一個獨立平等的國家。

四　工業可以提高農林漁牧礦業的價値

一國國民的經濟方式有三：曰農、曰工、曰商。關於商的部份，容後再說。現在先說農與工。廣義的農，又可分爲農林，漁牧。工業原料，都出於此。如果就這一點即工業原料的來源而言，那末，礦業亦可歸入此類。要是沒有農林漁牧礦業供給原料，我們就不能有工業。沒有棉花，無從紡紗，紗廠就得關門。沒有鐵砂，無從煉鐵，鐵廠就得歇業。原料供給豐富，工業才可發達。這似乎農林漁牧礦業，比工業來得重要。其然豈其然乎？農林漁牧礦業雖然供給各種原料，但其效用有限，必經加工，而後「身價百倍」。舉個例子。比如鎢砂。這祇是一種礦業原料。雖爲中國的特產，但在中國沒有用處，運到美國以後，加以精鍊，而成鎢鋼，那就妙用無窮。再如桐油，這祇是一種林產原料。雖爲中國的特產，但在中國沒有很大的用處，鋪路不及柏油，點燈不及菜油，可是運到美國以後，加工製造，居然變成了寶貴的油漆。前者就說工業可化無用的原料爲有用，後者是說工業可使原料的效用增加到出人意表。總而言之，工業可以提高農林漁牧礦業的價値，則屬毫無疑義。

五　農林漁牧礦業現已淪爲工業的附庸

在產業革命以前的人力時代，也許可說農林漁牧礦業是主，工業是從。前者的地位是在後者之上。當時的農民爲什麼要植棉？爲的是自用。當時的牧人爲什麼要飼畜？爲的是自食。必在食用有餘，而始將其多餘的物產，自行加工，或出賣爲工業原料。不過我們得記住一點，當時之所謂工業，是手工業，不是機械工業。在產業革命以後的機械時代，情形大不相同。是工業爲主，農林漁牧礦業爲從。今日農民植棉，固非爲自用，而牧人飼畜，也非爲自食。爲什麼？爲供給工業以原料。現在也可舉個例子。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發生以後，美國對於生絲的需要減少，當時江浙一帶，許許多多的桑園因此改植稻麥。如果美國的經濟繁榮，生絲的需要殷切，則滄海也可變成桑田，去麥植桑，更無問題。再如鎢砂，工業上有需要，自然有人會深入叢山，探測礦苗。工業上沒有需要，則已開採的礦場，都會停止開採。這到底是工業支配農林漁牧礦業呢？還是農林漁牧礦業支配工業呢？事實告訴我們，農林漁牧礦業，現已淪爲工業的附庸，而隨工業的盛衰而盛衰了。

六　工業是農林漁牧礦業進步的基礎

農林漁牧礦業不但是工業的附庸，而其本身還是靠了工業才得發展。現在大家高唱農業機械化，沒有工業，機械從何而來？退一步說。即使仍用人力耕種，要使瘠土變成沃壤，還得要有肥田粉。而這肥田粉，就是化學工業的產物。再如林業，以鋸木機械代替刀斧斫伐，以森林鐵道代替人力運輸，木材始能有大量而迅速的出產。再如漁業，誰都知道，今天去遠海捕魚，如果採用新式漁具與汽船，則不獨便利，而且有利。至於捕鯨，幾乎非有機械莫辦。再如牧業，今天已經不是遊牧時代，趕着牛羊到處跑，目前牧場的各種設備，幾非借助工業，不能達到目的。末如礦業，不獨採礦需要機械，就是探礦也非有新式的機械不爲功。農林漁牧礦業的發展，其有恃乎工業，由上所述，顯然可見。更有進者，即就這五種產業本身的改良與進步而言，也脫離不了工業。舉個淺近的例子。沒有機械工業製成顯微鏡，最起碼的生物實驗都無法進行。遑論其他。所以我說工業是農林漁牧礦業進步的基礎。沒有工業，農林漁牧礦業就不易進步，甚而至於無法進

步。

七　農林漁牧礦業的前進有限工業的前途無窮

雖說有了工業，農林漁牧礦業就可進步，但亦畢竟「有限」。因為這五種實業都受自然的影響太大，不是利用自然，就是掠奪自然，所以工業對於它們的援助不能「盡如人意」。農業改良的結果，即使羅蔔大如人，畢竟還是蘿蔔。即使米粒大如珠，畢竟不是珍珠。雖然科學的園藝家可用人工方法變更菊花的品種，但菊花還是菊花。林業即使進步，「樹木還得十年」，無法速成為一年半載。漁業即使進步，在重慶仍舊捉不到黃魚。牧業改良的結果，縱有千里良駒，總不能使之騰空入海。礦業即使進步，總無法點石成金。但是工業就不然。木可製紙，絲可人造。紙張雖然是用木漿製成，但木與紙畢竟是兩種東西。目前的人造絲，也許不及天然絲，工業進步到這田地，也就可觀。過去傳聞義大利已經有人發明可以蛆蟲製造汽油，並可以其渣滓製造布匹。這一傳聞，近於奇談。目前我們或可信其必無，至於今後，那就難說。因為百年以前，誰能相信有機可飛？且飛而能投彈？更誰相信十里以外可以攝影？歐亞兩洲可以通話？所以我說農林漁牧礦業的前途有限，工業的前途無窮。

八　工業發達國際貿易始能取得有利的地位

現在再說到工業與商業。個人的意見，不論工業與商業，都是歷史的產物。所不同者，工業將隨歷史的進展而發揚光大。商業必隨歷史的進展而式微消滅。這種根本問題，如果不談，那末商業與工業，實在很少有比擬的餘地。勉強說來，商業的任務，祇在便利工業的生產。那就是原料品的購買與製造品的出賣。不過講到原料品與製造品，我們又可聯想到供給原料品的農林漁牧礦業。一個工業不發達的國家與一個工業發達的國家通商，前者祇有一面供給後者以原料品，同時並為後者推銷製造品。例如我們中國，一向是以生絲換洋緞（農），以桐油換油漆（林），以羊毛換嗶嘰（牧），以鐵砂換鋼鐵（礦）。至於漁業，可憐到沒有很多東西可以輸出。可是輸入的漁業製造品如肝油之類，倒是不少。要而言之，中國自從鴉片戰爭以後，海禁大開，就在這種不等價的對外貿易之下，逐漸使農村破產，民生凋敝。所以中國是各工業國家的次殖民地。更所以一個現代國家，要在貿易上取得有利的地位，勢非發展工業不為功。

九　工業發達財政金融始能運用自如

現在講到金融與財政。金融是經濟的動脈。財政是國家的命脈。金融的流轉貴乎迅速而確實。這就合了工業的口胃。因為農業資金的流轉，確實而欠迅速。商業資金的流轉，迅速而欠確實。祇有工業資金的流轉，則迅速與確實，兩者俱備。此所以一個國家的金融，太偏於農業，病在過於固定。太偏於商業，病在過於流動。都不是好現象。祇有工業金融發達，才算是正，才得其中。而其實呢？現代的金融組織，根本就是工業社會的產物。至於財政，古人「量入為出」，今人「量出為入」。前者因在農業社會，收入不一定，支出無把握，政治就偏於消極。後者因在工業社會，收入有把握，支出可一定，政治就偏於積極。講到收入，來源有二：一為租稅，一為公債。租稅的原則，必求確實、公平、便利、省費。凡此四者，都是工業勝過農業與商業。如果租稅的來源，農業多於工業，這表示國民經濟的落後。商業多於工業，這表示國民經濟的浮動。至於公債的募集，也有兩個起碼的條件：迅速、正確。不迅速則緩不濟急；欠正確則難以將事。夠得上這兩條件的，則非工業莫屬。總而言之，工業可使國民經濟集中，集中是迅速與正確的前提。至於有人以為工業社會太集中，經不起敵人的當頭一棒，不如農業社會分散而能持久；前者猶如高等動物的人類，後者猶如下等動物的蚯蚓。人類可以一擊而死，蚯蚓不因分身而亡。試問我們願意做人？還是願意做蚯蚓？

一〇　沒有工業不能統一國家

前面說起，如果沒有工業，無法可以立國。這是就對外關係而言。至就對內關係而論，如果沒有工業，無法可以統一。此所以在實業革命以前，世界各國都行封建制度；實業革命以後，民主政治，取而代之。近代的中央集權制，完全是機械工業的產物。因為一個中央政府要統一全國，必須有統一全國的工具。這工具，就是比較發達的工業。假定在一普通的農林漁牧礦業國家，中央能夠掌握到工業，就可利用工業的力量，而使之一統。假定在一普通的工業國家，中央能夠掌握到重工業，就可利用重工業的力量，而使之一統。這理由很簡單。第一因為工業可以支配農林漁牧礦諸生產事業，使全國經濟形成一體。第二因為工業可以發展郵電水陸空諸交通事業，使全國土地打成一片。第三因為工業就是武力。一個兵工廠在握，就可武裝人民。一個飛機廠在握，就不怕武裝的人民。為什麼現代的平民再不能揭竿起事？為什麼配備精良的軍隊敵不過飛機的轟炸？又為什麼幾條路線可以統治全面？更為什麼幾個據點可以控制線與面？這些原因，都值得我們長思。總而言之，一個國家的真正統一，非有工業不可，上述幾點理由，還僅為其「犖犖大者」而已。

一一 工業可以克服自然養成人類的自信

譬如講說，農林漁牧礦業不是利用自然，就是掠奪自然。所以生活在這些社會（主要是廣義的農業社會，因為採礦多用機械，故礦近於工）的人類，常受自然的影響，並聽自然的支配。中國人重命運，信風水，都是農業社會的反映。甚而至於中醫中藥，也是如此。因在這一社會，天既有不測風雲，人就有旦夕禍福。舉一簡單的例子。天公下了幾天雨，農民辛苦經營的作物就被漂掉，祖宗艱難締造的廬舍就可蕩然。人類既然沒有方法防範天公下雨，那祇有「盡人事聽天命，」甚而至於「怨天尤人」。但在工業社會，情形就不相同。人類不但可以利用天文，儀器，預測風雨。且可利用工業技術，築堤防水。並可進而利用水流，發動電力。因此，人類就有了自信。相信科學可以「克服自然」。工業可以「巧奪天工」。至於中醫中藥，也可附帶一言。在受自然支配的社會，論醫理當然不出於五行。論藥物，當然大多是本草。一定到了工業社會，我們才有解剖學。我們才有注射劑。西醫是工業的代表，中醫是農業的代表。這是一個顯著的對照。所以前者重在克服自然，後者重在適應自然。病人發熱，中醫每命病人以紗裹頭，西醫每囑病人以冰覆額，不知道是否就是這一道理？

一二 工業是科學之母並可改造社會風氣

末了，再講到社會風氣與科學。過去中國人對於數字向不注意，馬馬虎虎，祇求「大約」，「差不多」。重人情輕法律。一盤散沙，漫無組織。行動緩慢，思想保守。同鄉同宗的觀念重於國家民族。現在大家看到這些缺點。主張訓練。主張組織。要人民守秩序，尚紀律。要人民為民族盡孝，為國家盡忠。要人民養成迅速正確的精神，要人民養成積極的朝氣。這不能不算是一個絕大的進步。而這一進步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由農業社會走進工業社會。中國人過去這些缺點，都是生活在農業社會的反映。我們要中國人除去這些缺點，唯一的辦法，是使中國工業化。舉個簡單的例子。農業生產用不到計算幾時幾刻，且亦不能計算幾時幾刻。所以生長在這社會的人，走路就用不到迅速，赴約也用不到正確。可是工業生產就不同。機械的轉動，不會差一分一秒。「失之毫釐，差之千里。」「算錯了一點點就出大亂子。」所以生活在這一社會的人，自然而然就養成了迅速的習慣，養成了正確的精神。總而言之，我們要改進中國的社會風氣，非由建設工業着手不可。這些話說來很長，真可寫本書。現在就此「帶住」。此處還想附帶一言的，就是學術。我們在大學裏讀書，在大學裏教書。並在大學裏做各種研究工作。我們的工具，何一而非工業的產物？沒有工業，慢說物理化學無法實驗，就是圖書，都無法產生。在此意義上，工業正是科學之母。

三二，六，二四於建陽。

我們需要科學底宣傳呢，還是科學底普及呢？

汪敬熙

我們在科學的研究上固然是落後，而一般人的科學知識更是趕不上歐美的先進國家。大學畢業從事商業的人可以說，同一公司出品而且同一式樣的卡車，四個汽缸的反而比八個汽缸的力量大，因為「四個汽缸的力量集中些」！中學畢業生到無線電臺去，不認得無線電收發機，卻東張西望的找臺在那兒。大學和中學畢業生已是如此，小學畢業生和未曾入過小學的人之科學知識更是近於零了。

為補救一般人的科學知識之落後，有些人主張應當加緊科學底宣傳。他們以為，加緊科學底宣傳一方面可以增加一般人對於科學的興趣，一方面可以提高一般人的科學程度。他們以蘇聯、美、英為例。蘇聯人民的科學知識原來是很低；政府努力宣傳科學不但提高了一般科學知識的水準，而且引起了人民對於科學研究的興趣。美國一向是利用電影，廣播，報紙和雜誌宣傳科學的。英國在這次全球大戰之中還新出了兩種宣傳科學的月刊：「每月科學新聞」(Monthly Scientific Notices) 和「努力」(Endeavour)。我國自當借宣傳之力，以增加一般人的科學知識。

這一說講起來頗似有理。但一仔細考察，便可看出他是很有些毛病。

在宣傳科學上我國似未曾多利用電影，也只略微利用廣播。但報紙和雜誌卻曾做過很多的宣傳工作。科學的宣傳成了我們的信條之一。報紙總是宣揚科學新聞。就以現在最受讀者歡迎的大公報來說，凡是科學新聞——學會的開會，科學工作人員的消息，科學的發現或發明——都是登載在顯著的地位，並且加上邊線，以引起讀者注意。其他同時各地的大報紙也從不忽略科學新聞。雜誌也都歡迎科學的文章。甚至於專為有閑暇的人們而設的讀物——西風——每期都有不少關於科學的文字。科學畫報成了中學生和許多技工所愛讀的期刊。

這些宣傳——尤其是報紙上的宣傳——很有些應改良的地方。數年前，各大報上，曾經用大字登載某君解決一個二千年來幾何學上解決不了的問題——以圓規和尺子來三等分一個角。其實，數學家早已知道，只用圓規和尺子是不能三等分一個角的。某君如真能做到此事，不但在幾何學上是個驚人的成績，而且在數學的其他部份也引起重大的改革。這種宣傳在外國人眼裏只是我國一般科學知識低落的一個明證。有一次，某大學的一位化學教授說他自己由某種植物油內提出汽油。各報也頗為他宣傳。其實，這位教授已久不做化學工作，而他的興趣在乎填曲寫傳奇。並且他所在的學校也沒有做化學研究之最低的設備。至於抄襲外國已有的成法製成物品而冒稱自己發明，在報紙上宣傳的人更是常見。

以上是隨便舉出的三種例子。第一種例子只是報紙的誤傳。其餘二種就是人們利用報紙的主筆不曉得實情，而去借報紙的力量謀自己的利益。根本上，這三種例子只指出一件事，就是報紙的主筆不知道科學的實情。換句話說，報紙的主筆缺乏科學常識。在今日科學發達迅速的情形之下，沒有人可以說能知道各門學術發達的實在情形。就是能有各門學術的普通常識已經是很難了。美國的報紙大王 Scripps 因為想求科學新聞的確實，遺留了一筆款，去辦科學通訊 (Science Service)。這是經過近二十年的努力，才能有正確而迅速的科學新聞。美國一般的科學常識的水準比我們的高得多，尚須這樣努力。我們的一般的科學常識的水準低得真是可憐。在民國二十六年，一個翻

辦多年的普通科學雜誌還曾經登過一篇文章，證明電學中百年來所公認的簡單電機工程師所常用的一條定律——歐姆定律——是錯的！南方某大學農學院內一位化學教授會用 Kjeldahl 定有機化合物內氮量的方法，去求醬油內所含的氮量。他由一種醬油取了四個試料去分析。四個分析的結果，全不相同。他不去考察實驗是否有誤，便說 Kjeldahl 的方法完全不可靠，並且寫成論文發表在那農學院所刊行的學報上！在這種情形之下，報紙的宣傳只能給讀者一些不可靠的知識；並且使一些自私的人們得機會藉報紙的宣傳增高自己的名譽和收入。更可憐的是普通讀者毫無方法去定報紙的科學消息究竟是不是可靠。

說到這裏，我們可想到宣傳和科學是根本不相容的。科學的目的是在認識事實和發現事實間的關係。科學的判斷完全以觀察或實驗所得的事實爲根據，尤其是注重實驗所得的事實。宣傳呢？宣傳的目的完全在使被宣傳的人相信宣傳人的話。至於宣傳人的話是否有事實的根據，便不是宣傳之所問的。宣傳所注重的完全在宣傳的技術。宣傳技術的根本原則是美國以前的騙人聖手，爲戲名家 Barnum，和現在掀起全球大戰的魁首，流氓政治大家，希特勒所發現了。Barnum 總設法使自己的名字常見於報紙。他不管報紙是恭維，或是譏罵。他以爲報上時時有他的名字，使一般人知道他，總是對他有利的。據希特勒的意見，無論什麼謊話，只要一個人以深信的態度，宏大的聲音，時常反覆的說，總有許多人相信。總而言之，無論是一個名字，或是一個理論，只要不間斷的反覆的宣傳，總可得到許多的信徒。這種技術只是使人盲從，而不是增加人的知識。這種技術對於自私的人們是怎樣的有用！我國許多的「科學名家」不曾做過多少工作，而所做的工作本不高明；然而借着宣傳之力成了國內科學的權威。所以學科學的人總覺得科學知識用不着宣傳：宣傳技術用在科學上只是減損了科學的價值。一個學科學的人若是用宣傳技術去宣佈他工作的結果，就因這種行爲而立刻不是科學家了。

我們所須要的不是科學底宣傳，而是科學底普及。蘇聯利用電影，廣播，講演，廉價的通俗科學書籍，是求普及科學知識，而不是宣傳科學。美國的「科學通訊」是求科學的普及。英國以前的「發現」(Discovery)雜誌，現在的「每月科學新聞」和「努力」月刊都是爲求科學的普及而辦的。我國如果想提高一般科學知識的水準，也是須從普及科學知識入手。

抗戰期內，日寇包圍我國，外國製造品不能輸入，許多工業因而發達。並且抗戰勝利之後，我國也必走上發達工業之路。工業日見發達，機械的使用日見增加，一般科學知識的水準自然隨而高昇。但這是一個很慢的過程。技工使用機器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們雖是日日使用一種機器，但他們的大多數是不明白這機器所根據的學理。我們必須有意的普及科學知識，不能任其自然的。有意的普及科學知識方能快快的提高一般的科學程度。

我們談談普及科學知識的各種方法。電影，廣播和通俗科學講演當然是可用來使一般人得到正確的科學知識。電影現時似乎不必自製，可以利用外國的。如果有時我們自己有新的發現，當然不妨自製電影，攝取得到這發現的步驟。廣播就須請我們現在所有各種科學的專家擔任。至於通俗講演，似乎可利用大學和高中的教員之一部份，及大學的高年級學生，在假期中，按着先預備好的大綱，帶了表演的器具，到各處去講。辦理如果得法，這種講演可以推至鄉村。我們也須用廉價的通俗科學書籍，求科學知識的普及。不過這種書籍的編製必須精良。我們固然可以利用外國的好的通俗書籍，翻譯出來，爲一般人讀。但是用我國本土材料的通俗書籍就須我們自著了。這種書必須請我們國內最好的科學家寫。有些人以爲通俗書籍可以隨便寫的。這是個大錯。普通人在基本知識上的錯誤是極難糾正的。並且英國也有句俗語：「一知半解，是危險的事。」越是通俗的書，越須寫得小心。外國通俗書籍的翻譯也須請好手做，而且須請有負責任的人詳細去搜。通俗科學雜誌，我們缺之一種爲大學及高中學生看的比科學畫報

更專門些的期刊。每期有幾篇文章，用比較普通的言語，敘述現在各門科學中正在研究的問題之已得的結果和還待解決的問題；供給一些指出歷史背景的科學消息；並且附有一些各種科學論文的提要。現時我們報紙對於普及科學所能盡的力，在於供給正確的科學消息。外國的正確的科學消息之來源可求之於美國科學通訊所出的「科學新聞通信」(Science News Letters) 和英國的「每月科學新聞」。對於本國的科學新聞，報紙和通信社似乎應當比以前慎重。凡是有人自稱在某門科學中有發現或發明時，接到這消息的報紙或通信社似乎必須問過當地的這一門科學的專家——靠得住而肯負責任的專家——然後再發表。

上一段內所說各種普及科學知識的辦法其實只是枝葉的方法。普及科學的根本辦法在於辦好初級教育中的科學教學。初級教育中尤以中學的科學教學爲重要。我們中學的科學課程教的實在是不好。中學的科學教科書所用的材料都嫌太舊；並且多數是忽略了基本知識，而注重許多瑣碎之枝節。我國的教育家最喜歡增加學校的設備——圖書和儀器。在中學也是如此。許多中學，有設備，然而沒有能用設備的教員。近十年來，中學的教員多是來自大學。大學理學院的畢業生多不甘願終身任中學教員。即使有以中學教學爲終身職業之人因待遇的菲薄，不能儲蓄，往往愁怎樣可以維持老年的生活。抗戰以後，生活程度日日高漲，中學教師的收入無以支持生活。然而同時中學的數量反而加多。中學的教員更不能不降格以求。所以現時的中學絕不能使學生得到確實的科學知識。補救的方法似乎在下述四點。第一、中學的科學教科書必須改編；而此種教科書必須請每門的專家中對於科學有興趣的人去寫。第二、提高中學教員的程度。現在教部爲提高中學教員的程度而設立師範學院。這種師範學院表面上是模仿法國有名的 École Normale，而其實是「沒有成功」。因爲法國的 École Normale 注重基本的研究，而我們的師範學院只注意教學。我們如果想提高中學教員的程度，須辦成一二個眞正法國式的師範學院，或培養幾個大學的研究風氣。第三、增加中學教員的待遇。並且我們須設法使中學教員中有材能的可以得上進的機會；而其願終身在中學教學的能在老年得養老年金。第四、中學的科學功課與勞作功課應有密切的連繫。物理學和數學如能用在金木工製造上，化學如能用在礦產或農產品的加工製造上，生物學如能用在耕種畜牧上，中學生由此不但可以得到確切的科學知識，並且也可以知道怎樣活用科學知識！

抗戰期間更爲需要之天文工作

陳遵嬀

——希政府設立編曆局——

天文臺之工作約可分爲研究與服務二種。其完全屬於研究方面者，因係純粹科學之研究，對於抗戰，目前雖無何直接之貢獻，但或間接，或將來有莫大之貢獻，亦未可知。其屬於服務性質者，如授時與編曆是也。斯二者在平時原已爲科學上不可或缺之工作，遠[illegible]戰發生以後，斯種工作，遂更形需要焉。

蓋國人習慣，凡事莫不避煩就簡，無論如何需要之物，凡可直接取諸外人者，莫不依賴他人，而不自爲之。例如抗戰之前，需要正確之時刻者，可接收外國天文臺之授時信號；需要測量航海用之曆書者，僅費國幣數元，即可購得外國曆書。固勿庸自費數十萬金之設備費與勞百餘人之心力者。自世界大戰發生以後，外國授時之天文臺或

已停止工作，或因電力不足，無法收聽；外國曆書，或因出版較遲，郵寄困難，不能寄到；或縱寄到，亦失時效。於是遂有自行授時自行編曆之需要。今姑就斯二者分述於後。

一　授時

於茲所謂授時者，非指普通廣播電臺之播時，乃指天文臺之授時。蓋前者僅供一般民衆之用，其精確程度至分爲止已足矣。而後者則供學術上之用，其精度甚至須達百分之一秒者。

此種工作所需之設備，可分三部，一爲測時，二爲守時，三爲授時。測時部分之儀器，普通爲子午儀及其附屬儀器如記時儀等，以供每晚觀測恆星通過子午圈時刻之用。守時儀器爲精細構造之天文鐘，並須特別構造之室以儲存之，使其不受溫度變化之影響。授時儀器則爲無綫電發報機。

抗戰以前，國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曾有授時計劃，研究院評議會亦曾通過撥款供此工作之用。結果未能實現。軍令部陸地測量總局戰前曾在南京授時，以供該局各測量隊收時之用。目前若舉辦此種工作，似乎合天文研究所與陸地測量總局現有儀器，或可成功。

惟此種工作，雖有儀器，尚需特別建築之房屋，需費仍不少。現徐家匯及馬尼剌等天文臺之授時，雖已停止，外國仍有若干天文臺繼續授時，吾人或仍可暫時利用，一方面再努力自行觀測，自行授時，冀其早日實現。

二　編曆

曆者所以定時節而合氣候也。我國自黃帝命容成調曆，唐堯命羲和置閏法以後，代有增修，降及有清融合中西，法乃大備。而其製書以利民用者僅時憲書與七政經緯時憲書而已。民國以後，教育部頒布曆書，國民政府成立後，天文研究所編製國民曆，由教育內政二部頒布之。於茲所謂編曆者，非指此種民用曆之編製，乃指天文年曆或航海曆書而言。

天文年曆或航海通書，不獨重在授時，更用以校核天行，考推星象，以及測地航海等等。內載日月行星之每日經度緯度赤經赤緯，恆星之赤經赤緯，日月食，月掩星等之豫報，並附各種觀測所需要之成表。

現今世界最通用之此類曆書，當推英美德法所出版者。即如法之"Connaissance des Temps,"始於一六七九年，由巴黎經度局出版。英之"Nautical Almanacs"，始於一七六七年，格林尼治海軍大學之編曆局出版。德之"Berliner Yahrbuch"，始於一七七六年，由柏林天文計算局出版。美之"The American Ephemeris and Nautical Almanac"，始於一八五五年，由華盛頓海軍天文臺出版。他如西班牙之"Almanage Nautice"，意大利之"Annuario Astronomi di Tarino"，以及其他天文臺出版之天文歲書，雖出書時代先後不同，其所以明數造術度量乾坤，體用原無二致。

日本亦有是類曆書出版，惟規模較小耳。例如東京天文臺編纂之曆，內載東京每日太陽赤緯，日月出沒及南中時刻，潮汐時刻，日本各地日出日沒時刻，及方位，朔望兩弦，日南中高度，節氣，日月食等。復載關於氣象之種種統計。同時又編小版之略曆。日本海軍水路部獨自發行航海曆，載航海必要之曆表。京都花山天文臺亦有天文年鑑出版。

至於我國，有清以前，是類曆書，向付闕如；逮民國成立，前教育部中央觀象臺始有觀象歲書出版，終因經濟困難，僅出民國四年及六年二冊。國民政府建都南京以後，天文研究所亦有天文年曆之作，自民國十九年起，年出一冊，至二十一年止，亦告停版。嗣後中國天文學會因會員需要者多，遂請國立編譯館出版，自民國二十七年起至民國三十年止，共出四冊，由商務印書館印售。民國三十一年曆書雖已付梓，因香港淪陷，未能出版。

近年外國曆書，無法寄到，國內天文臺，測量局以及大學校工學

院等機關函詢天文研究所請求代為購買或借用者甚多。而天文研究所亦感缺乏，例如一九四三年僅到美國曆書一册；幸有此一册，故能代各機關抄錄其所需要之部分。至於一九四四年如何，現尚不能卜知焉。

國人有見及此，紛紛提議自行推算。例如去年天文研究所曾與陸地測量總局商量編著辦法；咸認為此種工作，雖因抗戰期間之需要，始擬自行編算，即在戰後，仍應繼續，以提高我國國際學術之地位。中國天文學會舉行第十八屆年會時，永安貴陽二分會不約而同，均有同樣之提案。嗣後中國天文學會評議會曾經詳細討論，結果認為此種工作，實甚重要，但因過於繁重，決非目前各機關所能負擔，非請政府設立編曆局專司其事不為功。

查我國前此所編之天文年曆，係以外國航海通書為藍本，或選取其數，或施以簡單之推算，改為中原標準時之值，故較為簡單，所需人力物力，亦不甚多。今則不然，外國曆書，根本無法寄到，勢非由根本算起不可。所需人力物力，頗為不貲。

曆書內容大概可分為太陽，太陰，行星，恆星四部分。計算最感繁雜者，莫如太陰部分。就去年各機關函託天文研究所代抄之內容言之，以太陽與恆星為最需要。故吾人應先從此部分，實行推算。

推算計劃應先將成表抄寫數份，以供使用，此項工作，約需時半載。蓋從根本推算所需要之成表，約十餘厚册，現國內備此成表者，僅天文研究所有一全份而已。每一數值，均須二人推算，以期校對無訛。故至少須有成表二份。倘若希望早日推算完竣，早行出版，更須分組擔任推算，則所需成表之份數更多。

推算所需之時間與人力成反比例，即推算人員愈多，所需時間愈少。今設有推算人員五十名，則推算一年曆書，約需時半載。故設目前開始編算，祇能從推算民國三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之曆書始。

以目前生活情形計，每人每月薪津平均按國幣二千元計算，五十人則需十萬元。其他經常開支，如推算所需之表格紙張文具，亦頗不貲，是以每月經費約需十萬元以上。需如斯鉅款之工作，決非現有機關或團體所能擔任。是以天文研究所，陸地測量總局以及中國天文學會，雖有編算之心，而無使其實現之力。況各機關均有其原有一定之工作，焉能以全力兼顧及此？

故欲編算此項曆書，非由政府另設編曆局，專司其事不可。至於該局之隸屬，余以直接屬於教育部或國立中央研究院為宜。蓋外國此項編曆工作，多屬海軍機關，而我國海軍落伍，目前似乎無此需要。故按事實上言之，教育部既有國立編譯館之設，歷年又有國民曆之頒布，故此種工作，可由該部擔任。至於天文研究所，對於推算技術方面，自應負有指導之責，義不容辭，故政府若能另撥專款，由國立中央研究院擔任，亦無不可。

要之，天文年曆為測量機關，天文機關，大學工學院，航海機關所需要，平時固可購用外國所出版者，戰時外國書籍不易購到，勢非自行推算不可。然因工作繁重，需款頗鉅，非目前有關係之機關團體所能兼辦，故希政府另設編曆局，專司其事。想此希望，當荷天文界與測量界同人所贊同也。

改良豆芽菜和改良醃鹹菜

羅登義

豆芽菜和醃鹹菜，是我國民衆主要的兩項食品。牠們透過上中下各級人的膳食，不分春夏秋冬的繼續服務。就其廣大消費看來，在國人所吃的菜蔬中，真算是最平民化而有地位者。故對於民衆營養，關係自為密切。倘能改進其營養效能，實具有相當的重要意義。

改進民衆營養，並非容易的事。第一須經濟可能。第二須簡單易辦。如是方能有濟，不致徒託空言。所以要辦到「價廉物美，費小功宏，」纔算是眞正的改進成功。

一　改良豆芽菜是怎樣？

用發芽豆子作菜吃，這是中國人在膳食學上的一大貢獻。因爲發芽的豆子，和原來的乾豆子相比，就營養價值言之，實有霄壤之別。大凡風乾的豆類種實，如黃豆，綠豆，豌豆之類，中含維生素C極微，一般可以視爲沒有。但是浸水發芽，成爲豆芽菜時，則維生素C生成極豐。據李(Lee, W. Y., et al, 1936)，李(Lee, C. H., et al, 1941)等氏的報告，結果如後：

第一表　豆芽菜中之維生素C（每公分鮮物中所含維生素C之公絲數）

	全體	芽部	子葉
黃豆芽	○·二五一	○·一六一	○·三一八
綠豆芽	○·○八一	—	—
豌豆芽	○·三四一	○·一七一	○·四一四

觀上表，知在三種豆芽菜中，以豌豆芽和黃豆芽的維生素C最多。在各種豆芽中，子葉部分含量特富，約高於芽部者一倍有餘。又據羅氏等(Lo, T. Y. & Wu, C. H., 1942)的報告：乾綠豆中，維生素P含量很少。但用蒸溜水發芽四日，其豆芽中維生素P的含量，較之原來乾豆中者增高約一百倍。

據李氏等(Lee, W. Y., et al, 1936)的研究，在普通室溫中，黃豆發芽至第十一日，維生素C含量達於最高；平均每株含約○·四公絲；大部係在可逆性的氧化狀態(Reversibly oxidized form)。豌豆發芽至第八日，含量達於最高，平均每株含量○·四五公絲。過斯時限，維生素C的含量反而漸減。所以發黃豆芽的時間，以九至十一日最爲適當。豌豆芽則爲六至八日。這是改良的第一點。

一般人發豆芽菜，都是不見日光的。但據李(Lee, W. Y., & Read, 1936)，羅(Lo, T.Y. & Chew, S. M., 1942)等氏的試驗，發黃豆芽每日見光五小時，發綠豆芽每日見光二小時，結果豆芽中維生素C和P的含量，都可約增高一倍。所以日光對於維生素C和P的生成，是具有刺激增進的生理效能。當然，見光時長，豆芽變老。但每日見光半小時，結果並無多大影響的。這是提倡改良的第二點。

羅氏等(Lo, T. Y. & Wu, C.H., 1942)用各種鹽類處理綠豆發芽，溶液濃度在○·○○○·○○五N左右，結果發見豆芽中維生素P的含量不同。就中，用錳鹽液處理的，較純水處理的約高三十%。錮處理的約高二十%。他如鋁、銅、鐵、鋅四者，亦約增高十五%。所以在發豆芽的水中，若加入極少量的錳鹽(每三斤水約加一二三錢)，則發成的豆芽菜，維生素P含量提高二三十%。這是我們提倡改良的第三點。

二　改良醃鹹菜是如何？

我國人最講究醃鹹菜，尤其是四川極其有名。成都一帶的女太太們，眞是鹹菜製造專家。品類之多，味道之妙，令人佩服。關於鹹菜的營養研究，國人也常有報告。龔氏(Kung, L. C., 1939)用新鮮蔬菜四種，計大白菜，小紅蘿蔔，胡蘿蔔，和萵苣梗，照常法作鹽泡鹹菜，結果知用飽和鹽水處理二星期，蔬菜中鈣含量並無變遷。甘氏(Kan, C. H., 1940)照福建土法作鹹菜，加酒糟於食鹽水中。用菜頭，芥菜，胡蘿蔔三者試驗，浸泡二月，結果蔬菜含鈣量仍無變更。

陳氏(Chen, C. Y., et al, 1936 40)作有一類試驗：用鹽醃鹹菜時，加入一些麥麩或米糠，結果麥麩米糠中的維生素 B_1，多被蔬菜所吸收。如是做成之鹹菜，含維生素 B_1 特富。後來他們應用此法做鹽蛋鹹肉等，也有同樣效果。所以我們提倡的改良醃鹹菜，就是做

鹹菜時，加些米糠或麥麩，或加糠麩的水浸液；這樣做成的鹹菜，營養效能就提高很多了。手續簡便，用費不多。有心人其試之。

三十二年四月於湄潭浙大。

南宋小報

臺靜農

中國舊日所謂邸報者，蓋始於唐代，全唐詩話云：「韓翃久家居，一日，夜將半，客扣門急，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翃愕然曰：誤矣。客曰：邸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君名，不從，又請之。」此外孫樵又有讀開元雜報文，是唐代確有邸報矣。戈公振氏中國報學史，因漢代有邸驛以為爾時已有邸報，出於推想，尚待史實之證明。

邸報之內容如何？據開元雜報觀之，不外條報朝廷大事，與夫官吏之授除，唐以後以至明代之邸報，莫不如此；而近世之政府公報，擬諸昔之邸報，實極相似。是邸報出自政府，而所公布者又政府可信之消息也。南宋初，邸報之外，有所謂小報者，其消息得自於探訪，其事實復不盡屬子虛，且係私人經營，迥異乎官報。觀其性質，實近世報章之先導。顧吾國近世報章，直受西洋影響，非承前代小報之緒，雖然，此於吾國報學史上，亦一有趣味之問題。戈氏之中國報學史，雖曾涉及此，特太簡略，今之所述，或足以補戈氏之缺乎。

按小報之始，即淵源於邸報，宋史劉奉世傳：「熙寧三年，初置樞密院。諸房檢驗文字，以太子中允居吏房。先是進奏院每五日具定本報，伏上樞密院，然後傳之四方。而邸吏輒先期報下，或矯作家書以入郵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實封，但以通函謄報，從之。」此在神宗時，已有透露進奏院消息之事實，是必外官賄通邸吏，而邸吏始敢如此。待南宋高宗播遷，遂公然出行，流為小報，時周麟之奏劄：「小報者，出於進奏院，蓋邸吏輩為之也；比年事有疑似，中外不知，邸吏必競以小紙書之，飛報遠近，謂之小報。」（周麟之海陵集卷四。麟之為紹興十五年進士，奏劄年不可考，當屬高宗朝無疑。）又光宗朝，臣僚言：「恭惟國朝置進奏院於京師，而諸路州郡亦各有進奏吏，凡朝廷已行之命令，已定之差除，皆以達於四方，謂之邸報，所從久矣。而比來有司防禁不嚴，遂有命令未行，差除未定，即時謄播，謂之小報。」（宋會要一百六十六冊，刑法二下。）是小報消息大抵為邸報尚未發表者，其來源為進奏院，其採訪者即邸吏也。

雖然，小報消息亦不盡同於邸報，若周麟之奏劄：「如曰某人被召，某人罷去，某人遷除，往往以虛為實，以無為有，朝士聞之，則曰已有小報矣。州郡聞得之，則曰小報到矣，他日驗之，或然或不然。」（見前引）此小報消息之疑似者也。又光宗朝臣僚言：「近年有所謂小報者，或是朝廷未報之事，或是官員陳乞未曾施行之事。」（宋會要刑法二下）如慶元黨禁記蔡元定以佐朱熹為妖，遂道州編管，時熹處「有以小報來言者，熹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詞色更為和平，翌日諸生乃知有指揮鄰州縣捕蔡元定甚急。」此小報消息之可信者也。「至有撰造命令，妄傳事端，朝廷之差除，臺諫百官之章奏，以無為有，傳播於外。」（宋會要刑法二下，仍為光宗朝臣僚言。）又淳熙十五年詔：「近聞不逞之徒，撰造無根之語，名曰小報，傳播中外，駭惑聽聞。」（宋會要刑法二下）此小報消息之純屬虛妄者也。

北宋邸吏之郵傳私遞進奏院消息，固為南宋小報之導源，然其浸

盛之原因，蓋有自然之條件。紹興五年十一月六日宰執進呈監察御史田如鼇論：「幾事不密如衆人所料，嘗推求其故，皆緣入吏不能識所致，」上曰：此緣呂頤浩不知大體，雖貿物人，亦縱之入政事堂，每每漏泄。趙鼎曰：前此中書省樞密院置皇城內，如在天上，何由探知？自渡江屋宇淺隘，人跡錯雜，自然不密。上命申嚴法禁。」（宋會要刑法二下）觀趙鼎所言，政府播遷，樞府草創，實爲小報消息來源主要之原因。於是「使臣及閤門院子，專以探報此等事爲生，或得於省院之漏泄，或得於街市之剽聞，又或意見之撰造，日書一紙，以出局之後，省部寺監知雜司及進奏官，悉皆傳授，坐獲不貲之利，以先得者爲功，以一傳十，十以傳百，以至遍達於州郡監司。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報爲先，而以朝報爲常，眞僞亦不復辨也。」（宋會要刑法二下）先是小報消息，單屬進奏院之漏泄，邸吏之傳遞，至此變本加厲，使臣及閤門院子與夫省部寺監知雜司及進奏官，皆相率忘其職守，以此等事爲生，而中樞省院，一變爲此輩漁利之藪，此固當時官吏之穢濁，亦見小報消息網之周密矣。

然朝廷對此，亦曾屢加禁止。初，紹興五年「上命申嚴法禁」，「又詔應漏泄邊機事務，並行軍法，賞錢一千貫，許人告，仍令上書省出榜。」（宋會要刑法二）此在南宋初，偏安之局，尚未奠定，故恐小報暢行，漏泄邊機，影響大計，遂責以軍法，懸以重賞，以示嚴禁。迨周麟之奏劄，以爲小報消息，「使其然耶，則事涉不密；其不然耶，則何以取信？此於害治，雖若甚微，其實不可不察。臣愚欲望陛下深詔有司，嚴立罪賞，痛行禁止，使朝廷命令，可得而聞，不可得而測；可得而信，不可得而詐，則國體尊而民聽一。」（見前引）此朝臣以小報有傷國體而請禁止者也。至孝宗朝「臣僚言：近日每遇批旨差除，朝殿未退，事已傳播，甚者諸處進奏官將朝廷機事，公然傳寫騰執，欲乞嚴行禁止。詔三省檢坐條法，出榜曉喩。」（宋會要刑法二）又「淳熙十五年正月二十日詔：……今後除進奏院合行關報已施行事外，如有以此之人，當重決配，其所受小報官吏取旨施行，令臨安府常切覺察，御史臺彈劾。」（宋會要刑法二）又十六年「閏五月二十日詔：今後有私撰小報唱說事端，許人告首，賞錢三百貫文，犯人編管五百里。」（宋會要刑法二）以是知孝宗朝，小報風行，官府爲之凜懼，門下中書尚書三省之檢坐條法，御史臺之彈劾，臨安府之覺察，區區小報，乃震動中樞如此，其與近代報章性質雖不同，而其以報章形式動搖人心則同一軌轍也。又光宗紹熙四年「十月四日，臣僚言：……倘事干國體，或涉邊防，妄有流傳，爲害非細。應中外有司，嚴行約束，應妄傳小報，許人告首，根究得實，斷罪進賞，務在必行。」（宋會要刑法二）此光宗朝又有以「事干國體，或涉邊防」爲言而請嚴申禁令者也。顧高宗初年至此時已五十餘載，朝廷之嚴令，臣僚之章奏，似均未能阻止小報之推行者，固由爾時士夫有此小報之需要，亦由互傳消息坐獲不貲之官吏迄未廓清也。故降至寧宗朝慶元黨禍起，蔡元定編管道州，晦庵不因省劄至，乃先於小報知之；是時小報，其尙干禁例，抑或任其自然流行，山居無從多得書，不能詳爲考訂矣。

三十二年，六月，於白沙白蒼山莊。

水經注若水繩水孫水辨

—附諸葛武侯渡瀘考—

朱偰

自來吾國地理之學，詳於水而略於山；而自來言水道者，亦莫不祖禹貢而宗水經。顧水經一書，頗有疏謬，酈註亦多舛誤，於西南水

道爲尤甚。蓋水經一書，大抵爲三國時人作（據戴震說）；（註二）而酈道元又生於北魏，未嘗經歷西南邊徼，其謬誤之所以發生，蓋有由來也。余於民國三十年夏，奉使西征，涉沫若二水，窮孫水之源，考繩水之流，覺水經酈註，疏謬頗多。今日地理之學大明，凡水道之淵源流變，莫不詳細紀載，本已無須再有所考證。顧若水爲西南大水，在周代卽已著稱；而究相當於今日何水，則自來聚訟紛紜，莫衷一是：有以爲卽金沙江者，有以爲卽打冲河者；更有以繩水當金沙江，而以若水當打冲河，孫水當安寧河者。抑若水、繩水、孫水，於古有三瀘之稱，與諸葛武侯五月渡瀘，更可互相發明。因於辨三水之外，更連帶一考諸葛渡瀘之瀘水。玆先引水經及註，然後論各家異同，最後再以一己之結論殿焉。

一　水經及注中之若水繩水孫水

水經條文中，僅見若水；注中始有繩水孫水之名，玆先錄經文如左：

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也。南過越嶲邛縣西，直南至會無縣，淹水東南流注之。又東北至犍爲朱提縣西，爲瀘江水。又東北至僰道縣入于江。

其所謂若水，蓋指今日雅龍江及金沙江下游（自雅龍江入金沙江起至金沙江入長江止）一段，蓋不知若水之外，更有繩水也。

水經註言之較詳，其說曰：

山海經曰：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又云：灰野之山有樹焉，青葉赤華，厥名若木，生崑崙山西，附西極也。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木有十華，其光照下地。故屈原離騷天問曰：『羲和未陽，若華何光』是也。然若木之生，非一所也，黑水之間，厥木所植，水出其下，故水受其稱也。

此言若水得名之由來，無可疑義，注又云：

若水沿流，間關蜀土。若水東南流，鮮水注之，一名州江。大度水出徼外至旄牛道，南流入於若水。又逕越嶲大莋縣入繩。

繩水出徼外。山海經曰：巴遂之山，繩水出焉。東南流分爲二水：其一水枝流東出廣柔縣，東注於江；其一水南逕旄牛道，至大莋與若水合，自下亦通謂之爲繩水矣。

上引二段，第一段明言『若水東南流，鮮水注之，』今日西康東部有鮮水河，至雅江之北，入雅龍江，可證若水卽雅龍江；又云：『又逕越嶲大莋縣入繩，』按古越嶲郡治西昌，大莋當在鹽源會理一帶，此又可證若水爲雅龍江。第二段所謂繩水，則係指金沙江，惟於繩水之源，未能詳察，而『東南流分爲二水』，說尤荒誕，惟一則曰『其一水南逕旄牛道，至大莋與若水合，自下亦通謂之爲繩水矣。』能明繩若二水主從之分，已較水經爲進步矣。

至於孫水，注中言之較詳，其說曰：

又有孫水，出臺高縣。（疏：卽臺登縣也。按卽今冕寧縣。）孫水一名白沙江，南流逕邛都縣。（疏：司馬相如定西南夷，橋孫水，卽是水也。）又南至會無入若水。

漢書地理志『越嶲郡臺登縣』則，亦曰『孫水南至會無入若，行七百五十里。』故孫水之爲安寧河，當無問題矣。

總而言之，水經及注，對於西南水道，未能明如指掌，故酈註結論云：『若水至僰道，又謂之馬湖江，繩水，瀘水，孫水，淹水，大渡水，隨決入而納通稱，是以諸書錄記，羣水或言入若，又言注繩，亦咸言至僰道入江，正是異水沿注，通爲一津，更無別川可以當之。』然各水雖通爲一津，其各別源流，不可不分，而遂混爲一談也。玆根據水經及注，列表如左：

鮮水（今鮮水河）
大度水
孫水（今安寧河）
——若水（今雅龍江）
淹水（今會通河？）
——繩水—馬湖江—瀘江水（今金沙江）

二　各說異同

水經及注疏既明，茲當進一步列論各說異同，而附帶加以批評。

關於若水，凡有二說：

(1)以若水爲金沙江者。近人章太炎先生主之，其言曰：(註二)

若水近代皆以打冲河充之，疑未足當。依漢地理志則金沙江稱繩水；然繩水名始於漢，若水則周時已爲大名。太史司馬相如傳：『西至沬若水』；張揖曰：『若水出旄牛徼外，至僰道入江。』是即以若水爲金沙江。

(2)以若水爲雅龍江，即俗名打冲河者。齊氏『水道提綱』主之，其說曰：

若水古瀘水，即雅龍江，俗名打冲河，源出西番裏塘城西北九百里之匝巴顏喀喇山。

以余觀之，以第二說較爲近似，何則？地理之知識當以後代較前代爲廣，金沙江與雅龍江，並爲長江上游二大源流，亦且爲西南徼外二大河流，而金沙江更在雅龍江之外，偏於西南，則周代之所稱若水，當先指較近中國之雅龍江。洎乎漢代，國威遠伸，於是若水之外，更知有繩水，則始指金沙江矣。此其一。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司馬長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沬若水，南至牂牁爲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以沬水與若水並舉，而曰西至沬若水。按沬水今大渡河，若水則雅龍江，皆在正西；若指金沙江，則自雲南鶴慶以迄四川宜賓，皆自西南向東北流，當言『西南至沬若水』而非『西至沬若水』矣。此其二。胡氏『禹貢錐指』，引地理志山海經：有若水南逕邛都縣西，又南逕會無(按即今會理)與孫水合，又南逕大莋入繩；繩亦合若而北，入大江。蓋亦以若水當雅龍江，孫水當安寧河，繩水當金沙江也。惟其以若水指雅龍江，故曰『逕邛都縣西』，若指金沙江，則遠在邛都之南，其相去不可以道里計矣。此其三。

關於繩水，亦有二說：

(1)以繩水附於若水，甚或混繩若爲一談者。見上引水經注；水經注既不察繩水之源，而附諸若水；於是西昌縣舊志，遂混繩若爲一而不加分別矣。

(2)以繩水爲金沙江者，齊氏水道提綱主之，其說曰：

繩水古麗水，亦曰犂牛河，俗名金沙江，又名木魯烏蘇，岷江最上源也。出西藏衞地之巴薩通拉木山東麓，山形高大，類乳牛，即古犂石也。

按若水下游，本入於繩水(即雅龍江於會理西南入於金沙江)，以繩水爲若水之下游，原無不可。惟若竟混二水爲一，則殊有未當，蓋繩水源遠流長，實爲長江正源，非若水可得而兼稱也。

至於孫水，則爭論較少，一致以安寧河指之。齊氏『水道提綱』：孫水名長河，亦曰白沙江。地理志臺登縣有孫水，南至會無入若。元和志臺登縣有長江水，本名孫水，源出西北胡琅山。四川省志河在冕寧縣，源出架州窩下。漢司馬相如橋孫水以通邛都，即此也。其水東流至(西昌)縣北，合蘇州小河；至城南二里，合南河；又南至梳妝臺，合呷瓜河；西南入會理州迷易所，始與打冲河合。(註三)以上所引各書，皆明指孫水即今日之安寧河也。余嘗親歷其源，出冕寧縣北之菩薩崗，清澈見底。至於今日所謂孫水，源出甘相營，至瀘沽入於安寧河，水色深紅，則僅係安寧河之一支流，而非古代所謂孫水矣。(註四)

三　辨正

故以今日之眼光論之，若水當指雅龍江，繩水當指金沙江，孫水當指安寧河。雖孫水下游，入於若水，若水下游，亦入於繩水，如薛氏所謂『此三江爲衆水沿注，通爲一津』；然而源流各別，未可混爲一談也。茲分述三水之源流如左：

(1)若水　即雅龍江，源出青海巴顏喀喇山之陽。至石渠縣，入

西康省境，東南流逕甘孜，瞻化二縣，至雅江之北，鮮水河合瑪楚河對楚河之水來會。又南經九龍縣之西，西裹塘河自西來會；復折而北，至冕寧縣西境，又折而南，至會理之西，安寧河自北來會；再南入金沙江。

張鵬鳳氏嘗著『若水繩水孫水辨』（註五）其說與余暗合，其言若水一則曰『若水左源爲椎母都必拉，右源爲託母楚必拉，合流而南，爲雅龍江。又東南而孫水來合，復折西南流，經爲喇裸渠南，始與金沙江會。』

（2）繩水　卽金沙江，源出青海巴顏喀喇山之陽與唐古拉山之陰，北源曰楚瑪爾河，南源曰穆魯烏蘇河，二水合流，曰通天河。東南流經玉樹，入西康省境。南流經鄧柯，白玉，武成，巴安，德榮等縣，入雲南省境。又南流至石鼓，爲地理學上有名之『雙奪灣』，大江於有史以前，蓋嘗由此南流，經劍川『風口』，以奪瀾滄江之流；今則逗折而北，作大迴環，更南經麗江，鶴慶，折而東流，至永仁之東，會理之西，會雅龍江，復折而南，又折東北流，至宜賓入於長江，而爲大江之正源。

張鵬鳳之若水繩水孫水辨，亦與余說暗合。其說繩水一則曰：『繩水北源東北流三百餘里（按蓋指楚瑪爾河）；西北一源最遠，出勒斜爾烏蘭達蘇阿林山，爲喀七烏蘭木倫水（按卽穆魯烏蘇河之上游），曲折東南流凡千里，當以此爲正源。南源出拜都嶺，爲拜都河（按爲穆魯烏蘇河南支），亦曲折南流三百里（南流當爲北流之誤）。三水合流勢始盛，至壘爾格巴，冲楮河注之。又經巴塘至勺朱，又經裏塘界，鄉城色隆達河注之。又東南至巴塘子淵勒，流逕中甸，入雲南塔城關；至麗江，受聖暨河。南過鶴慶，受樣共河；東南受枯木河。東過賓川，受程海。又東受祿溪。又東受一抱江。又東北，過苴卻營北，受大羅河。東會打冲爲三江渡。』

（3）孫水　卽安寧河，源出冕寧縣北菩薩崗之南麓，至瀘沽會瀘沽河（今日仍稱孫水）。至西昌縣南，海河自東來會。又南過德昌之鳳凰橋，有若馬河自西南北流來會。又南至錦川橋，蘆葦河自會理夷門南來注之。再南入會理境，向西傾斜南流，至三堆子，入雅龍江，再南併入於金沙江。

以上爲三水源流大概。雖然，此皆以今日地理之眼光考其相當於今日何水也，若在古代，則未必知之者是之審。蓋古人皆以岷江爲長江正源，不知岷江之外，更有雅龍江，雅龍江之外，更有金沙江爲長江正源也。其所以然者，詳於近而略於遠，故岷江先著，若水次之（水經時代之若水，實兼指雅龍江及會理以下宜賓以上之金沙江一段），繩水最後始見著稱。然三水源流各別，未可混爲一談，故爲辨正如上。

四　諸葛武侯渡瀘考

諸葛武侯『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其所渡之瀘，固爲何水乎？是不可不加以考證。綜前人所論，凡分三說，分述如左：

（1）瀘水卽大渡河說　此說類多根據傳聞，並無確證，如榮經縣志云：『縣境西有大渡河，其上流爲瀘水；』近人游記中，亦往往以訛傳訛，謂武侯渡瀘爲大渡河矣。（註七）

（2）瀘水卽若水說　方輿記要云：『瀘水，其原曰若水，下流曰瀘水，入金沙江。』水經注云：『若水東北至朱提縣爲瀘江水，又東北至僰道縣，入於江。』後漢書西南夷列傳章懷太子注：『瀘水一名若水，出旄牛徼外，經朱提至僰道入江，在今巂州南。』齊氏水道提綱云：『若水古瀘水，卽雅龍江，俗名打冲河，源出西番裏塘城西北九百里之匝巴顏喀喇山。』以上俱以若水爲瀘水，然若水範圍，古人並不一致，有單指雅龍江者（如方輿紀要及水道提綱），有兼包括與雅龍江合流以後之金沙江者（如水經注及後漢書西南夷列傳章懷太子注）。以諸葛武侯南征渡瀘而論，所渡當係今之金沙江，而非雅龍江也。

（3）瀘水卽金沙江說　清一統志云：『瀘水在朱提界，武侯渡

瀘，在其地也』按朱提在今四川宜賓縣南，是指金沙江爲瀘水也。揮麈錄云：『孔明五月瀘渡，即金沙江，在會理州北。』後漢書章懷太子注，言之更詳，並稱『瀘水特有瘴氣，三月四月經之必死，五月以後行者得無害，故諸葛亮表云，五月渡瀘，言其艱苦也。』

以上三說，第一說本無確證，不能成立，第二說第三說，雖一指若水，一指金沙江，然古人對於若水之界說不一，若併以金沙江自會理至宜賓一段包含在內，則二說可以貫通。唐書謂吐蕃嘗處三瀘，張鳴鳳以爲三瀘即指若水繩水孫水；元和郡國志謂『嶲州西至東瀘水二百里，南至瀘渡四百五十里；』所謂東瀘水，即指雅龍江，蓋在金沙江之東北，故別之爲東。特既有東瀘水，當必有西瀘水（意指金沙江）或北瀘水（意指安寧河），特未見其名耳。瀘渡當在雅龍江金沙江二水合流之下。然則武侯所渡之瀘，蓋爲金沙江而非雅龍江明矣。

吾友王紹曾君，嘗作『諸葛武侯南征始末』，（註八）亦斷定武侯渡瀘，係渡金沙江，其地應在今會理之三磊子，即雅龍江金沙江二水合流之下，蓋即元和志所稱『瀘渡』，與余所見略同。蓋武侯渡瀘，直趨益州（即今昆明），必由會理渡江，清一統志謂由朱提渡瀘非也。總之瀘水指金沙江，渡瀘之處當在會理西南，即元和志所稱渡瀘，當可斷言也。

三十二年八月八日，重慶。

（註一）說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水經注條。
（註二）見太炎文錄續編卷六『西南屬夷小記』。
（註三）西昌縣新志（三十一年出版）卷十一；張鳴鳳著『若水繩水孫水辨』。
（註四）參閱拙著康昌考察記（大時代書局出版）『樂西公路沿線勝蹟』。
（註五）同註三。
（註六）參閱西昌縣新志卷一地理志。
（註七）見黃炎培著『蜀遊心影』（國訊二二一期）。
（註八）新寧遠第一卷第六、七期。

從上海到重慶

曹雲先

一　前奏

重慶那遙遠的祖國，抗建偉業的中心，大時代的陪都，幾年來只是老在我的腦海裏憧憬着，心底裏企慕着，卻沒有機會能夠早日向西投奔到他那裏去，讓我看看他在這民族存亡關頭所具的精神物質表現。

最後機會終於到臨了，雖則充滿了辛酸的，艱苦的，惶懼的情緒和經過。

三十年的冬天，敵人的砲火又掀起了太平洋上的大波，使季——作者的外子——積年苦鬪的事業，完全摧毀，並且不得不趕緊遠避，以免陷入敵人的羅網，所以就一個人倉卒潛離上海，間關西行，到了重慶，仍本他的初衷，在那裏替國家效力。

我們甜蜜和洽的家庭，少了這重要的一員，精神上便失掉了平衡，空氣也變得沉悶非常了。一年來，我還是和兩個孩子——一個十二歲，一個十歲——留滯在這淪陷的大都會中的一個角落裏，過着平淡的，刻板的生活。可是這到重慶去的念頭，總是在腦海中翻騰不已。不過，事實那有想像那樣簡單。我第一放心不下的年老多病的父親，一旦遠別，不知何時能夠再見；其次是長途跋涉，難關重重；再其次是旅費的浩大和攜帶孩子，行李的煩膩。因此，我雖則抱着充分的熱忱來籌劃，總是難下決心去實現。人就是這樣的矛盾！這樣的懦

怯啊！

拖延復拖延，到後來也不知究竟是內地有令人嚮往的引力，還是敵人步步加緊的壓力，終於使我不願在上海這個魔窟再作一日居。父親這時爲着上海的情形日益惡化，也爲着兒壻在遠方的旅況無聊，便發揮了他偉大的仁慈的愛，不顧爲了他自己，使女兒留在身邊不走，反催女兒有伴就走。於是，事情使迅速決定了，經過一星期的忙亂，行程就此開始。

離別是人生最悲哀的事情，況在這個混亂的年頭，所離別的又是老父親，又是弟妹，又是至親好友。人非木石，誰能無情！

啓行期決定之後，家中人立刻全體動員：這個幫着購物，那個幫着整裝。父親說：「衣裳要多帶」。弟妹說：「食物要多帶」，沒有一個不是關切非常。至親好友聽到我快要出發了，就個個來訪問，並攜有饋送以作紀念。

離家的那天——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寒風蕭瑟，天色陰沉，使我心裏有無限的惆悵。臨行時，父親執手叮嚀，老淚縱橫，弟妹皆嗚咽不已，親友相顧愴然，我呢？更是心煩意亂，語不成聲！這些都是天性的流露，無法抑制的。不料在這一年當中，竟兩度嘗到黯然消魂的滋味，但我終於在珍重聲中，踏上了征途，告別了這許多親愛的顏面。

二　從上海經南京徐州到商邱

自從國軍退出上海之後，我就從未到過南市，閘北，或虹口一步，所以韜埠車站是什麼情況，久已不知道了。以前出門，凡要到有火車可通的地方，眞如跨門限那樣的便當。現在是大不然了。上海有二十幾樣東西，非得大家去死擠，是買不到手的，車票也是其中之一。那車站上的萬頭攢動，都是候車候票的，有等了十幾個鐘頭，忍飢忍渴，在那裏把腿都站酸，甚至幾班車過去，還是買不到票，搭不上車。就算你耐得久，能夠久站，而檢查行李又是一個難關。檢查時，所有旅客應先把行李打開，然後各人排隊站在一邊，故行李並非在本人面前檢查；敵人看見什麼他喜歡的東西，便隨便拿了去，因此，物主所帶滿箱子的東西，就是有半箱子已經不翼而飛，也只好自認晦氣。我們這次共有十七個人同路，以婦孺佔多數，因爲有位導伴代爲照料，又花了點小錢，所以一切尙比較順利。

我們上了車後，都屏聲息氣，不敢說話，亦不願說話，孩子們要說話，亦必設法制止之。車上敵憲兵把我們的隨身帶的東西檢查了一二次，見未帶有他們所謂違禁品，就沒有再來尋煩麻。車箱中均滿了嘻嘻哈哈的敵人，我一路只好向着窗外遠遠望，借大自然來消磨腦中的不自然。江南田野，仍是一片青蔥。可是景物如故，人事已非。

在戰前，我曾在南京住過半年，此次舊地重遊，實在不堪回首。街上日敵的招搖過市，和標語完全襲用日敵的宣傳，都是令人觸目傷心，有無窮的感慨。市中只有夫子廟一帶，熱鬧不減當年。詠唐人：「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之句，不禁欵息不置。可是商女原是可憐蟲，因爲迫於衣食，遂至出賣色相，究不無情有可原之處。至於城內那些漢奸，他們不過想暫時過過昇官發財的癮，竟不惜賣身投靠，成爲民族罪人，眞是無恥之尤的了。我們匆匆渡江，乘津浦鐵路車到徐州。這一段行程，除了檢查的麻煩外，又有兌鈔的麻煩，上海僞鈔只能用到南京，過了江須改用華北僞聯準鈔。

在徐州改趁隴海鐵路車西行。這一段路，因爲距自由區較近，所以敵人的盤查也特緊。我們坐的那輛二等車，一共不過三十多個座位，旅客只有我們這一批人，因此，所有的空座位，概由敵兵坐了去。他們對於我和周小姐似乎特別注意。或者我們外貌上有點現出智識份子的神情也未可知。他們幾次三番的把我們的旅行證要去看了又看，問了又問。旅行證上寫的目的地明明是商邱，他們卻要問我們到那裏去。我們回答是到商邱，他們又要問「是不是到亳州去？」回答說「不是」，還不放心，又用老話來問。嗣後，我們一路索性裝着睡，以免引起他們注意到我們，不過心裏頭不禁怦怦的跳。那是甚肅

諱言的。

火車到了商邱，旅客都不許馬上出站，要站在一邊候檢查。敵憲兵和僞警看了旅行證後，便命各人把隨身箱包自動打開，讓他們過目。有一個敵憲兵在我的小手提箱中翻出了一枝派克自來水筆——這是我離開上海特爲季購的禮物，他拿了左看右看，竟捨不得放手，問我肯不肯賣給他。我說是自己用的，不能出賣。他仍不放手，又問要幾多錢方肯賣。我知道這管筆的命運已注定了；同時站上脚夫又給我一個暗示，我祇好忍痛讓他拿去。這才滿了他的貪欲，所以我的別件東西，都不用查就放過了。周小姐有幾件好一點的東西，在查過之後，到了旅館裏把提箱打開來看看，已經不知去向。眞是明搶暗竊。

我們出火車站後，是住在城外一家名叫振華旅社的小旅館內。我們吃過晚飯不久，就要想睡，突然聽到有幾雙皮鞋脚步聲到了房門前，房門隨被踢開，就有幾個其勢洶洶的敵憲兵出現在我們的眼前。裏面有一個大聲問道：「你們到什麼地方去？」我說：「我們不到什麼地方去，是到這兒來探親。」他又問：「探親爲什麼住在旅館裏？」我說：「因爲天黑路不熟，不得不暫落脚，明天就要去找。」他又問東問西，問了我後，又問周小姐，又指着兩個孩子問是不是我的，我們都鎭靜的回答了他。他又問我上海的情形怎樣，我只得隨便含糊的說了幾句。他瞎問了一大套後，望望我們的行李，沒有再說什麼，便和同來的那些夥伴一齊走了。第二天，一位同行的老太太在城裏找到了熟人，便叫我們趕快搬過去住，我們就搬了過去，此後，就沒有遇到這種「查店」的驚擾。

三　穿過了警戒線

商邱舊名歸德，房屋低矮，街道狹隘，祇因有點小工業，便支撑了這座小小的古城。我們在這裏住了幾天，等到了熟人運貨的便車，就搭着出城，向亳州出發。二地相去不過六七十公里，有三小時便到了。亳州也是一座古城，可是極其寥落。我們到了不多久，便僱了架子車，繞小道，通過所謂「陰陽界」——即雙方沒有駐兵的地點，輕輕的穿過了警戒線。

架子車是一種有雙輪而上面有板可坐人放行李的一種車子。我們這一批旅伴，是大小九人，共僱了十輛車子出發。當天到了一個名十字河的小村落，到時天已快黑，我們找了一家小客店，借着微弱的燈光走進一排草房，就住下了。房間內除了兩張草榻，一盞油燈外，別無他物，甚至門窗皆無。所以寒風吹襲，令人凍得發抖，加之，房後不時有牛馬的叫聲送到耳朵裏來，我和衣躺臥，竟無法安睡。天未大亮就起來，以院內人矢獸糞紛列，汚穢異常，所以等不得喫什麼早餐，隨便吃了兩個鷄蛋，就匆匆上路了。

架子車伕靠着自家一雙臂力，兩條健脚，拉着二三百斤的重量，一天要走七八十里，每頓所吃的只有個粗硬的饅頭，至多沾了點辣椒醬作調味物，鹽是很少吃得到，糖是絕沒有買處，身上着的一件破襖，幾無以蔽體，晚上睡覺就在店門口泥地上一躺，有時和家畜同睡在一塊，過的簡直是牛馬過的生活。然而他們以爲每天能有十幾元一斤的饅頭來飽飽肚子已算不差，那裏說得別的。

在車轔轔的聲中，經過好些地方，到了雙溝集。這是一有兩條深溝的一個村落，車子過溝時，我們都得下來，由兩個人幫同把車子撥過去。村內無磚瓦屋，我宿的那家店，是泥牆草頂，不過倘有窗有門。我們在這裏才第一次看到抗戰的標語，看到游擊隊同志們身上的國旗黨徽。我們兩個孩子一路來，是禁止說話的，到了這裏方解禁，大家也覺得可以深深喘一口氣。孩子們聽到我們告訴他們，說我們已經踏上自由國土了，他們立刻喜歡得跳躍起來，把頭上的絨線帽子拋到半空，嘴裏高呼：「中華民國萬歲」！「中華民國萬歲」！

出了雙溝集，過了兩次河，車子和人都由渡船擺過對岸。上下坡時，人都要下來步行。

四　從界首集到漯灣河

從亳州到界首有一百七十多里，如果急於趕路，兩天也可到；我們因爲要等候落後的同伴，路上稍有停留，所以走了三天。從雙溝集出發，當晚在竈廟村的一家牛棚似的客店裏宿，次日下午到界首集。

界首集，簡稱界首，是皖豫交界處一個市鎮，地方是屬皖省。因爲商旅很多，市面相當熱鬧。有小規模的戲院和遊藝場，也有郵局和電報局。我就在這裏發了一個安電給季。

我們就搬到一家在界首算首屈一指的旅館裏去住。裏面房間相當多，也僱有幾名侍役，住過牛棚草屋的人，到了這裏應該如何滿意了。可是每間房子看起來都是好久沒有打掃過的。我們想要侍役來收拾，喊了好久也喊不來，只得自家動手，把桌上的積垢拭掉，把地上掃掉，才安頓了下來。

界首旅館裏住的旅客很多，大半自淪陷區出來，轉到後方去的，有的因爲候款，有的因爲候車，所以都暫時羈留下來，無法彈動。因爲離開淪陷區時，攜帶僞鈔是有限制，法幣是根本不准帶，所以一到界首，差不多每個人都是囊空如洗。如果事前沒有計劃好，到了這裏而沒有人接濟，那卻非打電請內地親友匯款不可。這樣一來，那就得在這裏等候了，如果等候較久，就是款子匯來了，又以生活日趨高漲，應支出各項又超過原有預算甚多。付了食宿，路費又沒有了，祗好再電請第二批匯款。這樣一再耽誤，不但虛耗時間，且多化不少的冤錢。幸而我們在上海出發前已和那位帶路的籌劃好，所以沒有發生什麼問題。但爲了等候後一批來的同伴和接洽車輛，在界首竟住了四天。

從界首到洛陽有兩條路線：一經許昌，一經漯灣河，均各爲四五百里，坐架子車至少要走七八天。我們一則因爲人和行李都是很多，每天起卸兩次，未免過於麻煩；一則因爲所經俱爲荒鄉，所住不外小客店，承擔的風險，未免過於重大，所以大家商議結果，決定包僱卡車走。這時同伴已增加到三十二人，行李多至一百餘件。一輛卡車決不夠，遂講定了兩輛卡車，代價爲三萬元。

因爲道路的崎嶇，車子是顛簸很利害，沿途塵土也很重，每到下車時，看看各人的面孔，都成了上海點心店裏的爛沙糰了。

從界首乘卡車出發有一天便到了漯灣河，簡稱漯河，在河南郾城南，是平漢鐵路線上的一個大鎮，有馬路電燈，高樓大廈，工商業都相當興盛。我們住在一所朋友的麵粉廠內。廠內住宅是西式樓房，四周花木扶疏。沿路來皆是向荒村野投宿，今到了這裏，好像已入天堂。主人對於遠客招待的殷勤，自不待言。我們在這裏住了一晚，第二天早晨就向西安出發。

五　從漯灣河經洛陽西安到寶雞

車子自漯灣河出發，走了一天，到寶豐，這是漯灣河和洛陽間一個中間站，地方很寥落，客店的簡陋，和我們沿路來所住的並無二致，住了一晚，次晨即向洛陽前進，下午就到了。

洛陽不但爲古時一再建都的地方，且又有古跡很多，不過名勝地點，都在四郊，當此軍事時期，像我們這樣的行色匆匆，當然更是緣慳。洛陽南的龍門山曾一再映到眼簾裏來，卻沒有前去摩挲他在中國雕刻史上很負盛名的石佛像。洛陽城內，街道和建築都相當整齊，但因連年荒歉，和抗戰第二年的黃河大決口，遂使不少無家可歸的難民流落到這裏來。

一月十七日早上，我們趁火車離開洛陽。天空正飄着雪花，北風從窗縫裏吹進來，我們坐在車廂裏都覺得很冷，同時心裏又憂慮下了車後不能改用他種交通工具前進。但同車有人說，雪越大，明春豐收越大，麵粉立刻就會跌價。所以聽到他說了之後，方知這原來是瑞雪，也就盼望多落點兒。

從洛陽出發的第二天到靈寶。雪已停止了，北風仍刮得很冷。車站上擠滿了候車的難民，裏面有一大批是從洛陽來的。在這樣的一個凍天，他們當車開時，是坐在車頂上冒風雪，車停了後，是在人家屋

簷下歸臥，過的都是露天生活，而有車廂可坐，客店可臥的我們，反要叫冷，眞是太不應該了。

黃土區域，因爲缺乏木材，所以有許多人民，就利用黃土的垂直劈開性，在丘阜間鑿成洞穴，即所謂窰洞，以當居處。我們在這裏就看到很多的窰洞。洛陽和以西一帶，在古時本都是很繁盛的地方。「傾國傾城」的楊貴妃，據說就是生在靈寶西的闋鄉。至於這位「天生麗質」的她是不是在窰洞裏出世的，那卻無法考證了。靈寶產棗子豐富，有待售的紅棗滿街。

我們本想在靈寶換「闖關車」——直到潼關的火車——到陝西的華陰。不過同行的人，因爲風陵渡與潼關相距只有十五公里，敵人在那邊不時向南岸發礮，如坐闖關車，未免有點危險，所以決定就在闋底鎮下火車，改坐架子車繞過潼關，到東泉店再趁火車。當晚就小客店住一宿，次晨乘架子車沿着潼關背面走；有山嶺五條，翻過時，車子是用牛慢慢拖着，過了山嶺，就沿城脚前進。走了四十里，到東泉店，我們當晚就上火車，天亮時到西安。聞名已久的華山，是在華陰，驪山和華清池是在臨潼，都在那晚所經過的範圍之內，我們只好當作已經夢遊了！

到了這座有雄麗城樓、寬闊道路和堂皇車站的的古都西安，我們的行程便告一個大段落。同行的人多在這裏分手：有的是家在這裏，有的是有人早把車子接洽好，到後就逕往重慶去了，只剩下我們幾個，——周小姐，張小姐姊弟和我母子三人，——宛如失羣之羊，既要覓車，還得候渝匯款。

我們自己和一位熱心的舊友分頭奔走了三天，因爲一行六人，行李又相當多，所以車子遂不易有辦法。雖則此時款子卻已匯來了。因寶雞那邊是個最主要的公路站，我們自己商議結果，就決定乘火車到寶雞去候車。從西安由鐵路西行，經咸陽岐山等處就到了寶雞。馬嵬在咸陽西，也是這段路線上的一個站，是楊貴妃埋香之所，美人黃士，不禁感慨系之。玉谿生詩：「冀馬燕犀動地來，自埋紅粉自成灰，君王若道能傾國，玉輦何由過馬嵬。」明皇貴爲天子，竟不能庇護一個弱女子，宜其見譏詩人。又：「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聞虎旅鳴宵柝，無復雞人報曉籌。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亦語極親切。

不料到了寶雞，爲接洽車子竟住了兩個星期，早知如此，又悔沒有在西安多住幾天，以便訪訪古蹟。在寶鷄的親友替我們花了不少氣力奔走，終因正趕上舊曆年關，司機先生必得在他的外寓裏吃團圓飯後，方肯出發。我們只好在寶鷄的旅舍中過了一個無聊的舊曆年。

最後我們聽到某銀行有兩輛卡車要開往成都，由朋友接洽成議：大人票價是每人一千六百五十元，小孩半票；行李要運費，我那大小八件行李是付了八千餘元。

六　從寶鷄到成都

三十二年二月十四日的早晨，天尙沒有大亮，我們就離旅館，到某銀行門口候上車。裝好了行李後，主事者就叫大家上車。

不過人是上去了，問題還待解決。這一行是一共四十多個人，每輛都是坐二十二人。除了自己的同伴外，全是陌生面孔，彼此不相招呼，忙着爭佔地盤，伸張勢力，車子還沒有開，只聽到這個嚷，那個喊。不是「我的腿無法伸了」，就是「我擠得無處可讓了」。不是「當心我的熱水瓶」，就是「別踏破我的箱子」。總之，不問嚷什麼，喊什麼，都離不了這中心的「我」字，這才是十足的「自我主義」的表現。結果誰都得不到安適，正在無可奈何的當中，幸虧有位富於旅行經驗和熱心公益的鄭先生出來主持，就把問題輕輕解決了。他說：

「請大家別要吵！別要鬧！這次是有好幾天的路程，大家應有同舟共濟的精神，方可安然到成都。我想，舒服要大家一同舒服，要就

要大家一同遷就。總要誰不叫誰佔便宜，誰不叫誰吃虧才好。」

大家聽了他這幾句話說得很有道理，就不約而同的說：我們公推鄭先生做總司令，來主持車子上的安排的辦法。鄭先生知道是義不容辭的，答應了之後，馬上發命令，叫大家起來，把座位和行李重行布置，經過了一番調整，大家坐了下來後，果然覺得好多了。可見公衆事情，只要有人肯領頭，大家肯合作，沒有辦不好的！以後各人在路上，不但沒有因爲地盤問題發生爭執，而且彼此互相說笑，成爲好朋友了。

到了六點鐘，車循西南公路向南出發，渡渭水不久，便地勢漸高。這路線是踰終南山的褒斜谷而過。褒斜谷一名石牛道，在歷史上很是著名，以前凡遇危崖絕壑不易興築道路的部分，就植木柱於谷底或插木樑於崖間，上鋪木板以通行旅，有棧道，閣道，連雲棧等名。史記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即此。褒城縣志：「閣道二千七十五間，統名曰連雲棧；」與程記：「陝西棧道長四百二十里，自鳳縣東北草涼驛，爲入棧道之始，南至褒城之開山驛，路始平，爲出棧道之始。」所稱「長四百二十里」，當指全路線的長度言，不是當道路用的木頭架子一共有這樣長。

現在公路的運輸能力，當然比從前的「道路」要大得不知多少倍。惟因地形關係，公路在坡度大之處，是採用螺旋式，車子須螺旋上下，在傍山之處，往往一面是懸崖，一面是深淵，所以司機的本領如何高明，隨時有粉身碎骨的危險。沿途見山巔積雪皚皚，岡巒呈種種形狀，令人目不暇給。過廟臺子留侯廟，車未停，當晚宿褒城。

第二天，渡漢水不久又入山地，天忽下着濛濛細雨。本想趕到廣元，無奈雨越下越大，泥深路滑，無法前進，到神宣驛便停下來了。這裏已經是四川省境，有一條街道，兩三家破敗不堪的客店。我們所住的一家不知以前是什麼闊人房子。那古老大廳的門窗上所塗的漆，早已剝落，但雕刻卻很精細。房間陰森潮濕，沒有床榻，我們只好買了些乾草鋪地而臥。次晨倒是雨霽天晴，但路上還是很滑，司機不肯冒險開車，所以旅客只得又在稻草上再躺一晚。

到了第四天，我們又向南前進，中經廣元，劍閣，綿陽等處到了成都。在劍閣北望，見遠處有高峯森列，宛如一座大筆架，據稱是甘肅白馬關的七十二峯。廣元是位於嘉陵江畔，綿陽位於沱江畔。離開了綿陽，我們就離開丘陵，入於平原了。

到了成都，此身又重入繁華境界。我們一路經過的較大城市，皆是熙攘如平時。而成都更是一番昇平氣象。我們停留了一天，走馬看花似的，到幾條大街上路一巡禮，便和這座「天府之國」的第一大城告別了。

七　到了目的地

從成都出發，公路多在平原上穿行，所以很爲平坦；一直快要到重慶附近的青木關，方有點起伏。沿途菜花正黃，香風撲鼻；麥苗油然，青綠悅目。四川平原間，瀰望多爲田畝，有溝渠，樹林，農舍的點綴；丘陵間不但長有樹木或竹叢，且往往自山麓而上達峯巔，也多有耕種。——顯是個得天獨厚，物產豐盛的區域。車行一天半，以二月二十二日正午到了重慶。這就是幾年來，只在我腦海裏憧憬着，心底裏企慕着的那遙遠的祖國，抗建偉業的中心，大時代的陪都。

到達時，季與何，盧，張幾位至友，早已在車站相候。一年離別的積悃，兩個月征途的勞頓，都在這相見歡笑之際，消失盡了。

西約三十哩的海中，除了波戈斯洛夫火山島外，倘有格魯文格（Grewingk）火山島，皆自海中升起，一在一七九六年，一在一八八六年。在一九〇六年與一九〇七年，此二火山島間有二所火山錐前後自海中升起。一九〇七年九月一日，此二火山島，皆因發生一種爆炸性的爆發，幾全部被剷平。——譯者）

阿圖島位於美屬諸島嶼的西端，距堪察加的彼得帕洛夫斯克港(Petropavlovsk)只有五百哩。味圖·白令氏（Vituo Bering）自奉到了彼得大帝最後的命令，說：「探查堪察加和美洲間究竟有沒有什麼大陸或島嶼，因爲世人對於這事是茫無所知的；」便和他的勇敢夥伴於一七四一年從這個堪察加的海港出發了。白令氏和他的許多船員，冒了生命的危險，卒將阿留申羣島和阿拉斯加的海岸線在地圖上列出。白令氏是丹麥人，生於日德蘭（Jutland）的賀爾森斯(Horsens)地方，歷尋諸涉墾，這時已有六十歲了，還帶了兩艘小船，一名聖彼得號（St. Peter）一名聖保祿號（St. Paul），這涉極危險的海面，竟以壞血疾死於從隊長羣島（Komandorsky Is.）中的某島的歸航中。白令氏這次的發現，是賦性堅忍，不憚艱辛的人們所成就的偉績之一，也就是舉世傳誦的探險史詩(Epics of Exploration)之一。隊長羣島一名，即用以紀念這位忠勇人物的。不過我們要曉得，阿圖島卻是一直到下次年（一七四二年），方爲白令氏的俄國副官齊列科夫(Alexei Chirikov) 所發現。齊氏於上年秋間回至彼得帕洛夫斯克；到了翌春，又出發去尋他這位失蹤的隊長。

阿留申羣島在今日戰略上的地位，是比在其他方面重要得多了。因爲這個羣島至少握有美國，坎拿大，俄國和日本四國後門的鎖鑰，而中國，尤其爲東三省，亦未嘗不可列於這個地域的鄰邦之一。這些鄰邦都是門對大洋，而屋後的公地，幾乎是同在白令海之冰天雪地的海岸。美國已故密執爾將軍（William Mitchell）說：「據有了阿拉斯加的國家，便可據有全世界。」日本人因爲時常由附近的千島羣島乘私自捕魚的小船潛來阿留申羣島，故對於這個羣島所具的知識，或者反比美國人來得充分些，優越些。日本人深知道這個區域在戰略上的重要，所以在一九四二年六月間，便派了軍隊在阿圖、吉斯加(Kiska)等島登陸了。這些島嶼，除了「大霧將軍」(General Fog)而外，別無防禦工程；可是這位大霧將軍卻爲在羣島上作戰有決定性的要素。荷蘭港以西諸島的海港，以吉斯加海港的形勢最好。吉斯加島距日本千島羣島最北的幌筵島尚不足千哩，故在日本這個秘密根據地的轟炸範圍之內。吉斯加島是對西伯利亞的軍事最好的立腳點，自不用說。在吉斯加營有空軍根據地即是以控制阿拉斯加的三處新根據地：即荷蘭港，科地阿克（Kodiak）（在荷蘭港東六三〇哩），栢特加（Sitka）（在科地阿克南六三〇哩）的防務；而現從坎拿大的厄德蒙頓(Edmonton) 加速興築以充阿拉斯加新供應線的大道（按：即阿坎大道 Alcan Highway 長逾二千哩，業於本年初完成。——譯者）之內陸終點范朋克斯（Fairbanks），亦是受這個島嶼的支配。有人稱謂這條路線是極北的「滇緬路」，也許形成俄國的，甚至中國的，一條極重要的生命線。

這大概是世人少有知道的，荷蘭港是位於美日間最短路線的中央，他在距離上，是距東京反比距珍珠港近五百多哩；可是在數年前，他只有小碼頭一處，石油池幾口，海軍無線電台一座而已。自一九四〇年以來，這恩那拉斯加灣所在的阿摩克那克（Amuknak）小島，已爲美國軍專當局接收，並撥有鉅款經營，使他成爲海空二軍在阿拉斯加的最重要根據地之一。恩那拉斯加灣畔崎有一座高二千呎的山岳，海岸警備船員叫作葩麗呵山(Ballyhoo)。

恩那拉斯加的零落村舍間有一個牌子，說這個地方是和蘇格蘭的格拉斯哥(Glasgow) 所處的緯度相同。可是阿拉斯加導遊錄以阿留申羣島的氣候，和蘇格蘭並無出入，卻未免有點委屈了蘇格蘭。因爲荷蘭港在一年中有濕天多到二百五十天，其餘的日子除了十一天外，皆是多霧。大概因爲我是在蘇格蘭的脫威德(Tweed)以北一個地方出世的，所以並不因爲這樣，就望而卻步。大英博物院對於我替他採集植

物，既然表示歡迎，所以我就於一九三六年五月間，便負了這種的調查使命，向這羣島出發了。是年七月間，我經西華德(Seward)和科地阿克島而到了恩那拉斯加島，並擇定村中一座闃無一人的孤兒院充大本營。這孤兒院叫作晳茜莉家 (Jessie Lee Home)，是美國婦家傳道會(Women's Home Mission)所設立的，意在使一百多個小土著能在這裏享受良好教育，現在他們搬到氣候較和暖的阿拉斯加本陸的西華德地方去了。阿留申羣島中有許多島嶼，皆是荒無人烟的。阿留特人種快要歸於澌滅了。恩那拉斯加還要算有土著最多的島嶼；在一九三六年，約有二百五十人。阿留特人是一種和伊士企摩人 (Eskimos)多少相近的人民，而不屬於世界其他人類。當俄人最初發現了這些島嶼時，阿留特人約有二萬五千。後以疾病薦臻，到了今日遂減到不滿一千了。十八十九兩世紀間，俄國貿易家以這羣島中產有名貴的膃肭獸裘，尤其為喀德鄰女皇 (Empress Catherine) 和她的宮廷女嬪所珍視的海獺裘，遂對於這不幸的土著誅求無厭，橫加虐待。後西伯利亞俄國官廳又將這俄屬美洲地方，改歸由沙皇授以大權的一種特權公司經營，禁止俄國私人在那裏自由貿易。但從一七七〇年直至一八六七年把阿留申羣島連同阿拉斯加售與美國為止（按：隊長羣島在阿圖島西北二五〇哩，在地理上和地質上，亦應視為阿留申羣島的一部分，因距西伯利亞過近，故俄政府遂未將其一併出售。——譯者），這俄人統治的全部時期，實為一部斑爛血史，人獸同罹禍難史。在後來的好多年中，島民在新主人統治下的處境，也沒有多大的改善。新主人在最初的時候，幾全然沒有把目光注射到他們身上去。一直等到本世紀初，美國方覺得她對於住在世界這部分地方的人民所應負的責任。現這些島嶼中的公民，已成了國家的守衛者，受有國民教育，和醫藥攝衛。當俄國貿易家到了這些島嶼之後，俄國傳教師也接踵而來。因此，基督教義便移植到世界這個角落裏來，使希臘正教，菱端十字架，蒜式鐘樓，以及華美的聖韓 (Ikonstasis)，遂都在這有狂濤澎湃的彈丸地方出現。在恩那拉斯加，翁摩那克 (Umnak)，阿特加 (Atka)，和阿圖四個還有居民的島上，仍有這類的聖殿 (Sanctuary) 可睹。那正位於國際日期線(the date line)以外的亞摩齊特加 (Amchitka) 小島上，亦有一座小禮拜堂，保存尚完好，雖則除了狐狸和私自捕魚的日本人外，已經沒有借宿的了。

我因為要替大英博物院採集若干種亞洲植物，而這些植物又為阿留申羣島中的別的島嶼上所無，所以遂決意遠到極西的那座阿圖島上去旅行。但當我向恩那拉斯加出發時，就覺得事情有點尷尬。到了荷蘭港之後，我纔知道，除了沿海岸警備船濟瀾號 (Coastguard Cutter Ohelan) 外，是無法前去的，而濟瀾號於每年八月間因駛往阿圖島去視察，因為需時頗久，所以常不載旅客，尤其為女人。但我因曾力向華盛頓官廳請求，幸獲許可，故得充這一隊忠勇水兵中的一個臨時份子，即美國海岸警備船員之一。這艘很美麗的白色小汽船，於八月中旬的一個早晨，開出荷蘭港，全船人員為九十八人，加了一個我，共九十九人。濟瀾號向西遠征，在本年中已非第一次，在兩週前，就載過美國著名人類學家郝爾德利加博士 (Dr. Ales Hrdlicka) 了。這位博士為了替斯密孫博物院 (The Smithsonian Museum) 在四山列島 (Four Mountains) 中的某島上發掘古代阿留特人的村址，便在一個洞穴裏獲得了許多極有趣益的阿留特人的本乃伊。阿留特人和埃及人相同，是用香料保存屍體的；他們把屍體塗了香料之後，用草蓆或獸皮把屍體裹好，放在偏僻洞穴中的難覓的凹處。拿別的種族來比較，阿留特人的骸骨和頭骨是有其特異之處的。亞蘭，梅先生 (Alan May) 是郝博士的助手之一，他這次所得的一具頭骨，據稱是美洲所發現的頭骨中之最大的有正常發展的頭骨。在濟瀾號馳往阿圖島的前幾天，郝博士在荷蘭港的一所從事工作的小屋裏舉行茶話會，我也是到會的一個。那天我簡直是坐在木乃伊上啜茗，自家尚不知道。因為這位科學家的桌子，是合一塊板和兩隻桶而成，而桶裏所裝的就是這些「參加盛典的骷髏」！郝博士把這次的非常收穫，裝了六十八隻鯖魚桶，在本港待運。本港在改為海軍根據地之前，原以鯖魚業發達

著名。一九一七年，有一位蘇格蘭人受聘來本港，把蘇格蘭醃鯖魚的法子傳授土著。因此，所有裝木乃伊的桶上，皆是標有「蘇格蘭醃法」(Scotch Cured) 的字標。後來謠傳這一批裝木乃伊的桶當運時，曾因和眞正裝鯖魚的桶放在一塊而混錯。如果眞有此事，那末，美國在那一季裏嗜食鯖魚者所進的早餐中，一定是肯要比平時來得多呢！

濟瀾號的西巡，規定爲三週，到了阿特加，阿摩齊特加，吉斯加，和阿圖等島皆要停泊，在有幾個島，是停泊不久，便匆匆啓碇；從吉斯加島的三天，減到阿圖島的數小時不等。吉斯加島因爲港灣優越，便成了海軍「保留海岸」(reserved shore)，除了美國海軍的船隻外，外國人與一切的船隻，皆不得駛入的。阿圖島的停泊處名奇察戈夫(Chichagof)，因爲沒有陸地遮掩，所以風浪是險惡。我在阿圖島採集的標本，後卒運回英國，使贈給大英博物院約達千種的植物名單中，添加了很有趣味的幾種，有大家所欣羨的半打亞洲植物，就是來自阿圖島。船長因爲船在阿圖島停泊不久，就要啓碇，所以惠然借給我一個船員幫同採集花草。一個植物學家的生活，在海岸警備船員看起來，無疑的是人世最平淡的生活。在一九三六年，海岸警備船員的主要職務，是探測阿圖島附近諸海的未記入海圖內的水深。某次晚上，濟瀾號的航海家用繩錘 (fathometer) 或回音器 (echo sounder) 把阿圖島或隊長群島間的一座重要新礁記入海圖之內。這淺灘是在水面下四十七尋之處，但離開不遠，遽深達三四千尋。蓋阿留申海壕 (Aleutian Trough) 是海中最深的坑之一。

我們在阿圖島上的時間是非常短促。那伴着我們來的一年中最好的天氣，當我們剛要靠這個島時，忽遽消逝，以致所乘的那艘船，遂無法停泊，在沿岸岩石外顚簸上下者，歷二天之久。到了第三天，即八月三十日星期六，風浪方漸平靜，我方能到這個偏僻的島上略一遊覽。不料在短短的六年中，這個島的名字，竟成爲世界新聞的標題！

阿圖島有居民三十七人，那位船員使我都能和這幾天的，純良的阿留特種族的才還有一種認識。島上筋強力壯的土著首領賀典科夫 (Mike Hodiakoff) 是個膚色暗黑的明敏青年，穿了海岸警備兵所拋棄的上衣，海軍褲和航海靴 (sea boot) 到海邊上來迎接我們，旋即披上了一件繡花的祭服，在小禮堂裏舉行祈禱，因爲阿圖島是沒有長住的牧師的。有一所學堂，建築倘好，卻是沒有教員。那時島上只有十一個兒童；我聽到說，美國教育當局對於一個有了十二個學生的地方，纔遣派一位長住的教員去的。阿圖島上最有趣味的人物，當推這位首領的老姑母梅綺 (Maggie Prokopoff) 了。海岸警備船員叫她「貞石」(Rock of Ages)，因爲年復一年，她的芳容總是沒有改變的。據說，她曾經嫁過一個俄國高級軍官；今在這個島上要推爲最優雅的舞女，最高明的織筐婦。（按：梅綺如在這群島於一八六七年售與美國時的年齡爲十六歲，則至一九三六年本文著者來訪時，當爲八十五歲。——譯者。）

阿圖島的土著嗜菸若命。我因爲忙於採集植物，等到工作完畢，下了山方去探問梅綺。秉格曼醫生 (Dr. Bingman) 是濟瀾號船上的人員，每年要到這裏來視察衛生事宜的，也是一群登陸者當中的一個；我遂託他先把一宗香煙帶贈她。但當我和梅綺話別時，她向我討香煙，說秉醫生分送香煙時，不知怎的把她遺漏了。在開船之前，我就派人拿了好幾盒香煙送到岸上去。當日落時，阿圖島的山色，就從蔚藍變爲暗淡，我正靠在船邊欄杆上注視着；回頭看見秉醫生站在旁邊，我就問他：「我託你送給梅綺的香煙，你都送給那個了？」他回答說：「什麼，當然已經送給她了，你不是叫我送給她？」

狡猾的貞石！外貌看來倒很老實！可是像她這樣一個人物，在這種戰爭的世界裏，總是不能少的。傳聞她後來又在恩那蔴斯加重溫她的酒肉，電影院，跳舞廳等的舊夢了。但到了一九四二年六月間，日本人的佔據阿圖島，就同毒蛇進了伊田樂園 (Eden)。這些可憐人們的命運是怎樣，歷史還沒有對我們說起。

在回到荷蘭港的途中，我們在吉斯加那有陸地環抱的港中停留了

三次。濟瀾號船在那裏拆換羅盤，船長作「遇險離船」(abandon ship)的練習，而女賓（這是船員放在餐桌上用以規定座位的一張卡片上，對於我的名字之客氣寫法）則在這座小島的不毛火山頂上從事探查。吉斯加是個長約三十五哩，闊約六七哩，而又崎嶇荒涼的小島，在一九三六年時，除狐狸和海鷹外，別無居民，詎知現在竟與阿圖島大露其頭角。我當日曾爬到高山頂上俯瞰那停泊在港內的濟瀾號船，就像水面上浮着一片小樹葉。想不到沒有多久，美國潛水艇竟在那波平浪靜的港內，把兩艘日本驅逐艦擊沉，又使另一艘日本驅逐艦燃燒甚烈。從前有跟着俄國貿易家剛到「國際日期線」近旁的各灰色小島上來傳教的一位糊塗傳教師，他在一個星期六的晚上宣稱準備星期日講道；到了第二天，人家告訴他這是星期一，他就驚慌得不知所措。一九四二年美國獨立節的那一天，吉斯加島上日本人竟遭到了美國水兵的這樣嚴重的打擊，我想他們的狼狽情形，當不亞於那位糊塗傳教師。

三十二年三月十五日

本文原名 Aleutian Islands，載英國 Contemporary Review, Sep. 1942。

論語文現象與社會關係

——並請教陳望道先生——

許傑

陳望道先生的論文法現象和社會關係（刊東方雜誌復刊號），大體都是批評我的中國文法革新泛論（載廣東省立文理學院出版文理月刊第四五期合刊）那篇短文的。在大體上，陳先生也同意我的主張，祇不過說我的主張「未免近乎誇張」而已。我對於陳先生的意思，自然也很贊同，但所謂近乎誇張一點，卻也不能不有一個解釋。

文法學所研究的對象，是語文現象；文法學的研究，是要從語文現象中，抽繹出人類所用以發表思想交換思想的語文表現方法，再從語文表現方法中，歸納出語文表現規律來。所以，語文表現規律的探求，就是文法研究的任務。不過，一切的語文現象，都不是憑空產生的，他必定要通過他的社會契約關係，而後才能成立。而且，這一種社會契約關係，當他成立以後，便要成為社會制約關係的。所以，一切的語文表現方法與語文表現規律都是建築在社會契約關係甚至社會制約關係上面的。

因此，文法研究的工作，收集並且記述一切的語文現象，和抽繹並且歸納一切語文表現方法和表現規律，固然是第一步的必要的工作，而說明一切的語文表現方法和語文表現規律之所以形成的原因，以及他與社會契約關係和社會制約關係的關係，卻是一件更加重要的工作。

現代的一切學術研究的發展的動向，都是先從記述的階段走向說明的階段的，對於文法研究，特別是提到國文法革新，主張建立中國文法新體系的學者們，似乎不應該忘記了這一步工作。

固然，企圖用社會契約關係來說明語文現象，語文表現方法，和語文表現規律，現在還是「新探」「初探」一類的工作，還未能和文法學一樣有歷史；但如果認為這一種理論尚不無理由，而且有一部份語文現象，的確可以用社會關係來說明，那末，我們祇好認定他的歷史太短促，過去的勞績太缺乏，須得我們加緊的努力，與加深的探求；卻不可以因為他的歷史太短促，勞績太差，便說是不應該努力或不值得努力的。

而且企圖用社會關係來說明文法現象的工作，固然還未能和文法學一樣有歷史；但文法學本身的歷史也不能說是過於長久。比方說吧，一直到了現在，我們中國，便沒有一部中國文法史，也沒有一部中國文法學史。如果在現在，我們有一部完整的文法史，那末，我想，我們現在所要致力的工作便覺輕便得多了。譬如繫詞『是』字的用法（見王力中國文法學初探附錄），助詞『之乎者也』的出現（見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兌），雖然祇是幾個字或幾個詞的問題，但經過學者一加考究，一加說明，而他的社會關係以及和人類文化發展各階段的關係，卻也不能不使人明確的信任着，而加洋加番加胡等語彙，則不過其中的一小部份而已。望道先生說：「五四以來男女的差別比以前少得多了，而文法的現象卻就在那時出現了他她有別的習慣。」這話初初看來，倒頗像一個反面的證據，但在事實上，又何嘗不是因為女權的抬頭，以及受了外國語文的影響的緣故。這事情離現在不久，我們還能回想得到。如果我的記憶不差，這提出「他」「她」「牠」的規定的，恐怕還是正當望道先生主持民國日報覺悟欄的編政的時候呢，而且，望道先生的大著「文章作法」（？）的後面，還有這一個附錄的吧！至於說到「身稱代語固然都已單複釐然，不相混淆，而名詞卻至今還在『一馬馬也，二馬馬也，』單複無別的境地」的問題，我以為這也不能算是語文現象與社會關係的隔絕的證明。有一次，方光燾先生曾和我談起「們」字的升格問題。他說：「太太『們』，老爺『們』，如今已不成問題的了；小雞『們』，菊花『們』，也已經有人在試用着，而且我也看到過了；到了將來，恐怕石頭『們』，也要出來的吧！」光燾先生的這些話，一半可以說是玩笑，但一半卻也很是認眞。我們曉得，這一個『們』字，說文裏面是沒有的；集韻裏面雖有『們』字，但是讀作去聲，且不作表身稱多數意義解。而如今我們所用的『們』字，在元曲裏出現的時候，還祇是依音借字寫作「每」字，作「我每」「你每」的。直到近代，這『們』字的用法與意義才被確定起來。從今以後，又安知「石頭們，戰馬們」的用法，不會出現呢？總之，語文現象在不斷的演變，語彙也在不斷的生滅，那是毫無問題的。而這種演變及生滅，當然也不會無因的吧！如果到那個時候，我們用集團意識的抬頭以及因近代人類思想軌範的漸趨周密，而影響到單複數的明確的區別等語去說明，想也不能算是勉強吧！

以上所說的，都是關於語彙方面的事。望道先生也說：「大抵最能說明的是語彙，語彙最能顯出各異的要求和關心，最能反映各異的意識和習慣，一有新智識，新事物發生，便能立時顯出變動。」這的確是不錯的話。但望道先生接着卻說：「所謂可以做人類發展上一切創造和進化的一切階段的證據，大體是語彙方面的事，也是屬於語彙的，不是關乎文法的。」這卻未免使人懷疑。根據望道先生的意思，好像語彙是一回事，而文法又是一回事，語彙與文法，好像是兩不相涉似的。但是，文法研究的領域，原來就包括着「句論」和「詞論」兩部份。這一次中國文法革新的討論，固然也曾主張廢棄從詞到句，採取從句到詞的研究，但對於語彙的研究的工作，卻不曾被人否定過。所謂「句本位的研究法」，所謂「詞序決定詞性」，都是沒有放棄了語彙的研究的。最近，我在「讀書通訊」上看見望道先生的「文法的研究」一文，知道望道先生對於文法研究，又有新的見解，第一，他給文法下了一個新的定義，說「文法就是組織字語為辭白的規律」，說「文法的研究就是辭白的組織的研究，也就是字語如何參加組織的研究。」第二，他把字語分析為聲音、形體、意義和功能四種因素，而後承認「功能是語參加一定配置的能力，組織是由功能決定的語和語的配置；組織要受功能限制，功能要到參加組織纔能顯現；」顯恩以「功能中心說」獨樹一見。這些見解雖然也有些近於「表現的科學」，和「詞序決定詞性」的說法相似，但卻也是清新可喜的。

「組織要受功能的限制，功能要到參加組織才顯現，」這是很有意味的，對詞和句的有機的關係的最好的說明。以前所謂白話文的一字傳神的「吃不了」、「吃不得」、「吃不到」、「吃不着」、「吃不夠」、「吃不慣」、「吃不來」、「吃不完」、「吃不起」等例

子，如果用機械的圖解的形式去說明，便不容易得到滿意的結論。但如果從組織與功能的有機的關係上去看，便覺得很有意思了。又如「人是理性的動物」一句，如果僅從機械的圖解入手，那末「人」是主詞，「是」是繫詞，「動物」是補詞，而「理性的」卻祇是附加詞。而附加詞不是句組的必要的成分，是可有可無的，所以，這一句組的必要的骨幹，便成爲「人是動物」。而「人是動物」一句，則非但在邏輯上不夠嚴密，而在意義上也有些近於玩笑了。

望道先生也說，一有新知識，新事物發生，文法也能綴出各異的習慣和意識的水準的變動，但變動較難，對於社會的關係也不及語彙對於社會的關係簡捷分明；這自然是非常確切非常誠懇的說話。但這也祇是說文法現象，特別是語文表現方法和語文表現規律的變動，不及語彙的變動，和社會的關係顯得更形密切而已！而在骨子裏，卻還是不能否認文法現象和社會關係的關係的。

現代的語文，可以說不能截然的和過去的文言文分開的。例如：如下所引的這樣的文句，我們能夠在隨便那一本文言文的書上看到嗎？

「爲理想而奮鬪，理想的奮鬪——是使人類愈加分明自覺到自己的責任的，必不可缺的內在的鬬爭。反之，我們能夠想像到人們的每個步驟中，看見那和人的本能，很顯然地充分的發展着：他們講忍耐，他們不得罪任何人，他們從來不對什麼事負責任，反而想去安慰任何人，要對任何人說必須節欲知足，並且大約還要這樣說的吧，——大家相愛呀，云云，然而，究極來說，這是在尋求那死滅的，引導人類種族的力逐漸趨向追求死滅的，安適的，最孱弱的利己主義者。」

「社會的本能在未熟的理性審判前而往往像煞是非理性的：『虛榮罷了』，理性說：『死了還講什麼光榮呢？死了不是什麼都完了？』理性而且還會附加道：『吃罷，喝罷，作樂罷，』但到了厭倦了這些的時候，理性就什麼也說不出來了——於是人類就爲本身的生活飽滿所吃驚。」（抄引齊明譯實證美學之基礎三十六、七頁）

在這兩段文章中，非但「像煞是」，「所吃驚」等新語彙剛從口語中提鍊出來的，就像「爲理想而奮鬪，理想的奮鬪」這一種語組，可也不是中國過去的文法現象上所會經見過的。至於「並且」，「大約」，「還要」，「這樣」，「說」「的」「罷」，從語彙上說，可並無一個是新奇的，但如今把他們連在一處，我們便覺得這種句法新奇，婉轉，在文言文中無論如何也找不出同類的例子來。再說到全句的句組，這樣細密這樣曲折的句組，這樣爲以前所無的語文現象，除了外來的語文形式的影響，外來思想的影響，以及近代中國人的思想體系更趨嚴密等理由以外，還有什麼理由可以解釋呢？

所以，用社會關係來解釋文法現象，應該不僅局限於語彙，就是句組，也是未能例外的。如今我們還感覺到文法的變異不及語彙的變異能夠更顯明的顯出和社會的關係來，那就祇能怪我們的工作還逗留在「初探」或「新探」的階段裏的緣故。

我以前在「泛論」當中說的「研究語文現象與語文法則的文法學，如果離開了社會關係，如果不從社會制約關係出發，結果是會徒勞無功的」的說話，現在心願接受望道先生的意見，認承有點近乎誇張；但我自己承認近乎誇張的例證，卻與望道先生所指出者不同。我如今的修正是文法研究的記述的階段的勞作，如果當作說明的階段的橋梁論，是並不徒勞的；但如果不肯把眼光移進一步，企圖從社會關係去說明文法現象，而卻終始逗留在記述的階段裏，卻仍舊是徒勞的。這一點意思，未知望道先生以爲對否？

末了，望道先生對我所指出的因誇張而失實的小小的實例，我得有個聲辯。我說：「中國文法革新的氣運，一面是由於抗戰文藝展開以後文藝上提出民族形式的要求，對於語文現象特別加以注意與研究所形成的。至於動詞與形容詞的分別的討論，倒不過是這氣運展開的契機而已。」望道先生說：「寫動詞和形容詞的分別者是我，我記得

寫的時候，並沒有看見誰提出民族形式的要求，以時間論，民族形式的討論是遠在我們開始討論文法革新之後。」對於這一個事實，我心願提供五四時代的白話文運動的實例做參考。五四的發生，是在民國八年，但胡適之的文學改良芻議及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卻是在民六發表的。此其一。二、我們現在講白話運動史，講中國新文學的發展，大家都在五四時代前後的中國社會發展找根據，假定沒有這一種社會的適當的土壤，胡陳他們縱然是天人，也不能創造這一有歷史意義的創時代的運動的。所以，我在「泛論」上，開始就說到氣運，而卻把動詞和形容詞的分別的討論，當作一個「契機」。望道先生寫動詞和形容詞的分別時，固然還沒有誰提出民族形式的要求，但大衆語文學的提創，當更在前一些吧？作輿，望道先生寫那篇文章時，心理上早就在有意無意間受了一種感召，也是說不一定。更何況民族形式的提出在中國語文演進的路上是緊接着大衆語文學大衆化文學的提倡的呢？

論觸景生情

許君遠

文學作品離不開時代性，離不開地域色彩，更離不開季節天時的自然變化。

一般說來，文人是多愁善感，寒來暑往，影響他的心情；朝雲落日，啓發他的幻想。我不是說凡屬佳作全是吟風弄月，不過春宵秋夕，的確能夠勾引文思。

任何一種作品，全不能消滅季節的分野，小說，戲劇，散文，詩詞歌賦都是如此。春日懷人，不期而然地寫出「去年花裏逢君別，今日花開又一年；世事茫茫難自料，春愁黯黯獨成眠。……」（韋應物「寄李儋元錫」）。秋日送別，自能低徊往事地高唱：「鴻雁不堪愁裏聽，雲山況是客中過？關城曙色催寒近，御苑砧聲向晚多。……」（李頎「送魏萬之京」）。

寫小說更不能忽略時間的因素，林黛玉在春天寫成「葬花詞」，在秋天寫成「秋雨詞」；賈探春在秋天結成「海棠社」，王鳳姐在冬天吟出「一夜北風緊」。「西廂記」「長亭送別」，開始便用「碧雲天，花黃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一曲「端正好」點破了秋深天氣。「牡丹亭」「遊園」的名句：「原來是姹紫嫣紅開徧，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朝飛暮卷，雲霞翠軒，雨絲風片，煙波畫船，錦屏人忒看的這韶光賤。」則又活活畫出陽春烟景，讓每個人爲之心醉神怡。

人的感情往往隨着時節的變化而發生着波動，「女子懷春，男子悲秋，」都在說明着感情流露的痕跡。的確，經過嚴冬苦寒，枯寂生涯，目覩草木萌動，萬卉爭榮，誰的精神也會爲之一爽，志氣爲之勃發。待到秋風颯颯，黃葉飄零，一股淒涼蕭瑟之念，悠然便上心頭，使你發生歲月悠悠好景不常之感。在豆棚瓜架下，你不會撰成一篇「爐邊閒話」；在白雪壓廬，你很難想像暑天西瓜的爽口。這並不是說冬天不能發生夏天的感覺，而是說紀實篇章絕對離不開寒燠的背景。沒有「殘照西風」，王漁洋寫不出「秋柳」名作；沒有「爽氣西山」，黃仲則想不到「九月衣裳」。節序喚起你的回憶，陰晴刺激你的情緒，花月惹你留戀，晨昏導引你的動止。

但是一般描寫春秋的作品，很夠得上汗牛充棟，描寫冬夏的作品，則相形而見絀。像「仲夏衣之夢」（莎士比亞）那樣烟雲浩渺，像「答蘇武書」（李陵）那樣朔風凜冽的胡地風光，畢竟不能多見。

這正可以看出文人感情的脈路，春花秋月委實足以把蘊合五內的遐思激盪出來。

季節的刻畫都免不掉借助於動植物的象徵，而這些象徵獨以春秋爲最夥，夏冬爲最少。檢點詩詞，點綴春天的動物是鶯，燕，杜鵑和蜂蝶；植物是杏，柳，櫻桃，薔薇，梅子，荼蘼，飛絮和榆莢。陪襯秋天的是桂，菊，海棠，梧桐，楓葉，蘆花，茱萸，和蛩螿鴻雁。雕繪冬天的是「淡香疏影」，渲染夏天的是「菡萏浮水」。秋千最適於三春，而詞曲中的秋千眞是最能動人心弦的點綴。爲了註釋本文，我且把關於有這類描寫的長短句試舉幾首：

花褪殘紅杏小；燕子來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

牆裏秋千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裏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

——蘇軾「蝶戀花」

隄上遊人逐畫船，拍隄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秋千。

白髮戴花君莫笑，六么摧拍盞頻傳，人生何處似樽前。

——歐陽修「浣溪沙」

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幕無重數。玉勒雕鞍游冶處，樓高不見章台路。

雨横風狂三月暮；門掩黄昏，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

——歐陽修「蝶戀花」

聽風聽雨過清明，愁草瘞花銘。樓前綠暗分攜路，一絲柳一寸柔情。料峭春寒中酒，交加曉夢啼鶯。

西園日日掃林亭，依舊賞新晴。黄蜂頻撲秋千索，有當時纖手香凝。惆悵雙鴛不到，幽階一衣苔生。

——吳文英「風入秋」

蹴罷秋千，起來慵整纖纖手。露濃花瘦，薄汗輕衣透。見有人來，襪剗金釵溜。和着走，倚門回首，卻把青梅嗅。

——李清照「點絳脣」

像這種適合節令的游戲（或其他），當然不只秋千，飛紙鳶，踢毽子，都是屬於春天的範圍。有些儘管失卻了它的時代性，然而還保持着一種傳統的象徵影響，如秋千便有走到沒落路上的傾向，不過提到這兩個字，你就會想到「雅戲何人擬半仙？分明瓊女散金蓮」的笑語生喧，深閨暇日的熱鬧。這是一種逼近妝閣的設備，貴家園亭，絕非紈袴子弟所能涉足一窺，越是神祕，越能引動詩人的深思：「黄蜂頻撲秋千索，只爲纖手香凝；」這是詩人的想入非非，恨不得變作一個小動物，一親芳澤。「牆裏秋千牆外道」，說來原也平常，但是惹得東坡先生熱情迸發了。

觸景生情是寫作的基本道理。既然觸景生情，那就不是單純的「夭桃穠李」，或者單純的「落絮飄紅」，景中要有情，情中要有物，情與物融和凝結，然後才不是一篇死東西，不是一篇了無生氣的攝影。我還裏再試以散文爲例，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橋」，描寫春天到來以後的康橋風光，儘管他所列舉的都是平凡的鄉村野色，平凡的事物中卻掩映着濃厚的感情，最後還以「我只想那晚鐘撼動的黃昏，沒遮攔的田野，獨自斜倚在軟草裏，看第一個大星在天邊出現」結尾，畫龍點睛，無限烟波浩渺。這篇文章雖然不是寫在康橋，但是在春天來了的時候，誰也會想到過去的優悠快意生活，從這裏你可以悟出「觸景生情」的道理。

我常拿「徐霞客遊記」和「甲行日注」作比較，同是遊記，前者總不及後者生動，原因是徐霞客只顧及山水之本身，而那位「孤臣孽子」卻把鬱憤寄託在松濤月色，遂使山靈生輝。譬如「山抹微雲，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便宛然如見炊烟，如聞人聲。至於「東風且伴薔薇住，到薔薇春已堪憐；」和「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卻不解帶將愁去！」已經不是單寫春光，而是寫透春情，是把「春」人格化（personified）

了。

風花雪月為職時文藝所擯棄，儘管如此，這些都是詩人思想的源泉，而為任何作品所不能缺少的點綴。一間竹木茅舍僅能表現它的樸實素雅，塗上一些油飾，也許更能煥發它的光彩。自然風物在文學裏的價值便是等於油飾，最時下的作品如史坦培克的「月落」，還離不開雪夜烏啼月落的景色，自此以上當然不用說了。涉洛特·布朗提(Chareotte Brontë)沒有一本作品不在充分利用月光，格雷高里夫人(Lady Gregory)的「月亮上昇」全部在優美的月下演出，而月更成為話劇舞台上的最容易運用的配景。「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隔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宛然是一個設計完整的舞台場面，而「梵王宮殿月輪高，碧琉璃瑞烟籠罩，」更寫盡了良辰美景。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極幻想之能事，「誰家今夜扁舟子，何處相思明月樓？……玉戶簾中卷不去，擣衣針上拂還來，」成為千秋詠月的絕響。新月同殘月尤為詩人所崇愛，馮延巳的「黃昏獨倚朱欄，西南新月眉彎，」韋莊的「殘月出門時，美人和淚辭，」都是好句。王百穀給馬湘蘭小簡，以「殘月在馬首，知君尚未離巫峽也」開端，洽傳可愛，不愧才子之筆。

風聲最適用於話劇舞台，在中國文學裏常把她當作性格溫柔的「十八姨」，至多也不過向着百花肆虐。花同雪當然也能給文人濃厚的「烟士披里純」，不過不及雨的清幽有致。「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是春雨；「黃梅時節家家雨，清草池塘處處蛙」是夏雨；經大觀園詩人所評騭過的「留得殘荷聽雨聲」是秋雨。誰不愛宿雨初收的陽春烟景？而「雨打梨花深閉門」，的確是不可想像的清幽雅麗的境界。「長恨歌」的「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成為一般關於唐皇傳奇的發源，「梧桐雨」中的一段「三煞」，便寫盡了淒涼雨色。原文是：

潤濛濛楊柳雨，淒淒院宇侵簾幕。細絲絲梅子雨，濕點江干滿樓閣。杏花雨紅濕闌干，梨花雨玉容寂寞，荷花雨翠蓋翩翻，荳花雨綠葉蕭條。都不似你驚魂夢破，助恨添愁，徹夜連宵。莫不是水仙弄嬌，蘸楊柳，灑風飄？

借雨寫胸中愁苦，同賀方回的「一川芳草，滿城飛絮，梅子黃時雨」如出一轍了。

總之，季節天時的變化，自然景色的興發，全能夠激盪詩人的胸懷，寫成獨抒生情的篇章。然而也唯有詩人能夠如此，一個沛風沐雨的牧童，絕不能瞭解領略春秋佳景，因而王伯穀「觀道旁雨中花，彷彿嬌面上啼痕耳」之句，實在蘊含着詩人的深情，也正是詩人的得天獨厚處。黃梨洲說道：「詩人萃天地之清氣，以月露風雲花鳥為其性情，月露風雲花鳥之在天地間，俄頃滅沒，惟詩人能結之於不散。」而任何一種作品，都應該洋溢着這種「清氣」，有清氣才會有「品」，有「格」，有超脫的「意境」。

三十二年八月，陪都。

黃仲則評傳

先生繼李為昆句　太史憐才亦浣花
九百年來香合子　長公去後世君家
——徐廷華題兩當軒集——

丁蘊琴

一　前言

古今之天才詩人，多有其獨特之作風，超然之氣韻，非他人所可

仿效而至者。若靈均、子建、太白、少陵、東坡、放翁、以及近代之陳散原、易順鼎等，均為雄奇俊雅，卓爾不羣之作家，其思致高遠，情感充沛，而文彩爛然，凡所寫作，皆飽含清靈之氣，吐露自然之音，縱橫排奡，不主故常，如妙手彈樂，音外有音，如名將用兵，法外有法，豈學步邯鄲，從事獺祭者所可企及耶！李空同之學少陵，雖聲口畢肖，終不免嬰兒學語之譏，正以有意摹擬，失其本真也。

仲則以詩鳴於乾隆中葉，其時同里如趙雲松、孫淵如、洪稚存諸子，爭長壇坫，各樹一幟，稚存尤雄傑冠一時，然對仲則作品，咸為心折。蓋仲則天分絕高，意氣豪宕，復繼之考據之學，藍之以藻繪之華，咳唾珠玉，不肯以一語落第二乘，固非尋常以詩稱者所能及也。包世臣謂：仲則聲稱噪一時，乾隆六十年間，論詩者推為第一，備致傾倒。

二 生平簡述

黃景仁，字漢鏞，一字仲則，自號鹿菲子，江蘇武進人，系出宋祕書丞庭堅，於乾隆十四年己巳生於高淳，故小名高生。少孤，事母孝，風儀俊美，立儕人中望之如鶴。為人倜儻有奇氣，試童子，輒冠其曹，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常州府知府潘恂、武進縣知事王祖肅尤稱賞之。仲則賀新涼詞序云：『甲申歲，潘莪溪先生試童子，拔予第一。』嘗與同里洪亮吉共相研討漢魏樂府，日作數篇，逾月，仲則所詣，出亮吉上，遂訂交焉。及常熟邵齊濤主講常州龍城書院，仲則從之遊，學益大進。齊濤勸學詩序云：『黃生漢鏞，行年十九，籍甚黌宮，顧步軒昂，姿神秀逸，實廊廟之瑚璉，庭階之芝蘭者焉。……』仲則為諸生，家甚貧，不願授徒，適值潘恂、王祖肅遷官杭歙，遂歷訪之。是時已攬九華，陟匡廬，泛彭蠡，歷洞庭，詩益奇肆。每獨遊名山，經日不出，遇大風雨，或瞑坐崖樹下，見者以為異人。朱筠督學安徽時，延仲則與亮吉於其幕中，會上巳，集於采石之太白樓，賦詩者十數人，皆一時名彥，仲則年最少，頃刻成數百言，偏視坐客，咸輟筆。仲則日中閱試卷，夜為詩至漏盡不止。居半歲，與同事不合，遂出使院，買舟他去，追之不及，其標格如此。嗣遊京師，名公卿爭與納交，持金購詩文者踵相接。與亮吉先後入秦，畢秋帆奇其才，厚資之。乾隆東巡，召試二等，充武英殿校錄，例得主簿，入貲為縣丞，銓有日矣，為債家所迫，抱病出都，將復遊西安，至解州卒，年僅三十有五。亮吉在秦聞仲則喪，即日就道，歸櫬於其家，老母弱子，時存恤之，其挽聯云：『噩耗到三更，老母寡妻權我託。炎天走千里，素車白馬伴君歸。』可謂生死不負者矣。

三 詩詞作品與刻本

仲則詩沈鬱清壯，鏗鏘出金石，能諧前人所未造之境，自漢魏樂府，下逮唐宋，咸能採擷精英，自成杼軸，而七古神奇變化，獨近青蓮。孫淵如詩評曰：『仲則圈虎行為七古絕技，似張虎威實媚人，奇句精思，似奇實正。』洪北江詩話曰：『黃二尹久客都中，寥落不偶，時見之於詩，如所云千金無馬骨，十丈有車塵，又云名心淡似幽州日，骨相寒經易水風，可以感其高才不遇，孤客酸辛之況矣。』吳蘭雪石溪舫詩話曰『……吾嘗論海內詩人，能從古人出而不為古人所囿者，藏園而外，必推仲則第一。』吳穀人與劉松嵐書曰：『所刊黃仲則詩，已得寓目，玩其旨趣，原本風騷，清窈之思，激哀於林樾，雄宕之氣，鼓怒於海濤，傳之千秋，斯人不死矣。』袁隨園最稱其前後觀潮之作，郭頻伯最愛其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羲和快着鞭之句。又畢秋帆初不識仲則，見都門秋思詩，謂值千金，姑先寄五百金，速其西遊，好事惜才，亦佳話也。

仲則詩傳於世者，祇一千數百餘首，予嘗仿東坡詩分類之例，就兩當軒全集中所載之詩，析為遊覽、宴集、題句、酬贈、感懷、綺語、傷悼等類，茲各舉數首，以見一斑。（按仲則嘗取史通隱晦篇以兩當一之語名軒，故其詩詞刻本，多題為兩當軒集。）

江上曉發

木蘭花發卸紅衣，夾岸秋江碧四圍。帆色正迎鴻雁至，客程常背鷓鴣飛。袖招獵獵江風滿，鬢惹濛濛水霧霏。多少閒情獨凝眺，凌波羅襪想依稀。

合肥城樓

簫笛聲消樞浦間，逍遙津水尚灣環；英雄浪捲都無跡，城郭珠沈竟不還。生惜文鴦名似錦，奮傾韋虎望如山。登樓此日容清嘯，詞客淮南鬢已斑。

十六夜宴[illegible]太平座即呈同座諸子

漕江月出管絃愁，刺史華筵最上頭。一串歌珠圓可拾，幾堆香霧漫難收。天涯我輩同歡笑，明日浮雲有去留。誰向此時彈別曲，一聲河滿淚先流。

十八夜復宴

淫翠千嵐拍座浮，座中楚舞雜吳謳，非無山鳥驚歌板，不用花枝當酒籌。晚色遠沈牛渚月，江聲冷送秣陵秋。休悲飲罷無歸處，身世猶餘一葉舟。

題潘寄湖照

荻花疏雨柳絲風，白板船攏箬葉篷。活國活人雙袖手，暫題詩在水雲中。

題曉山上人畫幅

夙昔烟霞意最親，披圖忽忽感前塵。雲林如此眞幽絕，可有讀書長嘯人。

呈袁簡齋太史（四首錄一）

一代才豪仰大賢，天公位置卻天然；文章草草皆千古，仕宦匆匆只十年。暫借玉堂留姓氏，便依勾漏作神仙。由來名士如名將，誰似汾陽福命全。

都門秋思（四首錄一）

四年書劍滯燕京，更值秋來百感並。臺上何上延郭隗，市中無處訪荊卿。雲浮萬里傷心色，風送千秋變徵聲。我自欲歌歌不得，好尋騶卒話生平。

夜坐述懷呈思復

密篠[illegible]闌露氣昏，草堂促膝倒深樽。燈前各掩思親淚，地下偏多知己恩。似水才名[illegible]潦渴，投閒芳序易消魂。滄洲散髮他年事，遲爾清江白石村。

綺懷

中表檀奴識面初，第三橋畔記新居。流黃看織迴腸錦，飛白教臨弱腕書。漫託私心緘荳蔻，慣傳隱語笑芙蕖。錦江直在青天上，盼斷流頭尺鯉魚。

小極居然百媚生，懶抛金葉罷調箏。心疑棘刺鍼穿就，淚似桃花醋釀成。會面生疏稀笑靨，別筵珍重贈歌聲。沈郎莫歎腰圍減，忍見靑娥絕塞行。

聞稚存丁母憂

故人新廢蓼莪篇，我亦臨風尺涕懸；同作浪遊因母養，今知難得是親年。絳帷昨侍文宣講，大被曾隨宗少眠。自視生平愧猶子，東[illegible]羈致路三千。

輓李南澗

去年隨計上皇都，四十功名半刺初，經術共知推次仲，文章誰薦似相如。壁間墨澀初來札，篋裏塵封未竟書。貧累一官拋歲月，名山回首重歔欷。

仲則詞精心結撰，出入辛柳間，新警一如其詩，其至處，古大家殆罕其匹。吳蘭修謂：『仲則詞激楚如猿啼鶴唳，秋氣抑何深也。』兩當軒全集共錄詞二百十餘闋，今選錄數闋於後：

浪淘沙（懷閔季心）

交識滿浮生，健者惟卿。憶從相識在蕪城，一揖四筵皆失色，氣是幽幷。 荷戟靖邊庭，歸去呼鷹，生憎脆管與繁箏，箭叫一聲雕落地，笑絕冠纓。

菩薩蠻

分明有蝶孤飛去，轉過庭梢無覓處。悄步向花前，摘花入正眠。獨立成惆悵，更上湖樓望。湖上雨吹來，看花入畫回。

采桑子（九日遊江洲海天寺）

客愁底事勝回九，九派潯陽，九日重陽，九疊匡廬對舉觴。　前人幾輩消沈去，老子樓荒，老媼亭荒，且對江天醉一場。

南鄉子（秋夜寄懷維衍）

生怕數秋更，況復秋聲徹夜驚。第一雁聲聽不得，纔聽，又是秋蛩第一聲。　落葉夢回程，冷雨愁花伴小庭；遙想故人千里外，關情，一樣疏窗一樣燈。

以上所舉，祇一鱗半爪，此外佳什甚多，因限於篇幅，不克備錄。

仲則之詩，初由畢秋帆選入吳會英才集，詞由王蘭泉選入詞綜，厥後諸家廣之爲專集，其刻本計有下列多種：

一、吳會英才集選本，乾隆五十年間畢沅刻。

二、悔存詩鈔八卷，翁方綱選，嘉慶元年劉大觀刻。

三、兩當軒詩鈔十四卷，悔存詞鈔二卷，嘉慶四年趙希璜選刻，二十二年鄭炳文修。

四、湖海詩傳，國朝詞綜選本，嘉慶八年王昶刻。

五、三家詞選，袁通刻。

六、兩當軒詩集十六卷，道光四年吳修刻，夫覓，十五年蔣光煦足成之。

七、兩當軒詩鈔十四卷，竹眠詞二卷，道光十三年許玉彬等刻，詩依趙大校刊，詞爲楊荔裳選本。

八、坊本兩當軒詩鈔，悔存詞鈔，依趙本翻刻。

九、兩當軒全集，咸豐八年其孫志述彙校諸家刻本重刻。

上述諸種，以家刻本兩當軒全集最爲詳贍，計古近體詩十六卷，補遺二卷，詩餘三卷，遺文一卷，考異二卷。書末附錄各詩詞集序跋，以及年譜、墓誌銘等。

四　其他文藝作品

仲則於詩詞外，並擅駢體文，撰有浮湘渡淮兩賦，湖海詩傳小序稱：『仲則年未弱冠，所撰小賦新詩，已有烟月揚州之譽。』黃縣丞狀云：『……過湘潭，酹酒招魂弔屈原、賈誼，作浮湘賦以寄意，悲慨傷懷。「=惟文稾已佚，世不之見，全集中僅載其賦目；此外尚有送余伯扶之太原序及題吳竹橋集等文，均通篇四六，送余序對於其沿途所經各地之險要，有精到之敍述：『……觸其路出中山，燕隆已盡，地過石邑，趙境全開。由獲鹿以登山，自井陘而入險，土門一線，當年之赤幟烟消；綠道千重，何處之綠蛾羽化。廟指媧皇，是鍊石補天之處；祠經妒女，莫鮮衣炫服而過。大都娘子關南，峯皆似劍；將軍壘畔，石盡成兵。……』至於題吳竹橋集，雖篇幅甚短，然句句佳妙，文云：『精思乙乙，妙理庚庚，方絢爛于赤城，霞飈萬丈；倚蕭森於太華，雪是千年。何人解此，有承蓋之小山；使我讀之，若揚帆於大海。』於此可見其駢文之典麗。又工翰墨，書法在東坡山谷間，分隸古雅有致；復精於繪事，作品有蒲團看劍圖、江上愁心圖、揖樵圖，惜均不傳（見年譜）；兼長鑒古，以其餘技，旁通篆刻，文秀中含蒼勁，間仿翻沙法，製銅印直逼漢人氣韻，著有西蠡印稿若干卷（見鹿菲子小傳）。

夫以仲則之才學，終其身不克展其抱負，困苦抑鬱，客死安邑，官不過縣佐，年未及四十，世人每以此哀之。雖然，仲則詩名籍甚，久而彌彰，迄今讀其詩者，猶思慕其人，以視世之遭際隆盛，席豐履厚，而身後闃然無聞，隨草木以俱腐，甚或包藏禍心，甘爲國賊，致爲同輩所不齒，後世所唾罵者，其高下得失爲何如也！